武侠与歷史

262

封面說明

夔紋銅罍

酒尊刻畫作雲雷形者名罍。

本期封面之銅罍，乃西周（公元前一一〇〇——七七〇年）時鑄造，至今約有三千年歷史。通高五〇糎。四川彭縣出土。

美國

積家

香烟

濾咀潔白高貴

烟味特別香醇

總代理：陳漢深出入口商

武侠与歷史

第二六二期目錄

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十二日出版

萍踪俠侶……………維　明 4

血衫刼……………霍愛廸 10

俠盜白金龍……………羅　天 17

曹丕與薛靈芸……………紓史樓主 24

實用自衛武術……………袁鐵虎 30

玉女銀鳳……………冰　鴻 34

流亡江湖的建文君……………蘭　陵 54

丹心一劍……………琴　心 60

勾命符……………端木玲 65

天龍八部……………金　庸 80

狂波俠影……………岳　川 86

逢星期五出版　每册港幣壹圓

定　閱：

全年52期(連郵)港澳H.K. $47.00 外埠H.K. $57.00

半年26期(連郵)港澳H.K. $25.00 外埠H.K. $30.00

香港郵箱14363　電報掛號：三三四一

Historical Novels Publisbing Co

P.O.BOX 14363

HONG KONG

萍踪俠侶

武俠短篇小説

維明·文

雲君·圖

西際的紅日漸漸沒入遠處的雲層，映得天邊一片通紅，由豔麗而漸趨灰暗。淮陰南郊韓王廟前，燈籠火把，亮如白晝。燈光下，青衣乍袖，揹背刀劍的武士，三五成羣不斷地巡邏着，顯得緊張而忙碌。

這些都是三江派各分支舵挑選來的精銳，個個都有一身不凡的武功。韓王廟的正殿上，三江派掌門人黃嘯虎正與其手下一班高手緊議一堂，安排今夜與橫行北方的老龍神及其屬下決戰的一切佈署。

自從三江派的勢力蓄意向北擴展以來，這一戰是遲早難免的，只不過時間方面來得太早，準備不週而已。三江派在江北的各分支舵在無聲無息中一再損兵折將，連派往調查眞象的門中高手，也相繼中途畢命。黃嘯虎認爲這都是老龍神的傑作。老龍神裘海瑞獨霸黃河十數年，黑白兩道聞名喪胆。其人心辣手黑，行踪飄忽，神龍見首不見尾，而其武功高不可測，因此得到老龍神之稱號。

黃嘯虎在怒恨之餘，便以牙還牙，派出門中一批高手，前往老龍神轄區，行刺老龍神手下得力人物。事出突然，在開封、洛陽一帶，突襲得手，老龍神手下高手也亡了四五人。

但這樣的事只能在人家無備的情況下才能得手，否則便是已方武功高出對方很多，使對方防不勝防。若雙方武功在伯仲之間，又在對方有備的情況下，偷襲、行刺等手段便難使爲了。

三江派的人在中牟失了手！老龍神偵知是黃嘯虎指使，裘海瑞是何等人物，豈忍得下這口氣！於是下戰書約黃嘯虎在淮陰韓王廟決戰，而且拿兩幫人的存亡作爲這一戰的賭注。

時間一分一秒地過去，韓王廟前的氣氛也隨着益趨緊張。夜空中突然一聲悽厲慘嘯傳出，韓王廟中燈光立即一閃而滅，數十條黑影分頭飛竄而出。黃嘯虎領着三江派十數高手湧到廟門口，除門外廣坪上燈火搖晃外，四野寂靜，只是坪外樹林屋角之處人影幢幢，顯然黑暗中埋伏着很多的人。

驀地，燈火一幌，一條黑影自廟側撲出，向黃嘯虎一躬道：「啓稟掌門，廟後十二道伏樁被人闖破，本門弟子三十六人喪命，敵踪不明。」黃嘯虎跺脚道：「裘海瑞欺人太甚，不滅此獠誓不甘休。……」一回頭對一個虬髯漢道：「張司刑，派金蕉堂往北方接防。」虬髯漢高應一聲，人影一幌，消失在黑暗中。

劃空一聲銳嘯，自黑暗中傳來，初起時在三里外，眨眼工夫，已至十丈以內，嘯聲一停，一條臃大身形已至場中，接着一連串衣帶風嘯，高矮老少已有二十多人來至場中。

從剛才的嘯聲與來人入場的身法，黃嘯虎已看出一個個都是內外兼修的一流高手，心忖：難怪老龍神雄霸北方，十數年來未逢敵手。看來今天這一戰縱然獲勝，己方也要付出極大代價。

他這裏思忖未已，對方爲首之人已是一抱拳道：「閣下想必便是威震江南以三陰絕戶掌名震江湖的三江派掌門了？今日一見眞是幸會。在下裘海瑞，蒙江湖同道看得起，錫以老龍神拙號。敝門與閣下地處南北，素無糾葛。不知閣下何故竟派遣屬下來敝門轄區生事殺人？今天當着如許武林同道之前，便請閣下還我公道……」

黃嘯虎也是一拱手道：「老龍神果然名不虛傳，閣下行事，素來神龍不見首尾，一再在本門屬下暗殺本門弟子，敝門所爲不過是聊報萬一而已。」

老龍神聞言一怔，但他生性高傲，不管自己屬下是否有暗殺三江派人物之事，此時此地，解釋便是示弱，只見他仰天打個「哈哈」，道：「說得好，是你野心勃勃，圖侵敝門轄區，已是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之事，如今還待饒舌不休……」他這話聲未完，廟側矮林中慘嘷連聲傳來，雙方都是一怔。

老龍神回頭向身後一個五旬左右的老者道：「馬堂主，請你去看看。」那姓馬的老者一抱拳，竄出廣坪奔入林中。廣坪中雙方劍拔弩張，大戰一觸即發。

矮林中這時傳來一片金鐵交鳴之聲，接着叱喝連連，顯然有很多人在在林中混戰。驀地，人影一幌，那姓馬的老人已回至老龍神身前，躬身道：「是本門屬下遇阻，與三江派伏樁相鬥，請總舵主定奪。」老龍神冷「哼」一聲，調臉向黃嘯虎道：「黃嘯虎小兒，你好歹毒的狡計，分明約定南家來此一較高下，卻在此四下暗設伏樁，既阻我方來人，又將這廣坪包圍

，但將我方來人一網打盡，只是你也太小睹我老龍神了，現在廢話少說，你劃道吧！」老龍神的話早激惱了黃嘯虎身後一條壯漢，只聽他虎吼一聲，一縱而出，罵道：「老鬼！出言辱沒貴掌門，且吃我鐵臂金剛一拳……」揮拳直取老神龍。

老龍神嘴角掛着一絲不屑的冷笑，他身旁已有一個少年書生揮袖而出，同時道：「米粒之珠，也來逞強。」袖風已將來人阻住。「鐵臂金剛」大吼一聲，喝道：「窮酸，找死！」拳風虎虎，向那書生連攻出九拳三腿。那書生陰陰一笑，身如行雲流水，在拳影中飄然閃避，「鐵臂金剛」連衣角也未沾到人家一點。

事情發展到此地步，已是沒有說話餘地，老龍神回顧左右道：「傳令下去，血洗龍王廟。」一支旗花冲天而起，四野火把齊明，喊殺連天。廣場中也展開了混戰，各人找自己的對頭厮殺。一時拳風脚影，金鐵交鳴，接着慘嗥、悶哼，此起彼落。

老龍神身邊的高手，一個繼一個的撲向黃嘯虎，但是都未能到達黃嘯虎近身之處，已被其左右接下。三江派的高手也自然是向老龍神猛撲，也同樣的被人堵截拼鬥。這時雙方除去主將及其近身少數一二人外，已是打得難分難解。雙方都付出了極高的代價，犧牲了無數人命。戰況之慘烈，令人目不忍睹。

終於當老龍神身邊那個鬚髮灰白，穿一身青布花袍的老人出手撲向黃嘯虎時，黃嘯虎身邊已沒有人還手接招了。那老人出手聲息全無，十指如鈎，遞向黃嘯虎左右雙肩，黃嘯虎一見，知道老兒的虎抓功已有八成火候，只是他藝高人胆大，直待那老人雙手只離他五寸左右，這才一幌肩卸去來勁，一招「脫袍讓位」，飄退八尺。這並不是他不敵來人，而是他顧全身份，老龍神尚未出手，他不願與他屬下交手。

正在此時，一聲悶哼傳來，老龍神手下一人負傷敗下，那人便接下攻擊黃嘯虎的老人，厮鬥起來。

黃嘯虎一退復進，竄回原地，面對老龍神道：「如今你我手下，已是打得難分難解，你我若再袖手，怎對得起這些受傷的弟兄！」

老龍神朗聲道：「久聞三江派掌門的三陰絕掌中人必死，正要討教！」

黃嘯虎道：「你我不必嘴上逞能，老龍神的五陰手，與尊駕功在下也心怡已久，正好在此一顯身手。」

老龍神裘海瑞微哂道：「既如此，便請賜招。」顯然薑是老的辣，老龍神在此緊張關頭，依然從容不迫，體貌不凡，氣派比黃嘯虎更是從容。

黃嘯虎大概也發覺了自己的說話態度太過偏激，不免相形見拙。他到底是一派掌門，頗能尅制，忙一抱拳道：「老龍神太過客氣，此地乃是敝門所轄，在下忝屬主人，還是閣下先賜招指教。」

老龍神拱手道：「既如此，老朽有僭了。」說罷左掌一立，一招「推波助浪」，向前緩緩推出。

黃嘯虎冷冷一笑，一掌「橫斷關山」，勢出一股如山勁風，掌勢未至，潛功已自逼人。

老龍神招式未老，識得黃嘯虎此招厲害，左掌順勢弧形一圈，力貫掌心，也是平胸推出。掌力一接，轟然巨震，四週沙石飛滾，一陣塵霧，兩人身影在迷濛中各自後退了一步，又搖幌了兩下，這才拿樁站穩。想必這一掌硬碰，兩人功力率敵，誰也沒有佔到便宜。

兩人乍分即合，地下已現出一個直徑三尺深幾一尺的地洞，疾風迴盪中，圍近打鬥的雙方屬下，也被逼得蹌踉向外退避，登時空出一塊兩丈餘週圍的空地。只見兩人在場中兔起鶻落，眨眼功夫已各攻出七招。

兩人這一交上手，各自使出生平絕學，確是武林難得一睹的場面。廣場上雙方高手不下百數十人，個個處身在混戰中，為着保全自己及傷害敵人，誰也不敢稍微分心，來欣賞這兩位首領的妙招。

雙方這一戰，打得慘烈異常，每個人都像瘋狂了一樣，除去不斷地找敵人拚鬥外，開始半個更次中，不時有悶哼慘嗥之聲傳出，一些功力較差的，就在這一片慘嗥悶哼聲中丟失了性命。但是戰勝了的人，也不會閒着，剛打倒了敵方的弱手，一轉身又被對方的強者纏着，大有不打剩最後一人不止之勢。

門場中的老龍神裘海瑞與黃嘯虎，已是愈鬥愈烈，半個更次下來，已交換了五十餘招，仍是一個難分難解之局。

老龍神越打越是心中發毛，起先他很看不起這個比他年輕的後生小子，以爲對方縱然武功不弱，但內力修爲方面一定不及他數十年的勤修苦練。豈料接戰之下，才發覺黃嘯虎不論在招式、內力、機智各方面，都不比他老龍神遜色！

老龍神闖蕩江湖，積數十年之經驗，大風大浪經過無數，這時見對方功力超出自己意料，知不能貪功倖進，必須支持到最後一刻，看誰的耐力綿長，才是這一戰的勝利者。這時黃嘯虎使出一招「金豹露爪」，五指向老龍神胸前攫去，指風銳嘯，勢如雷奔。老龍神施出一招「手揮琵琶」，橫身避過黃嘯虎攫來的指鋒，左臂迅如電光石火探出，五指一曲一彈，彈向黃嘯虎右胸「期門」大穴。

黃嘯虎鄙哼一聲，不退反進，踏步而上，右臂一圈，掌使劍招。「三圜套月」，罩住老龍神的指風，身隨臂轉，左掌攻出一招少林達摩掌法中的絕學「五嶽朝元」，襲向老龍神面門。

老龍神左臂不及收回，右臂一招「托樑換柱」，馬步一沉，「橫掃千軍」，右腿掃向黃嘯虎下盤。

黃嘯虎一聲來得好，腳下微一添勁，身形彈起，右掌順勢切下，「斬草除根」，砍向裴海瑞的右腿，老龍神收腿不及，右腳略一點地，左腳「魁星踢斗」，向黃嘯虎下沉的身軀敵去。

老龍神這一招使的是兩敗俱傷的拼命打法，黃嘯虎若不能及時收掌避開裴海瑞左腿，雖可一擊得手，切斷老龍神的右腿，但自己也勢被老龍神一腳踢中，不死也得重傷。

好個黃嘯虎，不愧是雄霸江南的黑道巨擘，百忙中硬生生一扭腰，「怪蟒翻身」，凌空翻出八尺，拿樁站穩，瞪目怒視這生平最大勁敵。

老龍神猛吸一口真氣，仰天「哈哈」一笑道：「黃掌門好功夫！不愧是雄霸江南的霸主，我老龍神佩服！佩服！」雖然他適才用了一招險中求勝的拼命招式，才解了斷腿之危，不過他爲人深沉老辣，說話時仍是帶着前輩的調侃語氣。

黃嘯虎冷哼道：「你且別逞口舌之利，你我尚未見真章，鹿死誰手尚難逆料，反正今天有你無我，有我無你，不判生死不休。」

老龍神仍是輕鬆一笑道：「黃掌門快人快語，反正今天來到這裏的人，最後必定只有一個活的。」這是他已在一瞬間看清當場形勢，這一戰只有戰至最後一人，才是結束的時候。

兩人說話之時，又有兩聲慘嗥傳來，黃嘯虎抬眼向週遭一瞥，也已看清情勢，雙方部屬，死傷狼藉，仍是勝負難分，混戰不休。果然如老龍神所說，能活着支持到底的沒有幾個。

黃嘯虎也是仰天一打「哈哈」道：「痛快！痛快！這樣誰勝了，都省得費事，穩可獨霸天下。裴當家的，你我也別儘耗着，看着別人拼命是多無味……」此人心地果然夠狠，對週遭的慘烈戰況，無動於衷。果然是一代梟雄，自有其豪邁之處。

老龍神此時也早將生死置之度外，大喝一聲：「接招！」一招「雷霆交加」，閃電拍向黃嘯虎，出手迅捷凌厲，銳嘯生風。

這一招，老龍神已凝聚了九成功力，正是搏命一擊，黃嘯虎那敢大意，雙掌猛推而出，「推山塡海」迎擊而上。雙方掌力接實，轟然雷震，狂飆四動，砂石飛揚，草掩木折，激起的旋流直冲霄漢。沙土瀰漫中，「蹬，蹬，蹬，」各自退了四五步，才能拿樁站穩，顯然這一招又是誰也沒有討到好處。

兩人各自凝神略一調息，黃嘯虎攻出一招「金豹露爪」，指蘊暗勁，穿胸飛出，疾變爲武當絕招「海燕掠沙」，銳嘯而出。老龍神應了一招「廻風舞柳」，將來招化解。黃嘯虎五指一攏，化指爲掌，施出「三陰絕戶掌」中妙招。

老龍神一見黃嘯虎變招，也將自己畢生苦修的「五陰手」絕學，沉着應付。

雙方一變招，以快打快，一陣「劈劈啪啪」聲中，轉眼間已換十招。

一陣疾攻以後，二人招式由緩而慢，看似不及先前激烈，但是每一招都蘊蓄了各自的畢生功力，任何一方稍有差池，便立即難逃血濺五步，命畢當場之危。

時間在打鬥中悄悄消逝，鬥場中的人也越來越少，由二鼓到三鼓，等到將近四鼓，鬥場中仍然能有戰鬥力的，除了老龍神裴海瑞與黃嘯虎外，僅

剩的已不足二十人，每個人的臉上都滲出了豆粒大的汗珠，身上染滿了血汚，喘聲連連。

裘海瑞黃嘯虎二人也是遍身汗濕，氣喘不已，招式攻應，已不及先前靈活，顯然兩人已耗去大部份功力，變成强弩之末。

這時候又是幾聲慘嗥悶哼傳來，拚鬥的十多人中，又有幾個命傷當場。殘月微光中能見到的人影已是渺渺可數。這僅餘的幾個，也正是雙方功力職司最高幾個。他們仍然毫無停手之意，在喘聲漣連中繼續拚搏。

突然，一聲劃空銳嘯，聲如龍吟，高吭綿實，响澈雲宵。所有拚鬥中的人，都爲這突然的嘯聲所震攝，自動的停了手。這時在場的人都已精疲力竭，任何一方若有助手到來，勢必局面立時改觀，控制全局。但是一時却不能判別來人到底是友是敵。

正在衆人震驚疏神之際，廣場中却响起一聲悶哼，老龍神龐大的身軀，踉蹌後退，終於跌坐在地，鮮血自口中一噴而出。原來黃嘯虎機警過人，當遠處嘯聲一起，場中人被震驚得紛紛停手之時，他已掌握此一瞬之機，推出歹毒的「三陰絕戶掌勁」，老龍神發覺之時，已然應招不及，被他的掌力擊實在左肩上，震得內腑破裂，受了不治之傷。等場外兩條黑影竄入之時，老龍神已是坐也坐不住，猿頓倒下地去。

進入場中的是一雙男女，兩人都是一身黑衣，年齡約在二十五六歲左右。男的劍眉朗目，臉貌俊雅。女的生得明艷端莊，秀麗中隱含威嚴。

那男的目光一掃當場，冷哼一聲道：「你們眞够狠心狼毒的。平時濫殺無辜，今天讓你們互相殘殺，也可算是天網恢恢，報應不爽。」

這時廣場中除了黃嘯虎外，所有三江派及老龍神手下幾個未死的人，都已各自就地盤坐調息，一些受傷者的哼痛聲此起彼伏。

那女的走到黃嘯虎面前五尺處，鳳目含怒，叱喝道：「黃嘯虎惡賊，你還認得本姑娘嗎？」

黃嘯虎雙目乏神地打量了那女子一眼，覺得似曾相識，一時却想不起來，嚅嚅道：「恕在下眼拙，不知姑娘是何方高人？」他這時筋疲力盡，對方只要是個武功有幾分根底的人，三招兩式便可以致他死命，何况剛才二人未到時一聲長嘯，功力之强，已是武林一流高手。所以說話也顯得謙卑。

那黑衣女子冷哼道：「惡賊！你還記得三年前在荊襄道上的舊案嗎？」黃嘯虎聞言一驚，知道對方是尋仇而來，忙將僅餘的功力凝聚雙臂，一旦說僵，才不致任人宰割。他平時作惡多端，荊襄一帶是他的老巢，這多年來，也記淸做了多少惡事，一時那裏知道對方是誰？嚅嚅道：「恕在下眼

遍響港澳東南亞
星期小說文庫
網羅香港第一流作家
美不勝收
多姿多采
每週出版一次
售價港幣四角

擱，請問姑娘如何稱呼？」

黑衣少女恨聲道：「你這惡賊平時殺人如蔴，當然是不記得了！我爹鐵臂無影杜春華，與你這惡賊無怨無仇，在襄陽以你歹毒的「三陰絕戶掌」傷了他老人家不算，還要趕盡殺絕。惡賊，你知道了嗎？今天便是你的死期。」說時咬牙切齒，憤恨之情溢於言表。

黃嘯虎目光一掃四週，只見遍地血肉模糊的傷者死者，一抹悽涼的苦笑，掠過他扭曲的面頷，充分表現了英雄末路況味，一聲長歎道：「姑娘，你替令尊報仇，自屬應該，不過在此時此地下手，不怕給武林同道恥笑嗎？」

原來這黑衣女子正是鐵臂無影杜春華的愛女杜玉清，三年前杜春華命喪三江派之手，得天山門下岳玉麟之助，逃出魔掌，隱身衡陽姑父家，潛練「三元秘笈」的高深武學，三年藝成，便再出江湖，找黃嘯虎替父親報仇。

那男的正是天山門人岳玉麟，他二人兩年前在天山掌門人主持之下，結成了夫婦。夫婦合修神功，迄今功成。依杜玉清之意便要直接前往三江派總舵找黃嘯虎算帳。岳玉麟默察大勢，知三江派人多勢眾，自己二人雖然練成神功，誅黃嘯虎易如反掌，但是三江派既已雄霸江湖，其根本之地，關防必嚴，他二人縱然不怕，屆時殺戮必重，而且在眾寡懸殊下，能否全身而退，尚難逆料，萬一一擊不成，打草驚蛇，則後患無窮！因此岳玉麟乃定下一石二鳥妙計，趁黃嘯虎向北方擴張勢力之時，下手誅除了幾個三江派得力人物，挑起三江派與爲禍北方黃河兩岸的老龍神決鬥。

岳玉麟料定，兩派一旦決鬥，必然盡出屬下高手，這些人都是亡命之徒，作惡多端死有餘辜之輩，戰況定必慘烈，最後也必是兩敗俱傷之局。那時候剷除兩個惡魔，爲天下除害，兼爲杜春華報仇，一舉兩得，事後又可置身事外，不至將自己兩人捲入江湖紛爭之中。

杜玉清接受了個郎計劃，經幾個月的佈置，一切發展果如岳玉麟所料。

閒話表過，再說杜玉清一聽黃嘯虎之話冷哂道：「姑娘今天找你是爲父報仇，不是江湖較藝，不須按什麼江湖規矩，何況當年你殺害先父之時，他老人家重傷在身，你仍下得了手，今天你還未至重傷不起之時，本姑娘殺了你，也是天公地道。」

黃嘯虎知今天生機已絕，拚命之心油然而生，更不打話，已是一招「降虎伏龍」，使出全身餘力，向杜玉清撲了過去。

杜玉清衫袖一揮，一股無形潛力起自當前，叱聲道：「米粒之珠，也欲放光，本姑娘讓你三招，叫你死得心服。」

黃嘯虎掌力被一股絕大潛力所阻，自知對方功力絕高，便是平時，自已單打獨鬥，也不一定能取勝，此時此地欲思取勝，眞比登天還難。但是就這樣任人宰割，總還是心有不甘。杜玉清既說了讓他三招，他不能平白放棄這唯一的機會。只見他凝立當地，眞氣猛吸，緩緩凝聚雙臂，使出「三陰絕戶掌」中絕招「鴛鴦雙飛」，向杜玉清左右雙脅攻出。

杜玉清「風擺楊柳」，柳腰輕擺，已將黃嘯虎的攻勢全部卸去。黃嘯虎自知生機已絕，趁身體前衝，杜玉清擺動上身之時，一招「蝴蝶雙飛」，左右連環踢向杜玉清下盤，杜玉清冷哼一聲，叱道：「你好歹毒的心機，去吧！」只見她長袖一拂，匝地風生，一股如山勁氣排山倒海而出。慘嗥聲起，黃嘯虎一個龐大身軀被揮出兩丈以外，鮮血狂噴，四肢一陣抽搐，便已氣絕。

杜玉清向南跪下遙祝道：「爹爹陰靈有知，女兒已替你老人家報了大仇。」雙肩抽搐，淚水已將面前濺濕了一大片。

這時三江派與老龍神手下僅剩的五六個人，經過一陣調息，已能起立，一見當前情形，已嚇得不敢出聲。依杜玉清之意仍要將這幾人除去，但是，岳玉麟心地忠厚，不忍趕盡殺絕，勸杜玉清網開一面，給予他們一個改過自新的機會。

岳玉麟要那幾人當天立下重誓，從此退出江湖，不再爲惡。那幾個雖是一向心狠手辣，桀傲不馴之輩，但眼前情景，怵目驚心，自己的同伴，死亡殆盡，自己死裏逃生，那裏還敢再存爲非作歹之念。

一夜的工夫，兩個爲害武林，勢力龐大的黑道勢力，在岳玉麟的巧妙安排，烟消雲散，武林中從此一片昇平，岳玉麟夫婦也功成身退，從此絕跡江湖，不知所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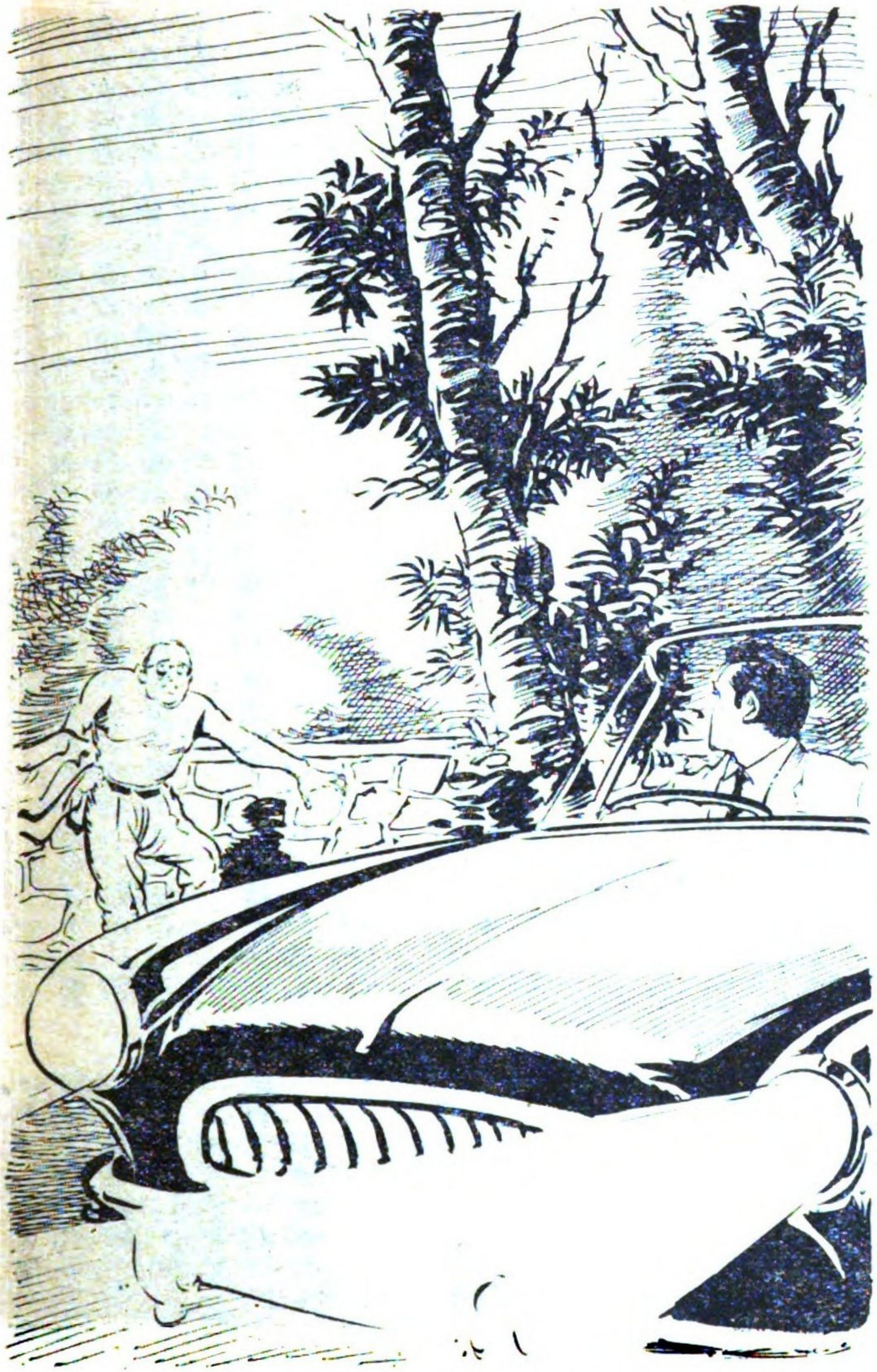
（完）

詭秘奇情俠義打鬥長篇連載

血衫刧

霍愛廸・文

雲君・圖



那是一個月黑風高的晚上，南國的冬季，雖然並不怎麼嚴寒，可是西北風吹起上來，却也不怎樣好受。

我坐在MG小跑車裏，身上穿一件柔軟的皮茄克，雖然不會覺得怎樣冷，但疾勁的山風，從車蓬的縫隙裏，鑽了進來，吹刮着臉面，到底也多少有些寒意。

我把車子轉進一條小路，在路旁停了下來。

我本打算跳下車子，在這條靜僻的半山小路上，舒散一下。然而，我剛才要熄掉車頭燈之際，忽看見前面路面上，有一個人踉踉蹌蹌地，朝着停車的地方，奔了過來。

那人奔進了車頭燈的光圈範圍內，我才看清楚了他的外形，可是我才一看清楚，竟然立卽爲之怔住了！

奔過來的，是一個四十來歲的中年男子，臉上戴一副金絲邊眼鏡，神色之間，十分地倉皇。他的個子並不怎樣高，長得白皙肥胖，特別是胸脯和肚腩的肌肉，不但肥胖，而且還十分地鬆弛。

不錯，我看到了他的赤裸的上半身！這也正是我吃怔的緣因！

在這樣一個北風呼嘯的晚上，他竟然赤着膊，踉蹌奔跑，不能不使我覺得奇怪！不但如此，更使我覺得奇怪的是，他這樣赤着膊，並不是沒有衣服可穿，他的右手臂灣裏，明明有一件上裝挾着呢！

奇怪的地方就在這裏，他的手裏有着衣服却脫下不穿，當然不是被刧匪剝了光猪。那麼，他

爲什麼要把衣服脫光呢？又爲什麼要在這樣冷僻的地方，倉皇奔跑呢？若說他就算遇上了什麼鬼魅出現，總也不至於驚皇到，要把衣服脫個精光！

我立卽意會到，如果這個人，不是在發神經的話，那麼，他剛才一定是遭遇到什麼，不尋常的事情了！

我熄掉了車頭燈，從車子裏跳了出來。那人也剛剛奔到，他上氣不接下氣地喘道：

「唉！先生，你趕快離開這個地方！不要再逗留下去！前面……前面……」

我道：「前面有什麼東西？我爲什麼要離開這裏？」

那人不住地打着哆嗦，不知道是驚恐過度抑還是受不住寒凍。他那一對失神的眼珠，透過近視鏡片，呆呆地瞧着一人，連連嚥了幾口唾沫，才道：

「前面有一個人……有一個怪人……他……他一定是發了瘋！……」

他不會是指他自己吧？我瞧他這一副樣子，倒眞像是發了瘋呢！

我道：「你不會看錯了吧！」

「不會……不會！」那人連連揮舞着雙手，道：「我絕不會看錯，他……他還在那邊呢！」

我道：「就算那有個瘋子，你也用不着如此懼怕呀！！」我指了指他的上身，道：「你爲什麼要脫下衣服？不怕冷麼？」

那人低頭瞧了瞧自己的肚皮，急急道地道：「我的衣服就是被那個瘋子剝去了！我……我怎能不慌張呀？唉！我眞怕他會追過來呢！……我們快點上車吧！」

我眞被他弄得莫名其妙。他的衣服明明挾在自己的臂灣裏，却硬說被一個瘋子剝了去！

我曾經讀過一本英國出版的「韋氏犯罪心理學」，裏面有一節提到過一種十分怪異的心理病現象，便是當一個人的精神分裂，達到極其嚴重階段的時候，往往會幻想到自己就快要被人謀殺，並且與出許多迹象，甚至令之恐嚇後給警方人員看，要使他們相信他的危險的處境。而其實，那些跡象和恐嚇，後却是他自己一手做出來的。這是因爲，他的精神分裂，使他把自己幻想成，二個互相敵對的人，而把自己做出加害自己的事情，當做是另外一個人幹的。

說不定這個人，也正是患了，這種嚴重的分裂症，把他自己幻想成，另外一個瘋子了！因爲，衣服明明是在地自己的臂灣裏！但是，我仔細把他打量了一遍，却除了他的驚懼之外，再也看不出他有什麼不正常的地方。他的頭髮，畧畧有些稀禿，但梳抹得倒還齊整，那一副金絲邊眼鏡，也是上等的貨色，再加上那一條燙得畢挺的西裝褲，和擦得光亮的來路皮鞋，都顯現出，他是一個有着高尙職業的知識份子。

我爲了證實他到底是不是一個正常的人，便索性直截了當地指出他的錯覺。

我指了指他臂灣裏的衣服，道：「你說那瘋子，剝去了你的衣服？禰看，你的衣服不是好好地在這兒麼？」

那人急道：「唉！先生，你弄錯了！」

「誰弄錯了？你再看看清楚！」我大聲地道。

那人又嚥了一口唾沫，道：「我手上的，只是一件西裝和一件羊毛衫，那件襯衫，却被那個瘋子搶了去。」

我又朝他臂灣處，瞧了一瞧，除了一件灰色西裝和一件杏色的羊毛衫之外，果然，並不見有襯衫。

但我仍然不敢相信他是一個正常的人。

我道：「那個人爲什麼只搶你的襯衫，却不連這兩件一起奪去？」

那人道：「這個我也不明白啊！那瘋子先把我的上裝和毛衣剝了下來，擲在地上，然後用力一抓，便把我的襯衫連同裏面的汗衫，一齊撕了下來。」

我想了一想，道：「我想，那個人不是個瘋子吧！你的襯衫袋裏，有沒有放着鈔票，或是其他值錢的東西呢？」

那人搖搖頭道：「沒有，袋裏什麼也沒有。我是向來習慣，把鈔票放在西裝袋裏的。」

我見這個人，已比先前鎮定了許多，說話也逐漸有了層次，看來確實不像一個，神經有毛病的人。可是，他的話，還是令我迷惑不解。

我道：「你真的確定，他不是一劫匪麼？」

那人作肯定聲道：「當然不是。我身上一分錢也沒少，只就少了一件襯衣。再說他的衣着，也不像一個貪圖少數目的匪類，並且也還有一輛汽車，停在那裏呢！」

這倒真的奇怪了！

那個人爲什麼要撕去人家的襯衫？如果，就算他是一個劫匪，他爲什不連這二件外套一起搶去，而偏偏只要那麼一件，不值分文的舊襯衫呢？他總不會是爲了搶一件不值錢的襯衫而特地開了汽車，來到這樣一個地方下手的吧！除非是，他果真像這個胖子所說的，是一個瘋子！

我道：「這麼看來，他果然是一個不可理喻的瘋子了。」

那人道：「唉！他那種兇神惡煞的樣子，我還是生平第一次見到過，剛才真把我嚇壞了。我的寓所就在這裏附近，我每天晚上，例必出來散步，今天晚上可算倒霉。」

我問道：「你有沒有什麼，令他突然向你發狂的舉動麼？」

「沒有。我走到那兒的時候，看見他一個人，呆呆地坐在崖沿的矮牆上。他起初看到我，也還好端端的沒有什麼。可是突然之間，他的眼睛暴露出一種駭人的兇光，朝我怔怔地注視了好一會，我被他弄得莫名其妙，正要掉頭走開，他竟然朝我撲了過來！

「他的力氣真是大得驚人，我被他一把抓住，早就嚇得攤軟下來，以爲我的生命，就此要不明不白地丟掉了。可是，他卻並不傷害我，只是粗魯地把我外面的衣服剝下來，然後，一把把我的襯衫撕了下來，抓着破裂的襯衫，又回到了先前站着的老地方，不再理會我。」

那邊有一個瘋子，似乎可以肯定了。做爲一個市民，應該有協助治安的必要，我自也不能例外。

我移動脚步，道：「待我過去看看。」

那人忙道：「唉！你去不得啊！」

「怕什麼？我只不過去看一看而已。」

「那太危險了！那個瘋子十分兇惡呢！」他顯然是在替我擔心。

我是一個受過嚴格中國武術訓練的人，對付一個失去理性的瘋子，自問並不算怎樣困難；在我以往的十多年中，我曾經見過許多，比一個瘋子還要沒有理性的瘋狂人物，這對於我來說，已不算是希罕的事情。

我向那人道：「你暫且穿上衣服，在這裏等着我。」

那人打了一個哆嗦，道：「唉，你一定要過去，我也沒有辦法。我……我卻要回去了……」

我不再理會他，一個人朝山崖那邊，走了過去。

疾勁的北風，夾帶着沙塵，呼呼地漫天飛滾。這條路上，雖然有幾盞路燈，可是光線卻也因此打了折扣，只發出了一種淡黃的光暈。但是儘管如此，我還可以隱約地瞧見，有一個人，呆呆地站立在，崖沿的矮石圍牆旁邊，動也不動。

那就是一條半山公路的轉角處，路面十分寬濶，他的一輛賓治牌的轎車，就停放在他的身旁。

我緩緩地走近了過去，在距離他約莫有十來步的矮牆處，站定了下來。

我偏頭朝他瞧了一瞧，我已可以看得十分清楚。他是一個二十來歲的中國青年，穿一套深藍色的新款西裝，身裁瘦削，樣貌十分地英俊瀟洒，從外表上來看，應該是一個年輕有爲的青年。只是他一個人，呆呆地低倒了頭，目光怔怔地瞧着手中的一件撕破了的白襯衫，眉宇之間，充滿了一種難以形容的憂鬱。

他會是一個瘋子麼？憑我的一點經驗，一個瘋子，似乎不會像他這樣子，梳裝得那麼地整齊，更不會一個人駕駛汽車。

我從袋裏，摸出了一枝紙烟，並不點燃，朝他立足的地方，慢慢地走過去。

「走開！」那青年沉聲地，向我發出警告，語氣十分冷峻。

他不但冷峻，而且還十分地高傲，因爲在他吐出，這二個字之際，根本沒有抬起頭，望我一望；仍舊是低倒着頭，呆立不動。

我並不停下脚步，繼續緩緩走過去。

「聽見沒有？給我走開！」冷峻的語氣，加重了一些，但他還是低倒

着頭，沒有看我一眼。

我那時候，已然距離他，只有四五步的距離。我站定了脚步，道：

「對不起，借個火行嗎？」

「沒有！快給我走開！」那靑年揮擺了一下右手，作出一種，極其無禮的手勢。

如果他不是一個，失了理性的瘋子，用這樣無禮的態度對待我，我勢必要好好地把他教訓一頓。

我緩聲道：「朋友，這是公衆的地方，我爲什麼要走開！」

我這句話，顯然是激怒了他。

他突然抬起頭，惡狠狠地望着我，灼灼的目光之中，透露出一種，極其駭人的凶光。

他望了我好一會，道：「誰是你的朋友？你到底走不走開？」

他是在威脅我了，我當然絕不會懾於，一個瘋子的威脅。就算他眞的向我動起手來，我也不會把他，放在眼裏！

我望着他道：「如果我不想走開呢？」

那靑年一聽得我的話，陡然站直了身子，瞪大了眼睛，狠狠地直視着我。那副神氣，活像要把我一口吞下去也似的。

「你活得不耐煩了，是不是？」他朝我移過來一步。

我笑了一聲，道：「這也關你的事麼？」

「少廢話！快給我滾開！」他幾乎是叫了起來。

他這句話才一說完，我忽然明白，他爲什麼會，如此的不可理喩了。因爲，我和他彼此的距離，已然十分地接近，一陣風兒吹來，我聞到了一股，濃烈的酒味。

這地方只有我和他二個人，這酒味當然是從他的嘴裏發出來的。我知道，他一定是喝醉了。

我道：「朋友，你喝醉了。」

他仍然大聲地道：「你到底滾不滾開？」我有點動氣，道：「應該是你滾回家去才對！」

我剛才完說，他突然張開了雙臂，朝我疾抓了過來！

一個喝醉了酒的人，最忌別人說他喝醉，所以，他的舉動，早已在我的預料之中。

我旣已有準備，當然不會呆站着。我等他才一抓近，脚下輕輕一滑，立卽閃到了一旁。

他那一抓，抓了個空，整個身子，向前面踉蹌了二步。他回過頭來，怔怔地朝我看了好一會，神色之間，表現得十分地突兀和驚愕。顯然是，我的輕靈的閃避，是他始料不及的。

我滿以爲他經過這一震動，頭腦一定會淸醒一些。殊不知，他竟又朝我進攻了。

他衝過來，一記左直拳，直搗我的心口。這是一種最普通的打架方法，我自然不會把他放在眼內。我滋油淡定地，慢慢抬起起右臂，用右臂時灣，輕輕地架開他的左拳。

不料，我在這一招架之際，竟然暗暗地吃了一驚！

他的拳勁，出乎我意料之外的沉重，我的右臂，居然被他的那一記左拳，震得酸疼痲痺！這種拳勁，決不會是一個普通的人，所能發出來的。

不但如此，他那一隻右掌，也幾乎是在同時，朝我迎頭劈了下來！

而我一看到他這一記掌劈，心中更是吃驚！因爲這種打法，明明是一個語於空手道技擊的人所慣用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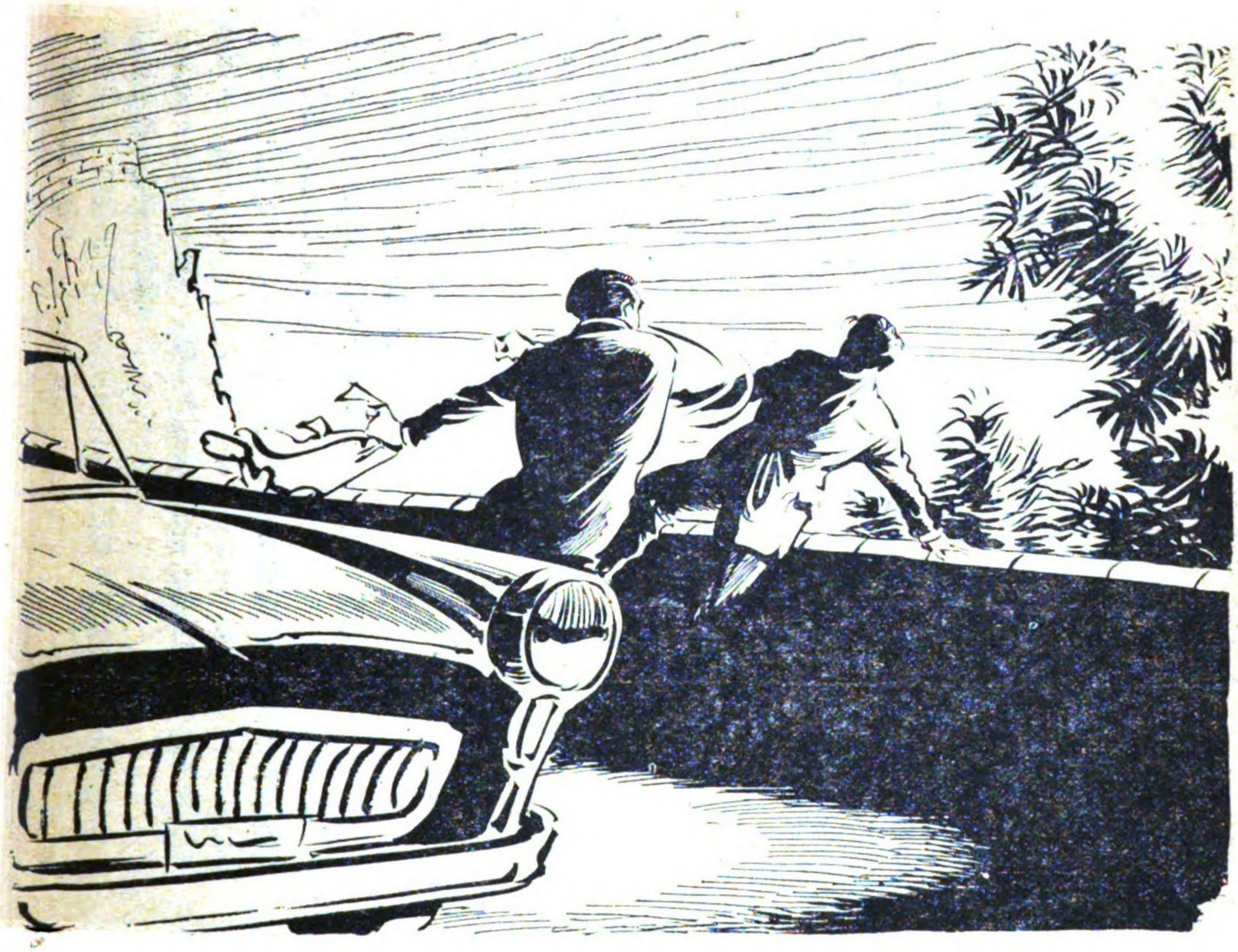
我在吃驚之餘，連忙坐低身，從他的掌風之中，低頭閃避了開去。

然而，我才一低頭閃開，他竟然毫不猶豫地，舉起了右腿膝蓋，朝我的臉面，狠狠地頂撞了過來！這一招，正是空手道技擊術中，極其狠毒的「膝骨擊」！

我在萬分驚詫之中，慌忙地舉手護面，然而我的動作，已是慢了一步，只覺得後頸，一陣疼痛，整個人已然朝地上，撲跌了出去！

我不能不承認，我先前是過分地輕敵了。我在一陣昏暈之後，立卽從地上，彈了起來。那靑年的臉色，仍然是冷峻得可以，毫無一點得意的表露。我和他彼此默默注視了一會，他突然又朝我進招發難！

他展動身形，突然一個矮身，竄了過來，左手食拇指之間的虎口，直抓我的脖子 右手又同時朝我的腰際，勾抓了過來，這一招，正是空手道中



，極其有名堂的「蟹鉗交錯」。我再也不敢怠慢，連忙向後退開一步，左右兩手用力抓住了，他揮過來的右手腕。

我一抓住他的手腕，便立即施出了空手道中的「凌空投擲法」，把他的整個身子，擲投了出去。

其實，我除了受過嚴格的中國武術訓練之外，對於空手道技擊術，也曾下過一番相當的工夫。那是我從前在日本，經營旅遊業務的時候，曾經跟着在日本頗有名氣的空手道武師小稻田，苦習過一段相當長的時期。雖然後來，我因着忙於業務上的關係，而荒廢了許多年，可是我自問，在這方面的功夫，還沒有完全喪失，特別是在進招和拆招方面的竅門要訣，我仍然全都記得。

因此，我在那青年朝我施出一招，「蟹鉗交錯」之際，我幾乎是毫不遲疑地，立即也施出了空手道的技巧，「以毒攻毒」地，把他擲了出去。

近年來，空手道已然在歐美各國，掀起了一股熱潮，成爲最時髦的自衞術。究其原因，當然不可否認，空手道在許多方面，都有着比中國武術，更其敏捷利害的優點。事實上，一個深諳空手道的人，他的渾身上下，就好像長滿了毒刺一樣，普通三五個人，絕不容易接近他的身體，而他在舉手投足之間，往往會立時，置人於死地。

於今，在中國武術日漸趨於下勢之中，能够旁及日本空手道的中國武師，已是十分少見。可是，我眼前的這個中國青年，却竟然在這方面，具有如此高深的工夫！這就不能不令我，在萬分詫訝之餘，對他的身份和背景，發生了極大的興趣。

我在那青年，從地上彈了起來之後，又把他仔細地，打量了一遍。可是我從他的身上，絕對找不出一點，能够推測到他的身份的線索。我只能看出，他是一個十分英俊的青年，眉宇之間，除了那一種極難形容的憂鬱之外，還隱現着一種冷漠，高傲異於一般青年的氣質。

除此之外，我再也找不出什麼特殊的地方。

那青年迅速地彈了起來，怔怔地瞧視着我。

現在，是輪到他對我吃驚了。路燈之下，我看到他的臉色，在霎

時之間，變得十分難看。他閃爍着灼灼的目光，不住地把我上下打量。

我和他彼此注視了一會，他忽然沉聲道：「你是什麼人？」

我笑道：「我是什麼人？我是一個向你借火的過路人。」

那青年當然不會相信，冷然道：「在我沒有發火之前，請你馬上走開！」

我道：「朋友，冷靜一點，你喝醉了。」

「你少管我的閒事！」

「如果說，這也算我管你的閒事，那麼你剝掉人家的衣服，豈不是管人家的閒事了？」

我絕對料不到，我這一句話，竟然惹起了他的怒火。他冷哼一聲，突然又朝我撲過來，一記空手道中的「劈空掌」，照着我的脖子，砍了下來！

這一掌的來勢之兇之猛，完全可以套用武俠小說中，慣用的二句「風聲虎口」「勢如破竹」來形容！而事實上，這樣的形容，也不算過份。

如果我不幸被他劈中，那麼後果是不堪設想的。差不多一個深諳空手道的人，都在「鐵砂掌」上面下過苦功，把劈磚砍瓦看成家常便飯。一個人的脖子再粗再壯，也決不會硬得過石磚泥瓦的。

因此，我在他那一掌砍來之際，立即往後一躍，避開了掌風。

這一躍避，當然是十分消極的動作，而且我那一躍退，腳下已經碰到了，崖沿的邊緣。

他的繼續進攻，完全是在我的意料之中。

他的右掌劈了個空，果然展動身形，又朝我緊逼了過來，另一隻左手揮動，又是一記劈空掌，狠狠地砍了下來。

我當然無法再退。我的思想早有準備，看準了來勢，立即舉臂迎了上去。

我的左臂已然架住了他的左臂。那一記沉重的碰撞，使我微覺得手臂一陣痲痺，只見那青年雖長得瘦削，卻堅硬得像鐵棒一樣！

我無暇理會手臂痲痺不痲痺，那是一個不可錯過的連消帶打的機會。

我的身子已然挺了上去，胸膛幾乎碰到了他的胸膛。我的右手手掌，立即沿着他的右臂灣裏，順勢滑了下去，照準他的脖子迅疾地劈了下去！

我深恐這一劈砍，未必能砍得中他，因此，我在那一進逼之際，右腿膝蓋，也同時朝他的小腹頂撞了上去。

這一上一下的二式進招，合起來正是空手道中，極其有名堂的「婊子送客」。

我上面的那一掌，乃是連消帶打地迎上去的，一個普通手腳的人，絕沒有倖免的餘地，並且，由於對方撲過來而我又同時迎上去，這一相加相乘，力道也就加倍地沉重。

而，我下面的那一記「膝骨擊」，更是令得敵人，防不勝防，顧得上面不顧得下面。

不過，我那時候，並無意要置這個跟我素無怨恨的醉漢，所以下面的那一招「膝骨擊」本來是頂對方下陰要害的殺手鐧，但是，我卻避開要害不擊，而去頂撞他的少腹。

這一招「婊子送客」，本是我從小稻田那兒，學來的一記辣手打法，一個普通手腳的傢伙，是萬萬難以化解的。所以我上下手腳兼並攻擊之際，心裏禁不住暗暗地高興，滿以爲這個狂妄的醉漢，立即要受我一頓懲戒。

殊不知，我那一招「婊子送客」，施了出來之後，卻完全不是那麼一回事，我所得到的，竟是極度的驚訝！

因爲我那一招，出手雖快，但是，他的解招，卻比我更快！

他是一個深諳空手道拳擊術的人，那已是不容置疑的，而他對空手道拆招術的功夫，竟然更加老辣，那是大大出乎我的估計的！

他化解的了我的進招，那倒還不打緊，但是這樣一來，卻使得我的處境，變得十分地尷尬！

因爲他向我的左側斜刺刺上滑了過去，避去了我那記「右膝骨擊」；而我揮出去的右掌，竟也同時，被他的右手抓個正着。

等到我知道拳擊不中，想要縮勢，不是不及，他的另一隻左手，竟已

先我動作，又緊緊地執住了我的右前臂衣袖。

這一來，我的雙臂和他的雙臂，便因此而揑成了「×」形狀，互相緊緊地把持，彼此不能動彈！

我和他靠得十分地近，彼此的身體，幾乎是碰在一起，我可以聞到，從他身上發散出來的濃烈的酒味，和聽到他的急促的喘息聲。

同時，我更看清楚，他那一對充滿了憤怒和疑訝的眼神！

事實上，我那時候，也喘得相當厲害，我不否認，我已是用盡了我的混身的氣力，不敢稍或鬆一鬆。不論是他還是我，只要稍爲鬆一鬆手腕或手指，便勢必要立即吃虧！

我和他互相僵持了，約莫有半分鐘之久。然而在那半分鐘裏，已使我改變了時間觀念，只覺得時間過得非常的慢。同時，我的身上，也開始冒出了熱氣，那當然是由於我在努力的緣故。

在那時候，我所想到的只是，他到底是什麼人？他爲什麼要在這樣一個冷僻的地方逗留？爲什麼那麼地憂鬱？又爲什麼要拒人於千里之外？

他忽迸出一句話，道：「喂！你到底是什麼人？你有什麼權利要干擾我！」

我道：「你又是什麼人？又有什麼權利干擾人家的一件襯衫？」

我這句話才說出，他陡然朝我猛力推了過來，我的脚步雖然還能站得穩，可是我的上半身，却因此被他推出了矮牆之外！

這情勢對於我，當然是十分危險的，那懸崖起碼有五百呎之高，下面全是嶙峋的山石，如果掉下去，是絕對沒有生存的可能。我不能再猶豫了！

我立即乘勢，抬起了右脚。然而也就在當兒，忽然有一陣女子的聲浪，從不遠的地方，傳了過來！

「傑生！放手！」

那說話的聲浪，十分地嚴峻，有使人不能不鎭懾的威力。

我和那青年，在那一陣聲浪傳來之際，幾乎是在同時，一齊怔了一怔！

我在一怔之後，立即擺開了那青年的雙手，跳到了一旁，同時朝那發聲之處，瞧了過去。

在距離我們不遠的地方，一盞路燈柱之旁，果然站着一個女子。

那女子年紀很輕，最多也不會超過二十五歲，穿一件黃色的粗絨毛衣，下面是一條黑色的西裝褲，裝束十分地樸素。

在這樣一個僻僻之極的地方，突然有一個女子出現，已然使我十分地吃怔，而更使我吃怔的是，她的手裏，竟然握着一把，黑光閃閃的手槍！

在我還沒有弄明白，到底是什麼一回事之前，自然而然地又去瞧了瞧那個叫做傑生的青年。

那青年吃怔的程度，顯然比我利害得多。他呆呆地站在那裏，怔怔地瞧着那個女子，動也不動，而臉色也比先前，更加地難看，不但難看，神色之間，還充滿了極其驚慌的情緒。

那女子朝我看了一眼，又重新注視着那青年，朝那青年站立的地方，走了過去。

「誰叫你來的？快回去！」那青年嘴裏雖這麼說，脚下却向後面，倒退了二步，顯然十分懼怕那個女子。

那女子道：「傑生，你現在是在向誰說話？」

那青年幾乎是叫了起來，道：「我不管是誰，我什麼人也不理。」

那女子沉聲道：「傑生，你知道你是犯了什麼忌！」

「你別管我！你快些回去！」

那女子冷冷地道：「回去？ 我當然要回去 ，我要帶你一起回去！」

那青年一聽得這句話，又連連倒退了二步，伸出一雙右手，作推拒狀，道：「姍姍，你不要再逼我！我……我絕不回去！……永遠不再回去！」

那年輕的少女，臉色突然一沉，右手揚處，那把黑鋼手槍，已然對準了青年的胸口！

（欲知道那青年是什麼人？那少女又是什麼人？他們之間有什麼詭秘的糾葛？請看下期緊張精采之發展。）

俠盜白金龍

巧戲洋探長

羅天·文

鳳簫·圖

裝成印度人

犬養藏二郎這一次到上海來擺擂台，滿以爲可以揚名中華，立功異域，想不到擂台祇擺了五天，就吃江湖上的英雄打得落花流水，四名門徒三名重傷，自己也挨了一拳一足，傷的不輕，眞所謂乘興而去，敗興而回，也沒有面子再在上海停下去，當晚就帶了門下，狼狽退回日本。

那有小羅賓漢之稱的法國擊劍名手羅倫斯，先後上陣兩次，均敗在對方手下，這時他才知道中國的劍術不可輕視，憑自己所學，在歐洲可以稱王稱霸，到中華大國來，却還相差十萬八千里，不啻小巫見大巫，簡直無可比較。人要臉，樹要皮，他當然沒有面孔再在上海住下去。第二天一早，就買了太平洋號客船的船票，返回祖國。

這時租界當局請來的四名好手，已走了一半，剩下來的神槍手威廉士，同那出身于英倫蘇格蘭塲的探長積克湯姆遜。

神槍手威廉士當然不承認失敗，只認爲自己一時大意，不知道白金龍就站在自己身後，吃他偷去了手槍，以致要動手時，自己的手槍反被別人利用，在手槍威脅下，自己只好乖乖聽命，不敢稍有反抗。當然囉！這種情形不可能再有第二次，同時他更有把握，白金龍武藝再高，也敵不住火槍厲害，何況自己還是百發百中的神槍手。

湯姆遜探長的想法又不同了。他到底是富于理智的人，精于分析判斷，他認爲失敗的原因主要是敵方在暗處，自己在明處，所以處處成了被動，處處受了牽制，結果是落了下風。然而那一

次失敗不是沒有代價的，他到底見到了白金龍的廬山眞面目，是一位翩翩年少佳公子，而且說的一口好英語，的確出乎他自已意料之外。

他既然已見過白金龍的面目，這當然是捉拿白金龍最好的線索，然而在他詳細研究之下，他又發現困難了。

第一是受了地區的限制，：租界上他當然有權拘捕任何人，可是一出了租界以外，就算見到了白金龍，也只有瞪目而視，要拘捕的話還得另行想辦法。

第二他又怕打草驚蛇。不錯，他可以將白金龍的面貌描繪下來，掛圖捉拿，可是除了租界以外，其它地方又有什麼用？何況白金龍更可以離開上海，另開碼頭，那末再要捉白金龍，簡直比登天還難了。

他是有腦筋的人，當然不致于鹵莽從事，所以他第一步，必須打聽出白金龍的蹤跡所在，第二步再訂出行動計劃。

偌大一個上海城，要訪查白金龍的蹤跡實在不是一件容易事，然而湯姆遜有信心，他首先將各租界的「包打聽」（意即線人）找來，將白金龍的外表神態描述了一遍，吩咐他們四出打聽，有了消息之後，趕速回來報告，切不可稍有行動，讓白金龍發覺。

其次，他要親自出馬。

在蘇格蘭場他學會了一手上乘的化裝術，大腹賈就是大腹賈，窮漢就像窮漢，老頭子，殘廢者，化裝什麼就是什麼，絕不會露出半點破綻，甚至連聲音，容貌，神態，亦都跟着所化粧的人物而定。

許多人說，湯姆遜選擇了偵探這一項職業，對舞台上是一種損失，因爲他的化裝術太神妙了。

然而儘管他的化裝術神妙，此時到了上海，也使他無所顯其技了。第一個困難是他的容貌，白種人到底是白種人，總不能將鼻子弄低了，眼窩塡平了。第二個困難是語言，湯姆遜探長再聰明，短期內亦不容易學會上海話。

可是這難不住湯姆遜，他到底是有頭腦的人。

他在捕房裏選了一名會說上海話的印度巡捕，做他的助手，他自己也將皮膚染黑了，貼了一臉鬈曲的絡腮鬍子，頭上更纏起白布，穿一套陳舊的西服，嘴上不三不四的也操起了幾句上海話，外表似模似樣，活像一名在上海混事的紅頭阿三（當地印度人的外號）。

他之要化裝成印度人，也有他的原因的。因爲印度人雖是亞洲民族，他的外表除了膚色以外，倒是與歐洲白色民族相似，所以有黑皮膚的白種人之稱，湯姆遜化裝成印度人，當然不容易露出破綻了。

其次印度人進出華人場所，不像白種人那樣容易引人注目，而且白種人通常是不進入華人場所的，像茶樓酒館之類，這些酒樓茶店又是華人聚集最多的地方，也最容易聽到消息，湯姆遜探長當然要向這些地方着手。

湯姆遜探長化名爲吉打星，那名印度藉助手仍名濟吉尼，兩人冒稱搜購古董的商人，進出茶樓酒肆，只苦了那名神槍手威廉士，獨自坐鎮本營。

作賊心虛

上海的地方確實太大了，要想亂碰亂撞的去找一個人，實在像大海撈針一樣困難，湯姆遜沒找到白金龍的行踪，然而這兩名搜購古董的紅頭阿三卻立即在茶樓酒館之中傳開了。

白金龍每天上茶館，當然從茶客嘴中聽到這種新聞，起先他並不在意，印度藉的古董商在上海也是常見的事，不足爲奇。

然而時間一久，白金龍開始感到奇怪了，上海城有幾個著名的茶樓，早茶時間，古董商雲集，是買賣古董最好的場合，那兩名印度人又何必東奔西走，行踪不定，每日換一間茶樓。

白金龍也是聰明機警的人，他一想到此處，就料定那兩名印度人必另有原因，然而他還想不到自已身上來。當然囉！白金龍再聰明，也想不到跟自已有關。

可是他聽到了這兩名印度人的消息以後，卻不能不理了，一定要調查出那兩名印度人到底是幹什麼的，倘使眞另有陰謀的話，白金龍可要不客氣，非給他們一番教訓不可。

他還是老樣子，外出的時候總喜歡裝成老頭子，每天也是在茶樓酒館亂轉，希望能遇到那兩名紅頭阿三，作一番暗中偵查。

那湯姆遜探長想碰見白金龍，白金龍也想碰見湯姆遜探長所化裝成的印度人，彼此都掩飾了自己的眞面貌，就像捉迷藏似的團團亂轉，上海

城實在太大了，雙方都是有心人，可是要想碰面還是不容易。

那一天也是湊巧，俗語說「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完全仗一個「巧」字訣。白金龍是一清早離開寓門的，天色還沒有大亮，剛穿過一條小弄堂，自已也迷迷胡胡的不知上那裏去才好，却已見弄堂口的屋簷下，閃閃縮縮的現出一個人影。

白金龍的眼睛多亮，一瞥之下，已看清楚那男子脅下挾兩根像細木棍似的物事，神態鬼鬼祟祟，準不是好東西，當下那肯放過，一個箭步，趕上前去。

那男子也是做賊心虛，不等白金龍追近，已是放開脚步，向前狂奔。

然而他又那及得上白金龍，霎眼之間，白金龍已攔住他的去路。

那男子也是沒見過場面的膿胞，未打先招，胡亂嚷道：「老大爺，這是我祖上留下來的東西，小的迫于飢寒，拿去換幾文，也好混一頓飽飯。」

白金龍呵呵笑道：「誰問你來？不過你已經說在前面，我就不得不問個清楚，你脇窩下是挾的什麼物事？」

那男子乾咳了一聲道：「沒什麼，不過是兩幅不值錢的字畫。

白金龍也看清楚了，右手一伸道：「既然是兩幅字畫，請打開來，讓我也欣賞一下。」

那男子退後了一步，又假笑道：「老大爺，實在沒什好看的，小的絕不撒謊，快放小的上路吧！錯過了早市，可就找不到主兒了。」一面說，一面向左一閃身，胡白金龍的右側鑽過去。

白金龍右臂一橫，就像一條鐵棍子似的攔住路心 那男子推了幾推，那能推的動，心中一急一扭頭轉身就走，想不到還沒有走，兩三步，臉上猛地一痛，吃人抓得結結實實，再也掙扎不脫。

那男子不由得有些怒意了，身形向回一轉，質問道：「老大爺，小的與你無親無故，又無仇無寃，你老纏着小的幹麼？難道我葉小二真的是好欺侮的麼？」

白金龍呵呵大笑道：「誰欺侮你來？我只是要看一看你手上的那兩幅畫兒，要是真有些可取處，我就破費幾兩銀子買下來，你還有什麼說？」

那自稱葉小二的男子搖頭道：「老大爺別說、話，這兩幅畫就算白白送給老大爺，您老也是不會要的。」

白金龍抓住葉小二肩膊的左手一用力，語聲一沉道：「你給看也好，不給看也好，反正我已經看定了，快打開來吧」

葉小二肩膊上像是刺進去五隻鐵爪子一般，幾乎痛得大喊起來，忙道：「老大爺，別使勁，給看就是了，可是你別埋怨小的 大清一早就給你晦氣。」一面說，一面將脅下的畫兒取出來，解開來上絲帶 向下一抹。

兩幅祖先像

白金龍是最細心的人 就當葉小二解開字畫時 已 見畫背上寫着「葉崇德堂」四個字，心想：「那葉小二說的沒有錯，果然是他祖上傳下來的字畫，既然是他自己的物事，他又何必偷偷摸摸，行動如此鬼祟，難道其中還有什麼原故：……」

他還沒有想清楚，那幅字畫已全部現在眼前，白金龍一眼之下，不由得呵呵大笑起來，說道：「葉朋友，你這一幅也能算是字畫麼？」

葉二小臉上一紅，忸怩道：「只求有錢到手，哄哄洋鬼子罷了。」

原來那幅畫上是一個老頭子的半像，頭戴藍頂官帽，頸掛朝珠，身穿補服，大約是祖宗遺下來的眞容，給子孫祭祀用的。

白金龍又將另一幅字畫打開，畫上是一個鳳冠霞披的老婦人，不用說，這又是一幅祖先的眞容。

葉小二將字畫捲起來 又道：「老大爺，你都看過了，這該讓小的上路 吧．」

白金龍微微一笑，問：「你這人也真沒出息，祖宗神像也是能拿去賣的麼？我再問問你，又有什麼人會買你的貨品？」

葉小二向周圍看了一眼，才道：「老大爺，你別大聲好不好？反正這是我葉家的東西，賣得出也好，賣不出也好，都與你老大爺無關。」

白金龍亦跟着向周圍一望 只見背後十幾步遠處，一塊紅底黑字的大横匾正巧映入眼內，上面寫的是「葉氏宗祠」四個大字。

葉小二更是作賊心虛 一見白金龍望向那塊大横匾，立即扔下手上的那兩卷字畫，抹頭拔脚就奔。

白金龍一會放他走，身形一起，右臂一伸，又像抓鴨子似的將葉小二抓了回來，怒聲斥道：「好一個不肖子孫，你去從祠堂裏偷來的不是？」

葉小二駭的面色大變，不由自主的雙膝一屈，跪下地去，淚口求道：「老大爺，你別高聲，讓族裏人知道了，小的就沒有命了。」

白金龍責道：「我不相信有人要買這兩張毀氣的神像，你到底還盜了旁的東西沒有，快說實話，要不然我就將你送進祠堂裏去。」

葉小二磕頭如搗道：「老大爺，小的祇順手取了兩幅神像，再沒有旁的，要不然，老大爺可以搜我的口袋。」

白金龍問道：「我也不搜你的衣袋，我祇問你，這兩幅神像到底你賣給誰？」

葉小二答道：「老大爺難道還不知道麼？上海城來了兩個紅頭阿三，專向各處收買古董……」

白金龍心中一動，插口道：「你講的紅頭阿三，是不是那兩名印度人？」

葉小二點頭道：「怎麼不是？一個名叫吉打尼，一個叫流吉尼，那流吉尼還說的一口好上海話，什麼古董全要，真的也好，假的也好，一律現錢交易。譬如我這兩張神像，他不給我五塊大洋，我才不會脫手。」

白金龍接口問道：「那兩名印度人今朝在那裏？」

葉小二道：「今早就在南市嘉雨台茶樓早茶，老大爺，你也有什麼貨物麼？紅頭阿三啥都不懂，容易騙得很，隨便找塊廢銅爛鐵就行，我跟流吉尼熟，旁邊再幫上幾句腔，保險你得手。」

白金龍早就想到另一件事上去了，那兩名印度人到底是什麼來歷，所以呆呆而立，不置一詞。

葉小二還當是白金龍吃自己說動了，大喜道：「老大爺，咱們快走，過了早茶時間就不容易找到了。」一面說，一面翻身爬起，同時檢起地上的那兩幅畫，又在白金龍肩頭上一拍，催促道：「老大爺，要找銀子的快上路。」

白金龍肩上吃人一拍，驀地醒了過來，微微一笑道：「去，去，去，可是你這兩幅祖宗神像又怎麼說？」

葉小二誤會了白金龍的意思，還當白金龍要染指幾文，當下一拍胸膛道：「那還不好說話，反正是賣人前面，不說假話，有你老大爺一份。」

白金龍呵呵大笑道：「誰要你那份昧心錢，快將神像送回祠堂去是正經。」

葉小二遲疑聲道：「老大爺，二一添作五，能賣十塊銀洋，你我一個人五塊，你又怎麼說，難道你見白花花的洋錢還怕燙手不成？」

白金龍還有用葉小二處，所以不為難為他，只是眼珠子一瞪，威脅道：「你再不送回祠堂去，我可要叫了，死活是你的事，可與我無關。」

葉小二急的亂搖手道：「別叫，別叫，我送回去就是。」說時一轉身，向回走去。

白金龍不放心他，跟在後面，只見葉小二走近祠堂圍牆的轉角處，地勢比較偏僻，蹲下身去，移動牆腳的幾塊方磚，頓時現出一個大洞來。

白金龍暗中監視，葉小二鑽進牆洞以後，他也跟着一個「一鶴冲天」，竄登牆頂，看着葉小二走進大堂，放下神像，又從牆洞裏鑽出身來。將移開的方磚放回牆根上去。

帶你發筆小財

那葉小二是一名無賴，只因為偷了祠堂的兩張祖宗神像，怕白金龍喊出聲，讓族裏人抓住了，那還了大逆不孝之罪，連砍頭都有份，所以投鼠忌器，一味跟白金龍歡求，這時兩幅神像一送回去，財物離身，膽子頓時大了許多，將牆洞補好，四下一望，不見白金龍的人影，止不住潑口罵道：「真是白日見鬼，要你來多管大爺的閒事，別叫大爺撞上了，准有你好受用的。」一面罵着，一面氣忿忿地向前走去。

白金龍匿身牆頂，看得清楚，心中暗暗好笑，一個「雁落平沙」，躍下地面，悄悄地跟在葉小二背後。

那葉小二越罵越有氣，想要回去取那兩幅神像吧！又因天色大亮，怕撞見人，想找白金龍出一口氣吧！又不見白金龍的影子，正自右拳一舉，意欲狠狠地捶下去，聊出一口怨氣，想不到他的拳頭剛舉起，猛覺得手腕上一痛，像是戴上鐵銬似的，再也落不下來，耳邊更响起大笑聲道：「小子，你是在背後罵我麼？」

葉小二駭了一跳，然而他此時正有一肚子寃氣要發洩，那還理得其它許多，身形一轉「虎」地一聲，左拳迎胸擊出。

這等於在關夫子面前耍大刀，自不量力，白金龍只不過兩隻指頭，已將葉小二的左拳挾住，嘴上呵呵大笑道：「小子，你當我老頭子是好欺

像的麼？老實告訴你吧！我老頭子天生的千里眼，順風耳，你一言一語，一舉一動，都瞞不過我老頭子。」

葉小二還是不服氣，一舉腿，又是一足向小腹踢去。

白金龍就在呵呵大笑聲中，扣住葉小二右腕上的指頭輕輕一挾。那葉小二只覺得右臂一陣麻木，頓時半身癱瘓，踢出去右足那還使得出勁來，支在地面的左足更發軟無力。

白金龍更是使乖，雙手一鬆，那葉小二頓時失去依靠，「噗」地一响，直挺挺的摔下地去。

摔了這一跤，葉小二的筋骨反覺得活絡些，慢慢的支起上半身，順勢坐在地面，一雙眼睛呆呆地望向白金龍。

白金龍呵呵大笑，雙手又比了一個招式，問道：「小子，你服了沒有？要不然爬起身來，再比試幾下。」

葉小二眞想不到，眼前這位看上去已是年逾花甲的老頭子，竟有這麼好的工夫，將自己直視如三歲孩童一般，玩弄於股掌之上，當下祇好呆呆地坐在地上，竟不知說什麼才好。

白金龍又笑了一笑道：「小子，你服了沒有？」

葉小二直點頭道：「老大爺，我葉小二不但是心服口服，而且還願意向您老磕三個响頭，拜你老人家爲師，求老大爺收下了吧！」他一面說，一面眞的一翻身，改坐爲跪，要磕下頭去。

白金龍右手一起，一拉一提，那葉小二還沒磕下頭，已吃一陣勁風帶起，頓時又呆了一呆，像木雞似的望着白金龍。

白金龍笑道：「收你做徒弟，我老頭子可沒這個福氣，不過我老頭子看你還聽話，恰巧我手上又有一宗財氣，就帶你去撈幾文。」

葉小二原是財迷心竅的人，不禁大喜道：「老大爺，水裏去，火裏來，我葉小二跟您老人家是走定了，去那兒，你說出地方來，我葉小二爲你領路。」

白金龍呵呵大笑道：「上喜雨臺茶樓，找那兩名紅頭阿三去。」

葉小二又眞到歪路上去了，右手向袋中一摸，比劃了一個手勢道：「老大爺，你的意思是要向紅頭阿三下手麼？這個主意可不錯，紅頭阿三口袋裏可有的是白花花的洋錢，紅紅綠綠的鈔票。」

白金龍微微一笑，道：「快走吧！你祇要聽我的吩咐，總有你的好處就是。」

露出破綻

那喜雨台是南市著名的大茶樓，不等日上三竿，早已高朋滿座，等白金龍同葉小二兩人趕到，差不多已找不到空位子了。

那湯姆遜探長化裝成的吉打星，與他的助手渣吉尼二人果然佔了茶樓一角，茶桌上更攤開一塊白布，開始收買古董。

茶桌四周圍着一羣人，有的在瞧熱鬧，有的手上捧着一些物事，向吉打星求售。

白金龍先找好座頭，然後要茶博士開了茶，吩咐葉小二在座上等候，自已才走向那兩名印度人的茶桌附近，混在人羣背後，暗中觀看動靜。

那渣吉尼是會說中國話的，凡有客人上門，均由他招呼，講價還價，然後再用英語向湯姆遜討主意。

白金龍距離他們遠，聽不清楚那兩名印度人在說什麼，只見他倆嘴唇開合，總以爲他們說的是家鄉土話。

這時正巧有一名獐頭鼠目，神態鬼祟的漢子擠進人羣去，手上捧的正是五幅字畫，向桌上一扔，像是十分熟悉的笑道：「一共是五幅畫，五五二十五，這是老價錢，渣吉尼先生，你就給二十五塊大洋吧！」

人羣中响起笑聲道：「又是五張祖宗神像，紅頭阿三也眞奇怪，要買這麼多神像幹麼？也不嫌晦氣。」

也有人道：「紅頭阿三才不傻，聽說他們運到外國去，一轉手之間就是幾十倍的利息，碰上好主兒，要個千兒八百都不出奇。」

另一人詫異聲道：「老兄，你說的是眞話麼？」

先一人道：「怎麼不眞，洋人懂的啥？聽說將這些神像還掛在客廳上做裝飾呢！」

人羣中談談說說，那渣吉尼早已將那五幅字畫打開來，一張一張詳細看過，果然不錯，每一幅都是祖宗神像，也不知那漢子從那兒找來的，日久烟熏，畫面上早變成了一片灰黃色。

渣吉尼看了半晌，才操起上海話道：「胡老大，上次給你五塊大洋一張，已經便宜你，這一次可不行，而且你的畫這樣陳舊，我出四塊錢一

張。」

胡老大叫道：「渣吉尼先生，你看看清楚，這是明朝唐伯虎的古畫，四五百年傳下來，當然陳舊了，你要壓我的價錢，那可不行。」

白金龍聽的清楚，幾乎要笑掉大牙，別說旁的，單看畫中人所穿的服飾，分明是本朝人，唐伯虎大概是神通廣大，未卜先知，早算定了本朝服飾，所以才預先作了這五百名畫，以傳後世。

胡老大一叫，那湯姆遜探長不由得提高嗓子問道：「渣吉尼，他嚷什麼？」

湯姆遜探長當然也不會說印度話，說的自然是他家鄉英國語言。那渣吉尼也操起英語回答道：「他要五塊錢一張，我還價四塊錢，他不肯。」

湯姆遜探長倒大方，搖了一搖頭道：「既然以前都是五塊錢買開了，就給他五塊錢一張吧！」

渣吉尼點點頭，應了一聲「是」，然後掏出一封洋錢，一五一十的數了二十五塊，遞到胡老大手上，又將那五幅畫捲好，放在白布包上。

這一問一答，白金龍入耳分明，尤其是那湯姆遜探長的聲音，更為份外熟悉，心中一動，又向湯姆遜探長所化裝成的吉打星仔細端詳一下，可是從外表神態上，又絲毫找不出破綻。

白金龍本就對這兩名印度人猜疑，此時對那名吉打星更是份外注意，心想：「同是印度人，絕沒有用英語對話的道理，何況那吉打星，語聲跟以前見過的湯姆遜探長十分相似，莫非就是他化裝的不成？」他一想到此處，心中又有了主意，嘴角微微現出一絲笑意，徐徐移動身子，轉到湯姆遜探長背後。

那湯姆遜探長的眼睛也沒有停過，不住在人羣中溜來溜去，注意有沒有白金龍在內，然而他心目中的白金龍是年輕英俊，風度翩翩的佳公子，此時白金龍化裝成老頭子，他又怎能辨認得出來。

白金龍也上過擂台，戲弄有小羅賓漢之稱的法國擊劍名手，揭下擂台兩側的那副對聯，揚長而去。那一次他也是化裝成老頭子，湯姆遜探長也曾親眼目睹，同時也留下深刻印象，見到面沒有不認出來的道理。

然而這一次白金龍的化裝，卻跟上次不同，年齡上相差了上十歲，外表神態迥然有異，湯姆遜探長再精明些，也估計不到這老頭子就是那老頭子。

五十兩銀子

白金龍雖然對眼前的吉打星起了懷疑，可是還不敢確定他到底是不是那湯姆遜探長，所以他踱至湯姆遜探長背後，相距還有六七步遠近，悄悄從衣袋掏出一個小瓶子來，拔開瓶塞，瓶子裏是淡黃色的液體，用中指蘸了少許，又中指拇一彈，只見一點水珠，直向湯姆遜探長頸脖子背上落去。

白金龍使的是打暗器最上乘的手法，就像一陣輕風似的，湯姆遜探長完全未曾知覺。

這一小點淡黃色的液體卻怪，祇不過像黃豆般大小，停在湯姆遜的頸脖子背後，傾刻之間就起了變化，只見那黑黝黝的皮膚上，逐漸現出一點白色，也祇有黃豆般大小，像是一張黑紙上點了一點白漆，分明是那頸脖子上皮膚原有的顏色。

原來白金龍那瓶子裏淡黃色的液體，名叫「去汚神油」，可除一切汚穢，神效無比。白金龍經常要化裝，臉上塗滿油脂，每當卸裝時，就得用上這瓶「去汚神油」，所以隨身不離，想不到今天又派上了另外用場。

這時白金龍見到湯姆遜探長現出原來的膚色，心中不由得暗喜道：「原來就是你，這可碰的巧，你不惜紆尊降貴，化裝成印度人，難道是為了我的原故。」

他一想到此處，心中又有了主意，悄悄退回他自己的茶桌上去，笑向葉小二道：「找錢的門路來了，你到底要不要？」

葉小二不假思索道：「怎麼不要哇！可是現在人多，一時不容易下手。」

白金龍大笑道：「我做的是公公道道的買賣，用不到下手不下手。」

葉小二怔怔問道：「老爺子，你真的是有古董出賣麼？交給我好了，我跟渣吉尼有過交道，保險可以多要幾塊錢。」

白金龍點點頭，慢條斯理的從懷內掏出一張小紙片來，向前一遞道：「就是這個。」

葉小二接過紙片，一面笑嘻嘻地說道：「這是什麼古董，也能賣錢麼？」一面向紙片上望去，只見那張紙片不過是三四寸見方，面上畫着一條黃底白色，張牙舞爪，騰空欲飛的白金龍。

他反覆看了半晌，才抬起頭來，遲疑說道：「老大爺，這是小孩子的玩藝兒，怎麼能賣錢？我雖同渣吉尼熟悉，也不好意思張口。俗語說的好，總得有名，咱們要找錢，也得有個名堂。」

白金龍呵呵笑道：「放心，放心，這張字畫

送過去，保你能賣到錢。」

葉小二搖頭道：「這也能算字畫？老大爺，倘使能賣錢的話，我葉小二要多少，早就發了大財。」

白金龍臉色一沉，道：「少廢話，你到底去不去？」

葉小二不敢違抗，忙點頭道：「去，去，去，成不成我可不能保險，老大爺，你準備要個什麼價錢？依我看，能賣個兩三吊制錢已經是心滿意足了。」

白金龍微微一笑，攤一攤手，伸出五隻指頭。

葉小二道：「對，兩三個吊制錢太多，老大爺的意思是索價五十文。」

白金龍搖搖頭，伸出的指頭依然未收回。

葉小二道：「我知道了，你要我獅子大開口，討價五吊制錢不是？」

白金龍又搖了一搖頭。

葉小二呆了半晌，才賭氣道：「五吊錢不够，難道你要我討價五塊大洋錢不成？」

白金龍哈哈一笑道：「太少，太少，你再向上添。」

葉小二也有氣了，不假思索道：「五塊錢不够，五十塊大洋總够了吧？」

白金龍將掌向回一收，笑道：「差不離，差不離，不過還少了一個八折，我要的是五十兩銀子，不折不扣，少一絲一毫都不賣。」

葉小二幾乎要跳起來，衝口而道：「老大爺，你是財迷心竅得了失心瘋不成，憑這樣一張紙片，要索價五十兩銀子，我可沒有面孔過去。」

白金龍臉色一沉，霍地右手一起，駢指如戟，作勢欲點道：「好小子，我老頭子看你還聽話，打算挑你發一筆小財，你却是扶不起的阿斗，上不得場面，我老頭子枉費了一番心。」

葉小二是吃白金龍打怕了的，一見神色不對，忙道：「老爺子，有話好說，您老的手脚重，小的可受不了。」

白金龍道：「你到底去不去？」

葉小二一個勁兒點頭道：「去，去，去，可是有人問起這張紙片的來源，小兒可沒有旁的法子掩飾，只有將您老人家抬出來。」

白金龍笑道：「好，有你這一說。不過你非等五十兩銀子到手後，才能指明是我。」

葉小二又諛笑問道：「老大爺，您貴姓啊，談了這半天還沒有向您老請教，停會兒有人問我，我也好有話回覆。」說完話，又向白金龍拱了一拱手。白金龍眼珠子一轉，計上心來，笑道：「我老頭子姓裴，小名時峨。」

葉小二詫異道：「您老叫『就是我』，天底下那有姓『就』的？」

白金龍道：「是裴革的裴，時候的時，嵯峨的峨，你聽清楚沒有？」

葉小二又將裴時峨三個在心中唸了幾遍，才拿着那張紙片，向湯姆遜探長的茶桌走去。

不准還價

那湯姆遜探長茶桌的四周，依然圍了一羣人，生意好極，那個會說話的濟吉尼幾乎分身乏術，應接不暇。

葉小二的確也有些躊躇，手心裏捏着那張紙片，不敢立即上前去，怕人笑話。

好容易早茶的時間快完了，濟吉尼也做了不少生意，圍着的人也逐漸散去，葉小二才找到機會，畏畏縮縮的跟濟吉尼打了一個招呼。

濟吉尼笑道：「葉二哥，怎麼這樣晚才來，昨天你不是跟我約好，有幾幅字畫要送來麼？」

葉小二總還有些膽怯，手上那張小孩子的玩意兒怎能說得出口，祇好含糊應付道：「那幾幅字畫算什麼？左右不過五塊大洋一張，現在我帶了一件值五十兩銀子的古董來，跟你談談。」

濟吉尼哦了一聲道：「值五十兩銀子，不算貴，先讓我看看貨色。」

葉小二依然捏着手心道：「沒有看貨以前，我可要跟你說清楚，貨主兒已經開了價錢，一文都不賣，倘使你要還價的話，那就乾脆作罷。」他嘴上如此說，心裏面祇希望對方非還價不可，自己有了藉口，好向白金龍交待，免得拿出那張紙片出醜。

濟吉尼笑道：「不還價也可以，你總得先讓我看看貨物，合適就買，不合適拉倒，那有不看貨先講價的道理？」

葉小二沒有辦法了，只好手心一展，將紙片遞過去。

濟吉尼接過紙片，祇略略望了一眼，已忍俊不禁，呵呵大笑道：「葉二哥，你是從那裏的垃圾堆中檢來的？小孩子的玩藝兒也能賣錢？」一面說，一面雙手一分，欲將手上的紙片撕成兩半。

——下期續完——

曹丕與薛靈芸

繹史樓主

漢末曹操、曹丕、曹植三父子，都以詞賦文學著名，所謂「一家詞賦最憐君」，世傳為美談。

曹丕固然是個才子，同時也是個好色之徒，當他攻進袁紹的老巢業城時，竟將袁紹的媳婦甄氏，接收過來，作了自己的老婆，後來他作了皇帝後，甄氏便成為甄后。但甄氏却愛上了曹植，曹丕終於把甄氏殺掉，並且廹害曹植，幾乎連曹植也殺了。

本篇是記曹丕和另一個女人的故事，這女人是曹丕做了皇帝後才納的，她是全國聞名的美女薛靈芸，但後來她也給曹丕所遺棄，只以刺繡終老。

故事應從頭說起，先說薛靈芸的少時。她的少時正當漢末。

漢末時羣雄並起，干戈擾攘，民不聊生。常山這地方，更是十室九空，壯丁們不當兵便做賊去了，只剩下一些老弱婦孺，守着鄉土拚命。薛業便是其中的一家。

薛業已是五十多歲了，他養下四個兒子和一個女兒，四個兒子都先後從軍去。只賸下女兒靈芸，在家裏陪伴老人家。薛業的妻子陳氏，年紀也老，龍鍾衰邁，連布也不能織，薛業無可如何，只得當了一名亭長，支領一份時有時無的公糧，將就過活，並在亭長公廨旁邊的空地上，建了一間簡陋的茅舍，安頓美女。

為着彌補家計，薛靈芸學會了織布，這十四歲的女孩子，技術都不會熟練，因此，她得夜以繼日的織着。夜上沒有燈燭，她便用蔴桿蘸松脂燃點起來，倒也明亮。左鄰右里的婦女們，喜歡和靈芸作伴，大家都把布機搬到她家裏去，借助蔴桿的光，大家一邊談笑，一邊織布，十分熱鬧。

靈芸雖然只是十四歲，但她已經完全長成了。豐容盛鬋，容華絕世。她的皮膚是那樣的光潔晶瑩，即使在蔴桿的光燄中，只要有她在，便可見光照一室。

「靈芸真美，美得像神仙一樣。」鄰里的婦女們都這樣稱讚她。

薛業也為着自己這樣一個女兒而驕傲。然而，女兒太漂亮了，也給父親帶來了麻煩。當靈芸的艷名傳到鄰縣都知道時，便有許多遠地的年輕紈袴子弟，特地到他的鄉下來，要求和靈芸見面。

「我的女兒年紀還小。」薛業這樣拒絕了每一個要求者，「而且並不漂亮，你們不要聽信那些謠言。」

可是，那些紈袴子弟，不遠千里而來，不見着靈芸的面，是不肯罷休的，薛業的話，並不能打發他們回去。

薛業的鄉下，住滿了遊客，他們對於這殘破的村莊，並不感到興趣，使他們感到興趣的只是一個靈芸。

靈芸知道了這情形，更不敢輕易露面了，她用面幕罩着自己的臉，然後到外面來行汲。每天在絕早的清晨到江邊浣衣，順便把水帶回家去。

薛靈芸織布幫補家計。

在這樣早的時間，那些紈袴子弟還沒睡醒，當然見不着靈芸。

他們守候了幾天，不見靈芸的面，便設法於夜間到她的茅屋門縫裏窺探。但這詭計早被靈芸預防着，她在家中織布時，老是用背向着門。

薛業知道他們竟然窺探人家，不禁勃然大怒，拿着棍子來對付他們，並且罵道：「你們這些狗頭再不走，我便要把你們當作強盜辦了。」

紈袴子弟這才不得不散去，他們始終沒法見着靈芸一面。這也許是靈芸的不幸吧，假如她這時候選中了一個如意郎君，從來她便不致於離鄉別井進了魏宮，作魏文帝的玩物去。

魏文帝曹丕終於篡了漢獻帝的皇位，改元黃初（按王嘉拾遺記薛靈芸傳，說是咸熙元年，實誤，咸熙非魏文帝年號，只係魏元帝的年號）。曹丕既做了皇帝，自然想取天下美人，以充實六宮。這時靈芸已經十八歲了，她更加成熟，更加美艷，連到常山郡的太守也聞得她的美名，於是靈芸便以一千兩黃金的代價，給太守買了去，準備獻給曹丕。

當靈芸知道父母爲着財物而把女兒的身體出賣時，不禁流下淚來。可是，她只是暗自傷感，不肯表示反對。家計的確太窮了，她寧可犧牲自己的終身幸福，使父母能過半世的好日子。

靈芸出閣的日子近了，眼淚也一天比一天多。她不是怨恨父母，只是捨不得離開雙親。當她升車上道的時候，眼淚更是沒有乾時。她的父母只得爲她購置了一個玉唾壺，以便她盛眼淚，那唾壺是紅色的，靈芸一路把眼淚裝進壺裏，後來到了京師時，壺中的眼淚都凝結如血。

曹丕迎靈芸的車仗，卻是空前豪華的。他派出十輛文車，每輛車子的輪，都用金線鑲嵌着，嵌出各種圖案。車轂是用朱漆塗着的，車軛之前，飾着各種飾寶。其中有「百子鈴」一種，都用黃金鑄造的龍鳳銜着，車行時鈴聲鏘鏘，發出各種不同的音階，一齊和鳴，聲徹林野。

駕車的不是馬，而是青牛。這種青牛，比馬還快。每天可行三百里。青牛是尸塗國（即身毒國），進貢來的。牛頭牛身，但脚卻像馬，是一

種特別的獸類。當然到了今日這種牛已經不可復見了。

執儀仗的甲士三百人，都是曹丕的親衛虎賁之士，他們一律騎着駿馬，前呼後擁，擁着靈芸所坐的車子。

這十輛文車，原是預備着靈芸陪嫁婢妾坐的。可是，靈芸不願意買陪嫁的婢女，她根本是窮家女兒，向來沒有侍婢。她的父母雖願意給她買一個或兩個，以便沿途伺候，靈芸也拒絕了。她不願意別人家的女兒，也像她那樣。離鄉別井，遠去京師，進入深宮，永遠不能回來。

因此，十輛文車，倒有九輛是空的，沒有人，只有一些衣物，靈芸父母給她的粧奩。

車仗離開了常山，靈芸在車子裏嗅着一陣緊似一陣的香氣，這不像是花香，也不像普通焚燒的香，她不由得詫異起來。

靈芸發覺香氣是從車廂外飄進來的，她搴開車帷一看，只見路旁有什麼東西在燃着，香氣就是從這些東西所發出來。

教靈芸詫異的是，這些東西完全像石頭。那分明是一層層的頁岩。石頭也可以燒，這不是够奇怪麼？

事實上這不是石頭，只是一種石頭形狀的香料。這叫「石葉香」，香氣最濃烈，最能辟除惡臭及山林瘴氣。這是腹題國題進貢來的。曹丕恐怕靈芸在路上染了瘴氣，教人沿路把「石葉香」燃燒起來。

當然，「石葉香」是極貴重的東西，沿着千里長途，燃燒這樣貴重的香，浪費眞可以。但浪費的還不止此，曹丕爲着迎接靈芸，教人在京師百里內的官道上，一律安排着燈火。夜候燃點起來。所費的膏油，足够一萬家百姓，一年之用。

靈芸的青牛車將到京師，爲着這些燈燭，只得連夜趕程。車塵在光影之中揚起來，遮星閉月，百姓夾道觀看，只見一路光塵蜿蜒，蔚爲奇觀，時人稱之爲「塵宵」。

官道之旁，每一里設一五尺高的銅表，這是用來標誌着里數的。曹丕以爲靈芸急於到宮，是以設置這些銅表，使她知道還有多少里路可到。可是，靈芸的心情恰恰相反，她每看見一根銅表，便加多了一點傷感，因爲銅表告訴她去家愈遠了。

除了銅表之外，還有若干燭台，台是用土築的，高三十丈，繞台都燃着燭，遠望如列星。百姓們見了這種奢侈的佈置，不免感慨。感慨又變爲歌謠，是以那時的歌謠道：「古槐夾道多塵埃，龍樓鳳闕望崔嵬，淸風細雨雜香來。土上出星火照台。」

曹丕在京師裏，不斷派出人打探靈芸的行程，及至聽靈芸已到了第二十根銅表，那便是說只有二十里路便可到京城了，曹丕渴想先睹靈芸的顏色，便馬上教人排儀仗，他要親自出郊去接靈芸。

皇帝聘后妃，從來沒有親迎的列子，但靈芸却有這殊榮。事實上曹丕並不對靈芸特別尊敬，只是急色而已。

曹丕是個非常好色的傢伙，他的甄后是袁熙的妻子，袁氏兵敗，她已先被曹植所得，但他却在曹植手上强把她搶了過來，使到曹植幾乎病相思死。甄后入宮後，雖被郭后所讒，給曹丕殺了，但她的美艷顏色，却至今仍然留在他的腦子裏，他每想起甄后的靈蛇髻時，便不免長嗟短嘆。

甄后是天下的殊色，一顰一容。自從她死後，六宮再沒有人能及得上她的。是以丕曹聞得靈芸有美名，便馬上派人去迎接，現在自己更要出郊迎親，以便先看看她怎樣美法了。

爲着顯示自己的豪華，曹丕教人把他那輛最名貴的白玉輦駕起。這一輛白玉輦，是用整塊巨大的白玉雕出的車廂，玉色溫潤潔白，平常人有一小塊佩着，也値得向別人誇示，而曹丕却把它雕作車廂。這一輛輦，不知要値多少錢，或者可以說是無價之寶。

白玉輦太名貴了，一向只在宮中偶然乘坐，如果由宮中到市上來時，便惹得千萬人夾道觀看，嘖嘖稱羨，曹丕唯恐白玉輦有損，從來不肯駕這輛玉輦出城，恐怕官道上的道路不平，萬一會損及他的輦。

現在，爲着要迎靈芸，他却不惜傷及玉輦的的危險，把它駕着出城了。

玉輦離開京城，馬上引起民衆的注意。「看呐！皇帝的玉輦出都了，爲的是什麼了」有人這樣輾轉相問。

「爲的是迎美人啊！」一些消息靈通的人便會把這個答案，告訴他的親友。

曹丕的玉輦，進行得十分遲緩，這也許是御者特別愼重的故吧，他不敢把車子駕得太快，因爲玉輅脆硬，不耐碰撞震動，假如走得太快，可能把車子震裂的。

靈芸的文車隊在離城十里的地方，停了下來。天已經黑了，靈芸也十分疲乏，她決定在驛館裏住一宵，到了明日清早才進都城。

她根本不知道曹丕親自到來迎接，和她同行的官員也不知道，誰會料到區區一個靈芸有此殊榮呢？

燭臺的燈火高燒，驛館的周圍，給燈火包圍着。靈芸對於這些列炬，却覺得討厭。

她想起在家裏紡織的時候，燃點蔴蒿照明的情形。那時的寒儉，和當前的奢侈，恰作一明顯的對照。可是，她寧可過着儉樸的生活。她所需要的只是寧靜，而不是奢侈的熱鬧。

當她在驛館裏默默思家的時候，曹丕的玉輅已緩緩向驛館駛來了。

驛卒接到曹丕親自來迎接的消息，滿頭大汗走進來向靈芸報告說：「皇帝陛下乘着玉輅來迎你，這眞是從來沒有見過的事。你有這樣的殊榮！」

靈芸聽了，也覺得詫異，她雖然和曹丕沒有見過面，但也給他的殷勤所感動了，

於是，她把自己稍爲裝扮一下，準備到門前迎候。

曹丕在玉輅上遙望，前面一派火光燭天，燭台的火炬，燃燒得正烈。驛館也被火炬所環繞着，光氣中雜着石葉的香味，車從儀仗，停歇在驛館外面，給火光照耀着，燦若雲霞。

「這眞是壯觀呀！」曹丕在玉輅上說，「昔人的賦有說，朝爲行雲，暮爲行雨。現在却非朝非暮，非雲非雨。只是我的美人夜來。」

玉輅在驛前停下。靈芸盛裝艷服在輅前拜伏。曹丕下了玉輅，挽着她的手，扶她起來。光影裏所見的靈芸，加倍艷麗。

「夜來的美人呀！」曹丕不禁脫口讚美靈芸。靈芸嬌羞滿面的答應着。旁邊的人都聽到曹丕讚靈芸的話。

從此之後，靈芸添便了一個別號，叫「薛夜來」。

靈芸連夜入宮了。曹丕覺得這驛館太湫隘，不足以居處他的美人。於是靈芸只好强打精神，支着勞頓疲乏了的身子，和曹丕並駕入宮。這樣，夜來這名字就更名副其實了。

宮中的女人，都爭着來看夜來。夜來的明艷，也使她們相形見絀。每一個女人都帶着羨慕和嫉忌，她們投視在靈芸身上的眼光，或多或少總帶着一點敵意。

從來在宮闈裏面，都是嫉忌憎恨叢集的地方。

一些枕袴子弟慕靈芸艷遠道前來求見。見不到時夜晚在門縫中張望。

曹丕的宮廷也不會是例外，薛靈芸以一個貧家女兒，驟然得到曹丕這般殊寵，自然更被宮中原有的妃嬪們妒忌了。

靈芸是純潔的女孩子，她不會妒恨別人，也不懂得和別人爭寵，她是那樣的和善，沒有一點機心，她用親愛的態度來對付她的敵人，可是，這並不能夠使她的敵人改變過來。

一切陰媒都以靈芸爲目的在進行着，但靈芸一點沒有防備，甚至她不會發覺。

有一天，曹丕突然把靈芸召到大殿裏。這是從來沒有過的事，靈芸自進宮之來，除了第一次朝見儀式是在這大殿上舉行之外，曹丕從沒有在大殿上召見她。

大殿上警衛森嚴，執斧鉞的衛士，各自排列在殿的兩旁，殿上跪着一個女巫，旁邊列着刑具。曹丕臉色鐵青，看來正在盛怒中。

事情是這樣的，曹丕的衛士，在宮門截獲一個偷進宮來的女巫，並且在他的身上搜獲了一些符兒和木偶，顯然是作爲詛咒某一個人用的。據女巫說：有一個宮人教她帶着這些東西進宮，在一定的時間內，依照路線走，便會有人接應，女巫並在身上呈出一張繪着路線的地圖，根據地圖所指示的，可以直到薛靈芸所住的宮院。

這一來靈芸便被牽涉到詛咒皇帝大逆不道的案件裏，曹丕馬上傳她來對質。

「我不認得她。」靈芸震驚地指着女巫說：「我從來不認得任何一個女巫。」

女巫也不認得靈芸，這本來已經可以證明靈芸對於這件事根本沒有關係，曹丕是個多疑的人，他持別懷疑靈芸可能愛上了曹植的受了曹植，指使暗害自己，像以前的甄后一樣。於是他命人押了女巫，到靈芸的宮裏，辨認那一個持着宮中地圖召喚她的人，是否在靈芸宮中。

女巫被押去，在靈芸的待女羣中認了半天，搖了搖頭說道：「不是的，她們都不是召喚我的人。」

靈芸鬆了一口氣，曹丕却仍舊懷疑，他下令搜靈芸的房間，結果搜出一張符兒，和寫着曹丕生辰八字的黃紙。

曹丕大怒道：「從前甄后也是這樣的詛咒我。她是皇后也給我殺了，現在，你却自甘蹈她的覆轍麼？」

「我根本不懂得詛咒，」靈芸說，「而且我爲什麼要詛咒你呢？你待我好，難道我會想你死不成？你死了對於我有什麼好處？」

「我死了你便可以和陳思王在一塊兒了，像甄后所想的一樣。」曹丕怒氣不息的說。

「誰是陳思王，我不認識。」薛靈芸鎮定地說，「我是個鄉下女子，你一下子把我弄到京師裏來，除了你之外，我不認得這裏的任何貴人。」

靈芸的自辯，使曹丕心動了。他默然想道：「不錯，靈芸不同甄后，甄后是曹植的舊情人，他們會時常設法會面，靈芸和曹植並不認得，他們不可能合謀來害我的。」想着他的怒氣逐平漸息了。

「陛下，」靈芸說，「這一定是有人在陷害我。」

「陷害？」曹丕給靈芸這句說話打動了。「誰在陷害你？」

「我不知道。」靈芸流着淚，「我知道這兒許多人都在暗中排擠我，陛下待我太好了，使到別人嫉忌。陛下放我回家吧。在鄉下，我有知心的女伴可以談心，我們一塊兒織布，一塊兒做女紅，彼此坦誠，互相親愛，不像這兒到處都是陷阱，每個人都懷着機心，笑裏藏刀。」

「不，我不會放你回去的。」曹丕沉吟着說，「我可以查究出誰是害你的人，把他除掉，這樣你便可以安心了。」

「害我的就是陛下你自己。」靈芸激動着，「你不應該只愛我一個人，却使其餘的人都冷落了。這怎使別人不想去掉我，假如陛下是眞正愛我的，就請放我出宮，送我回家吧。」

對於靈芸的請求曹丕當然不會接納的，靈芸美艷，他着實的愛着她，怎肯放她回家裏去。

「美人，你不要回去，這件事我相信不是你幹的，你繼續在宮中住着吧，不要爲此事不安。」曹丕這樣向靈芸說。

「陛下，假如你一定不讓我回家的話，請你準許我一件事。」靈芸顫動的聲音在說。

「你有什麼要求？」曹丕說。

「我不要什麼美人或妃嬪的封號。」靈芸說，「請讓我做一名管事的宮女吧。我會織布，我會做女紅，我願意和宮女們一同操作着。」

「這怎麼可以？你沒有犯什麼事，我不能貶你作宮女的，你已經是美人了。」曹丕說。

「我不稀罕這些封號，虛榮對我，沒有好處

，只有使人向我妒忌，我實在受不了。我在鄉下裏，沒有人妒忌我，沒有人對我憎恨。所有人都愛我，他們幫助我，我也幫助他們，大家相愛密切，共同生活，休戚相關。我們經常不能十分溫飽，但我們的精神是愉快的，大家見面時，都是嘻笑，沒有什麼憂慮。自從到了宮裏來，我便開始被人敵視了，我要親近別人，別人卻走開，現在更開始向我陷害了。這種日子，教我如何過下去。假如你不肯把我當爲宮女，恐怕我會死在這陰暗的宮裏，因爲我不能生活在沒有親愛只有妒恨的空氣裏呀。」

靈芸一口氣把她胸中抑滯已久的話，說了出來。

曹丕聽了她這番話，有點惘然，多久以來，他用虛榮來掌握着宮中那些女人，他自己以爲成功了，不料他所最愛的一個薛靈芸，卻不要這虛榮，而且她把宮裏的黑暗、狠毒、妒忌暴露了出來，這便使他有點不知所措。

靈芸就是這樣不識抬舉的人，依照曹丕平時的脾氣，就要貶她作宮女，可是，他對靈芸委實太留戀了，無論如何，他不忍把她美人的封號摘去，也不忍把她置於宮女羣中，使她過着低賤的生活。

「陛下，請你降旨吧！」靈芸向他要求着，「假如你要保全我的話，只有把我貶爲宮女，否則就放我還鄉。」

「兩樣都不行。」曹丕說：「假如你一定過不慣高貴尊榮的生活，我可以另作安排。」

「怎樣安置我呢？」靈芸問。

「你喜歡操作，就在宮中作女紅的女教官便了。」曹丕說：「這樣你將有一班親密的學生，可以作你的女伴，別人也不會爲這一個女紅教官而妒忌你。」

「可是，你還是要來找我的，只要你繼續找我，便會有人向我妒忌了。」靈芸說。

「我答應不在晚上找你進宮的寢宮。」曹丕說：「我只要白天裏時常和你見見面，這樣便可以安慰了。別人總不致於連這種關係也懷有妒忌的。」

靈芸見曹丕這樣一往情深，十分遷就，也自感激，她答應了曹丕的要求，留在宮裏教女紅。

宮中的后妃們，對靈芸的妒意開始消除了。當她們知道靈芸和曹丕的關係，只是白天裏見見面，之後，誰也不再妒忌她。

靈芸也很高興，因爲她和一羣宮女共同操作着，熱情在她們之間洋溢着，她把自己的本領，教給宮女們，宮女們也真誠敬愛師傅。靈芸的女紅做得真好，宮中稱她爲針神。

曹丕爲着有諾言在先，除了白天到來，瞻望一下靈芸的顏色之外，晚上不敢召她到寢宮裏。但他卻要靈芸替他縫衣服，以便時常把她的手澤帶在身上。

欲知後事如何？請看下期分解。

名作家**散髮生**所撰武俠小說，素以新穎奇詭，不落俗套，著稱於時，前爲本刊撰寫之長篇連載，深獲讀者一致嘉許。

茲應本刊敦請，再撰新作：

冷劍磨情

即將在本刊連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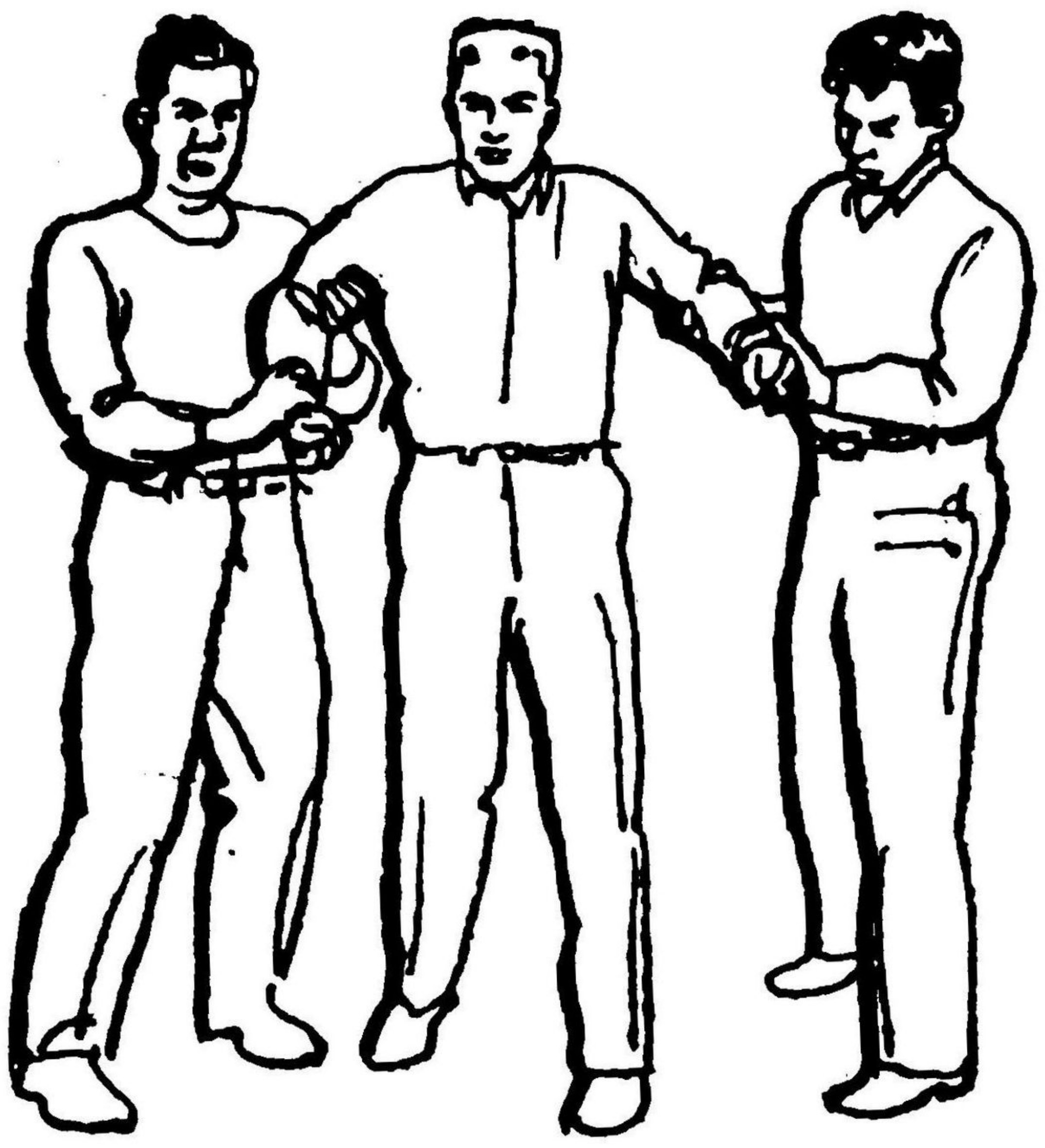
希注意刊載日期

實用自衛武術

「無影脚」與「劈空掌」

袁鐵虎

這一套連環絕招，包含了「無影脚」與「劈空掌」的打法，如果你學會了，保證能在一分鐘之內，將侵犯你的兩個敵人，予以沉重的懲戒。



（圖一）

「自從我在「野馬」雜誌裏，談及「空手道技擊術」以來，引起了許多讀者的興趣，紛紛來信向我提出關於空手道的各種常識上和技巧上的問題。這是十分令我興奮的好現象。

從那許多的來信中，使我真實地得出一個結論，就是在林林總總的武術之中，「空手道」是比較最受讀者歡迎和易於接受的一種。

事實上，近年來，「空手道」早已流傳到歐美各國，成爲一種最時髦的自衛運動，自然有它獨特的優點。我打算在以後的許多期「武史」裏，繼續推荐「空手道」的奧妙，盡可能把它的精髓，全部教給讀者們。在這有關空手道知識，特別貧乏的港九及東南亞地區裏，我希望能對有志於學習空手道的讀者，畧盡一點貢獻。

一般的自衛術，多數是用來應付一個敵人的。例如西洋拳、柔道、摔交、擒拿手等等。當然，用上述的武術去對付二個以上的敵人，也可以發生威力，只不過，還不怎樣合乎理想。除非你在搏鬥時，憑着自己的靈活頭腦，眼快手快地來個下馬威，先擊倒一個敵人，使其他敵人有所畏懼，否則如果你跟其中一個糾纏，則就要大大吃虧了！對付二個以上的敵人，除了使用武器不算，如果單以徒手搏鬥言，則「空手道」是最理想的自衛武術。

■因爲「空手道」出手快，殺手狠，幾招爽朗的殺手鐗，往往能在極短的時間之內，便能把敵人悉數重創。

（圖二）

一個深諳「空手道」的人，他的混身上下每一部分，幾乎全暗藏了致人死命的武器，就像長滿了毒刺一樣，普通三五個人，輕易絕不能貼近他的身體。在沒有正式教你空手道的技擊術之前，我打算先把我在「野馬」裏，曾經寫過的一套「連環腿擊絕招」，再刊登一遍，以便使新的讀者，對於「空手道」的利害，有一個比較實際的認識。「空手道」很能滿足青年人的「英雄主義」，究其原因，主要便是因爲空手道能夠同時應付二個或三個敵人，使你不會由於敵人衆多，而致手忙脚亂。相反的，你應付起來，不但優游自若，而且威風十足。敵人中招，無不顯得十分地痛苦和狼狽的。當然，如果你的身邊，還有一個女朋友，則你的「英雄主義」，更有一種滋味在心頭。這套實例稱之爲「連環腿擊」，乃是應付二個敵人的最有效果的絕招。

裏面所使用的「腿擊術」，我全在「野馬」

雜誌中，詳盡地介紹過了，「武史」的新讀者，可能還不懂得它們的正確技巧，有機會的話，我打算再重新附圖教授一遍。

圖一——雙手被執。當你被二個歹徒「欺侮」，他們恃着「人多勢衆」，覺得制服你一個人，絕無困難之處，便一個在左，一個在右，分別抓住你左右雙臂，叫使你受降。

（圖三）

（圖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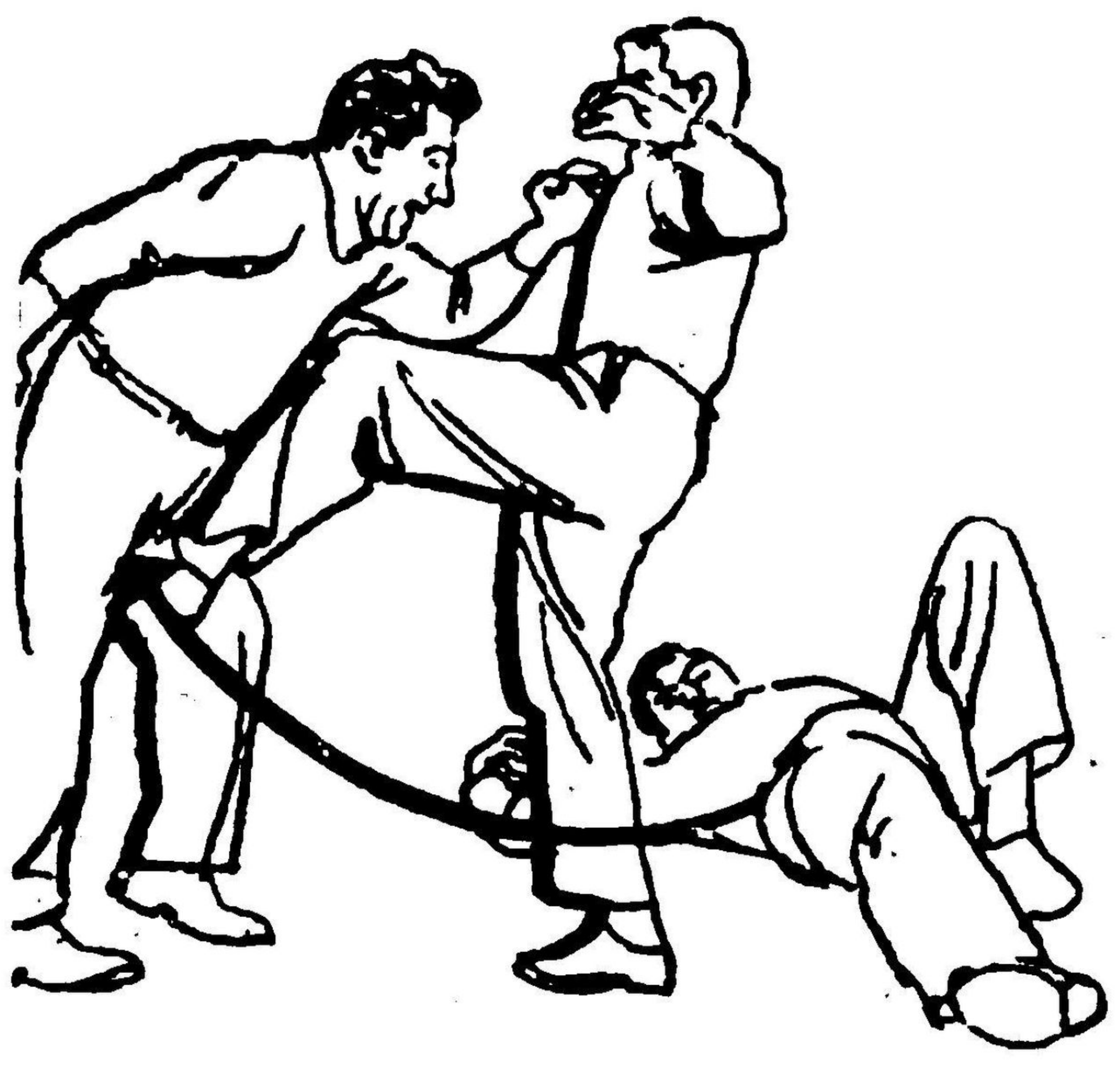
圖二——使用「脚蹽擊」。首先，你當然要設法，擺脫他們二人的把持。第一步，你只須先擺脫其中一個，然後再去對付另外一個。

現在假設你喜歡，先擺脫右面歹徒的控制。由於右面歹徒，是用雙手之力，緊緊地抓住你的右臂，你一條右臂，勢不容易與他硬鬥。因此，你就必須先使那歹徒嚐點「甜頭」，叫他酸痛一下。方法很簡單，你只須用右脚之「脚後跟」，狠狠地踢擊他的足踝內側就行了。

脚踝內側，乃是脚部神經血脈的滙集中心，受到打擊，便會十分地酸痛。如果你脚上穿的是堅硬的皮鞋，則敵人受的痛苦，就更加利害。

踢中之後，你的右手臂，便很容易地，從那歹徒的控制之下，擺脫出來。圖三——使用「掌緣擊」。擺脫了右面歹徒的控制，你的右手既可以活動，便馬上一轉身，借腰部扭轉之勢，舉掌狠劈左面歹徒的脖子，劈正他的咽喉喉核。

這一招，事出突然，左面歹徒只顧住緊執你的手臂，就沒有法子不嚐到你的「掌緣擊」。



（圖五）

而他一受擊，馬上就十分地痛苦。那種痛苦，不用我多所描寫，讀者們必也可像得到。試想，那歹徒咽喉受劈，還有不自動放手的道理麼？假如你劈得準，劈得狠，我敢保證，那傢伙必定會倒在地上，至少要失去幾秒鐘的知覺。

圖四——使用「脚內緣擊」緊接着，你可以不用再理會左面的歹徒，馬上飛起左脚，使用「脚內緣擊」，去踢擊右面那個正欲向你進攻的歹徒。圖五——使用「脚背擊」。這一踢還不算數，你還要再施出我教過你的「脚背擊」，去踢擊他下陰要害，以懲戒他，叫他們知道你的厲害。

由於那歹徒已中了一記「脚內緣擊」，上身勢必向後傾斜，因此，這一記「脚背擊」的踢出，就順水推舟，正中下懷的。

圖六——使用「脚尖擊」。左面歹徒吃了你那一招「烏鴉歸巢」，就算不昏死過去，亦要躺在地上呻吟一個小時，所以你就可以完全不再理他。只要立刻再一轉身，去打擊那個躺在地上的左面歹徒。如圖所示，你的右腿飛起，脚起脚落，便已踢正那傢伙的下巴，甚或咽喉。

（圖六）

這一記，比剛才的「掌緣擊」，還要沉重。試問，他還有招架的餘地麼？我提醒你一句，這種打法，最要留意的，還是一句老話——快！

袁鉄虎信箱

袁鐵虎師父：

請原諒小弟沒禮和不會寫客氣話。我是個客家人，今年二十歲。在今年八月初小弟買了一本野馬小說。在野馬肚子裏見到袁師父你寫的「空手道」、「實用自衛術」。我一見到就引起了極大的興趣。從那天起我就開始自學空手道作為運動。我寫得不好請你原諒，因為我只受過三四年的小學教育。現小弟有幾個問題請你早日回答：

一、師父你有多大的年紀呢？

二、小弟想請師父將從頭到第九十四期的空手道的招數寫給小弟學，師父你不會使我失望吧？

三、單身四馬要怎樣才能學得空手道呢？

四、請師父你跟我相一相我的性格。

暫寫到這裏，祝你快樂！萬事如意。晚安師父！

十一點多了。你的新徒弟　張運財上

（馬來亞）張運財君：

你喜歡看我所寫的「實用自衛術」，並且立即作切實的練習，這是我非常樂於聽到的好消息。茲簡覆你的問題如下：

（1）我今年已超過半百了。

（2）你想要我把空手道的許多散手，從頭到尾寫出來，則恕我無法辦到了；我在野馬雜誌裏，所寫的關於空手道的文字，已經相當多，自然無法一下子全部寫出來教給你。但是我不會令你失望，同時，我也想使到「武史」的新讀者們，對於「空手道」的常識和它的基本技擊術，有一個全面的認識，以便得窺全豹，由淺入深地學習。因此，我決定在這本雜誌裏，再把空手道的常識和它的基本技擊術，作一個簡要的介紹，並加入一些新的補充。你可以從現在開始，留意每一期的「實用自衛術專欄」。

（3）一個人單獨做空手道鍛練，當然及不上兩個或三個人一齊鍛練，但是一個人鍛練，也照樣可以學得它的要訣和基本工夫。例如，你一個人，就可以很快和很容易地學會「食指擊」、「肘骨擊」、「膝骨擊」和「掌緣擊」等各種基本技擊術，並且在拳勁、指勁、腕力和腿勁等各種出擊部位上，也可以一個人苦練而成，並不需要假他人之手。

這一些所謂空手道的硬功，我將會在這個專欄裏作一個詳細的教授並附以圖示。

（4）來信字跡表現，性情溫純樂觀，待人熱情有禮，但你的性格還是屬於「硬」的一類。你做事習慣於纏絲攀籐，拖泥帶水，以至於，你周圍的朋友們，都把你看作是一個不够爽快的人，這是從你的來信裏，很容易看得出來的。

照你的來信字跡推測，你的運道，似乎一直不大如意，所遭遇到的波折可能相當多，因此你讀的書雖少，但人生經驗卻比同年齡的青年，要來得多。

我試從你的字跡上，作一個「遊戲性質」的推測，你的個子不會長得太高，大概不會超過五尺六寸，你的體重也不會太重，多半屬於「輕磅」的瘦子。你最好將大便，送往醫學化驗所檢查一下，看看有沒有寄生虫，如果有的話，則要立即請醫生杜除，這樣才會增加體重。

袁鐵虎先生：

蒙先生如此熱心，在「野馬」雜誌裏為全世界廣泛讀者教授「空手道」，使咱們得了一套自衛術，真是萬幸，在此小弟先向先生致萬分感謝。現在下有幾難題有勞先生抽空為在下解答：

（一）當我們和敵人打鬥時，如果對方被我們推倒在地上，當然他不會靜靜躺着，而必會張手舞腳，假如當時他還有充分力氣在打的話，請問，在他還沒有爬起之前，我們該如何處置他。又如果是我們被推倒，則我們該如何應付局勢？（如需要並請附圖說明）

（二）假如我們遇到一個性急的敵人，如果他以雙手連環的一拳，緊接一拳的向我們的腹部成胸部進攻時，請問我們用何法對付？以先生在（九十七期）信箱版中的第六圖的（B）圖架開他的雙手後，再用拆招術中的第六圖的「連消帶打法」攻他可否？如是他以更快的速度進攻，先生可有何良策？又如果我們以此法攻打人，請問我們將有

何危險？

最後請先生以弟之字體和語氣畧述弟之存性如何。特此順祝

安康

小弟張永上

（Alor Star, Kedah, Malaya）張永君：

多謝捧場。「空手道」這一門武術，現今已成了流行一時的玩意，如果你喜歡看外國間諜電影，便可以知道歐美人士對於「空手道」是如何的狂熱了。事實上，許多歐美女性，也都紛紛狂熱於學習「空手道」呢！可惜我們中國對於「空手道」仍然十分陌生，我在書店裏找了半天，也找不到一本有關空手道的專門書籍，這是非常可惜的。我所寫的空手道武技，自知十分膚淺，但如果能够因此引起大家的興趣，一起共同研究，則也於願已足矣。

（一）你這個問題，問得很好，乃是屬於柔術和空手道中的「地上法」，我記得在野馬上，曾經談過幾套，由於篇幅關係，我打算慢慢在這個專欄裏附圖詳細教會你。

（二）如果敵人向你連環揮拳進攻，則應付方法要視當時的環境決定。假如你是被他迫到牆角，無法再退，而又無法招架，則最好還是採取消積的「安穩封鎖法」比較好。這是西洋拳中的一種防守法，我以前已寫過了，簡單地說，就是雙手抱頭，雙臂同時護胸守腹，不被對方擊中要害，然後再設法伺機反攻。

假如你仍有後路可退，則不妨先退後數步，以消他的洶湧來勢，並施以西洋拳法中「一先截法」，在他撲衝過來之際，予以快速的頂擊。如果對方揮拳速度不怎樣快猛，則照你所說的方法，絕對可行。

假如這樣的雙拳快攻，換了是你向對方進攻的話，則你便小心對方的「先截法」或突然重拳反攻。假如你在魯莽進攻之中，一個不小心被對方擊到，就勢必會吃不消，原因很簡單，因為對方的拳勁既重，而你又是朝着他的拳頭撲衝過去的，這一相撞，力道自是相加相乘。

來信字跡表現，性情外向，待人開朗熱誠，在朋友之中極得人緣。你為人忠直，決斷力也甚强，但你做事喜歡拖延，這一點却須要糾正，例如就拿你寫給我的信來說，你在寫完之後，起碼把它「珍藏」了一天或二天，才到郵局投寄的呢。

簡覆：

（怡保）關仲昇君：最簡單和最方便的增厚胸肌運動，是做「掌上壓」，如果你每日清晨做五分鐘，已經足够，則三個月後，便有顯著的成績了。至於，做「槓鈴臥舉」和拉「擴胸彈簧」，當然對增厚胸肌更加有效，不過那那已是屬器械運動了，當然沒有徒手做「掌上壓」那般方面。

（香港）松國榮君：西洋拳是一種比較最容易學上手的自衛術，只要你肯苦練三個月至半年、便已有極佳功夫，對付一個普通手脚的敵人，是可以綽有餘裕了。

香港的的西洋拳訓練班，我從前已在「野馬」內提過，現在再重複一次：

（A）李氏健身學院，在香港般含道十四號，院長李劍晨氏主持，阮珍教練。每星期二、四兩天的下午五點至七點上課。那裏的健身用具、與設備，十分地齊全，收費則十分相宜，每月學費約在十元之譜。

（B）南華體育會，在加路連山道，近聞該班由於學者寡少，已呈半停頓狀態，是否如此，則你自己可去問問清楚。

（C）天天體育會，在北角南方大厦三樓F座，由方其江、羅漢北（去年曾往東京參加世運之拳擊代表）主教。學費每月約二十元。

（D）青年會，在九龍窩打老道。

（E）海軍俱樂部，在告士打道近芬域道轉角處，拳擊班在地下室，裏面特別設有比賽的拳台，四周圍用繩住，練起來就好像是在台上正式比賽一樣，十分過癮。該處一般只招收海員家屬，但若你去到找吳師父，看門人就會讓你進去。該處不收學費，但是每去練一次，須繳港幣五角，交與看門人，看門人便會給你一張綠色的收據，於是你就可以進去學習了。

（F）其他的拳擊訓練班，並不公開招生，例如香港警務學校，只訓練警員，這裏自無詳介必要的。

（香港）陳偉生君：承讚譽，餘感且愧。「空手道」在日本早已十分流行，並且早在一九四八年，即有「日本空手協會」的組織。你有意去日本深造，則不愁找不到空手武師的。但到目前為止，香港仍無空手專家授徒，更無空手道訓練班的設立。這當然是十分遺憾的。

武俠長篇連載

玉女銀鳳

冰鴻・文

雲君・圖

屠龍奪寶締良緣

「血面金剛」人高腿長，一閃已到宗鴻羽身前，十指閃電向宗鴻羽胸口插去。

眼看那指尖已到宗鴻羽胸衣了，驀地——宗鴻羽大喝一聲，身子猛然向右一滾，右足一蹬身後右壁，一個身子，閃電向前射了出去。只聽嗤的一聲，「血面金剛」十指已全插入石壁之中，直震得石室動搖，他這一插之力可想而知。

宗鴻羽飛身躍落「血面金剛」背後，揮手一掌，向「血面金剛」脅下擊去，只聽「砰！」的一聲，接着「血面金剛」又啊呀了一聲，顯然，他這地方比較軟弱些。

「血面金剛」與宗鴻羽鬥了沒多久，竟然三次吃虧。兇性不由大發，怒吼一聲，道：「小子，我生吞了你。」巨臂一揚，開始主動向宗鴻羽攻來。

宗鴻羽正要他運臂攻擊，因爲，這樣他才有機會向他腋下下手。

宗鴻羽這時已知道攻擊「血面金剛」身上，白費力氣，所以改變戰術，跟他游鬥起來。

只見石室之內，「血面金剛」如同老鷹捉小雞似的，巨臂伸縮不停，順着宗鴻羽的動向轉來轉去。宗鴻羽一面轉，一面注視着「血面金剛」的腋下，以便伺機下手。

那腋下兩處，確實是「血面金剛」的要害，是以，他始終守得很緊，不肯輕易露在外面。時在間奔走追逐中消失，一個時辰，已快過去了，

但戰局卻連一點眉目也沒有。

宗鴻羽俊臉上，漸漸流下了汗珠，這不是累的，而是他心裏焦急，因爲，白鶴仙子的傷實在不容許他再拖下去了。好在這時，「血面金剛」也漸漸打出了眞火，開始不顧一切的猛抓猛撲起來。突然，「血面金剛」右臂一抬，閃電向前面宗鴻羽抓去，腋下全身露出來。這確實是一個大好機會，宗鴻羽那肯放過，大喝一聲，道：「照打！」一式「長風吹帶」閃電向「血面金剛」脇下射去，右手一招「仙叫山門」，向「血面金剛」腋下點到。

「血面金剛」被宗鴻羽一喝，心中頓時一凜，急忙左手一招「金龍探爪」，向攻來的宗鴻羽抓去。

宗鴻羽此時如果不退，固然可以把「血面金剛」打倒，但他自己也必受傷。他腦海念頭一轉，突然暗下決心，道：「我與你拼了。」右手不撤，仍然向前攻出。

只聽「白鶴仙子」驚叫道：「啊，羽哥，不要……」接着，傳來兩聲慘叫。

兩聲得來的慘叫聲，挾雜於天崩地裂似的大響中，雖然小的微不足道，但大響過後，卻連這微不足道的叫聲也不聞了。一切，仍歸於永恆的寂靜之中，只有洞頂多年的積塵仍然飛揚飄落着，一切，寂靜得令人恐怖。

「白鶴仙子」這個歷大險如平地的奇女子，這時竟被這突如其來的驚變驚得呆了，也許，是她自身功夫已失，所以，又使她恢復了女兒的本色。

她一雙美目，驚恐不安的凝視在洞壁之下的人兒身上，卻正是被擊倒地下的宗鴻羽。只見他，朱唇此時已變成紫青之色，艷紅的鮮血，掛於他蒼白的嘴角，顯得是那麼醒目而不對稱。他深深的吸了口氣，緩緩從地上爬了起來，行動遲緩，如同一個老態龍鍾的九十歲老人。他起身的第一件事，就是先看看對手，目光到處，他嘴角上不由浮出一絲慘淡的笑意，這一場勝利，他付的代價太昂貴了啦。

「血面金剛」已失去了先前的兇猛，萎靡地上，如一隻已斷了氣的死猪，他的左手緊按在右脇腋窩之上，顯然，那兒就是他的致命傷。突然，一個嬌甜而隱悽的聲音打破了沉寂，叫道：「羽哥哥，你傷了嗎？」

宗鴻羽一怔，這才想到還有第三者的存在，但是，另一個念頭卻很快的襲上心頭，暗忖道：「我有沒有受傷，難道你一點看不出來？還不是明知故問嗎？假使你對我宗鴻羽有一點情誼的話，早就該過來探望我了，顯然你是因爲自身受了傷，想利用我來救你而已。」越想越覺有理，不由冷冷的開聲，道：「在下大概還死不了。」話落就地坐了下來。

「白鶴仙子」聞言一楞，心說：「他好像生我的氣了，爲什麼呢？唉，我不能動，也許他不知道，但叫我怎麼說呢？」此女生性倔強，不願在人前示弱，雖然，現在面對之人，是她心中暗戀着的宗鴻羽，但卻仍然不出口。

她美目充滿乞求的光芒，盯着宗鴻羽道：「羽哥哥，你身上帶有療傷藥嗎？」

宗鴻羽冷笑道：「在下沒有療傷之藥。」

「那怎麼辦呢？」

宗鴻羽心頭大怒，怔道：「果然不出所料，她在替自己擔心了。」忖罷冷笑道：「大概不用多久，在下就可以得到那蛇寶替姑娘療毒了。」話落閉目調息起來。

「白鶴仙子」何等聰敏，聞言那會不知他弦外之音，不由嬌容一變，落下兩行情淚來，但，她並不恨宗鴻羽，不是嗎？自己與他初次會面時，曾經要殺他呢，雖然，那不是眞的，但那也只有她自己心裏明白呀。

她幽幽的嘆了口氣，柔聲道：「羽哥哥，我身上有，你過來拿好嗎？」

宗鴻羽冷然道：「多謝姑娘美意，不用了！」這時，他已覺內腑翻騰的氣血，平靜了不少，顯示出「血面金剛」這一掌，打得並不太重。

「白鶴仙子」幽幽一嘆，心中暗喊道：「罷罷！管他以後看不看得起我，我只有那麼做了。」轉念間，嬌聲道：「鶴兒，過來！」

宗鴻羽這時正在閉目調息，突然耳中傳來一陣沙沙的磨擦之聲，心中不由一驚，忖道：「莫非那東西爬出來了？」連忙閉氣睜眼，回頭朝發聲處一望，心中不由慚愧異常。

只見，那白色巨鶴，此時正以鐵喙咬着牠主人的衣袖，向這邊拖過來，由此可知，「白鶴仙子」四肢已然被毒所侵，不能動彈了。

宗鴻羽再也顧不得行功，一躍而起，飛奔到「白鶴仙子」身前，激動的握着她美玉般的纖手，搖搖道：「怎麼，毒已侵到四肢，啊！這手好

冷。」

白色巨鶴瞪着一雙大眼，直盯在宗鴻羽身上，雙腿微曲，好像宗鴻羽一對牠主人不利，牠就要攻擊的。

「白鶴仙子」垂下了粉頸，兩行清淚已然順腮而下，但，她卻沒承認，也沒否認，只焦急的道：「我這邊有療傷藥，你拿去服下吧。」

宗鴻羽星目中神光一閃，脫口道：「不用了，我現在傷得並不重，你已被毒侵入四肢，不能再拖延了。」話落緊緊的握了一下「白鶴仙子」冰冷的玉手，舉步向對面行去。

「白鶴仙子」急道：「不要走，我還能忍耐很久，快把傷治好咪！」

宗鴻羽不管「白鶴仙子」的呼叫，一雙星目，不停的向四周打量着，然而洞徒四壁，什麼也沒有，心中不由着急起來。

突然，宗鴻羽的眼睛落在「血面金剛」先前坐的石墩上，只見，那石墩半截埋在石地中，並非由外面搬來的，而整個石洞中，也只有這座石墩，與石洞有點相連的關係，心中不由一動，自語道：「莫非那開關就在這石墩之上？」心念轉動間，舉步向石墩走去。

「白鶴仙子」見狀大驚，叫道：「羽哥哥，求求你快來把療傷藥服下再開那石墩嘛！」聲音充滿哀怨、恐懼，與不安。

宗鴻羽聽她一叫，更增加了信心，當下用手按在石墩上，頭也不回的道：「你不用害怕，快運氣護住心脈，別讓毒侵入心臟。」說話之間，試着把那石墩向右轉了一下，但卻轉不動，接着又向左轉，也是紋風不動。

「白鶴仙子」見宗鴻羽如此關懷於她，芳心甚慰，嬌聲求道：「只要你先把傷治好，我不用擔心，就可以支持很久了。」

宗鴻羽心忖道：「好哇！你這小丫頭原來也會撒嬌騙人呢？」開聲，道：「不用就誤時間了。」話落用力，向下一按，突覺那石墩微微向下沉了一下，面對壁上，也發出輕微的吱吱之聲。

宗鴻羽聞聲心中大喜，脫口道：「啊哈，這一下可被我找到了！」氣行雙臂，用力向下一按，只聽「克！」的一聲，那石墩已整個沉了下去，恰與地形成了水平。

石墩正是石洞的開關，石墩落下，只聽一陣軋軋的大響傳來，接着「轟！」的一聲，對面壁上，竟然裂出一條四五尺寬的洞門。一股腥臭潮濕之氣，由洞中急冲而出，中人欲嘔，氣味相當難聞。

宗鴻羽步不由主的向後退了兩步，舉目只見洞內十分幽暗，洞外兩側，青苔叢生，偶爾可以看到一些不知名的虫類爬行其上，洞底比外面稍低一點，似乎還有層薄薄的積水。

宗鴻羽注視石洞良久，心中遲疑不定，現在，他才想通，為什麼「血面金剛」在此洞中守候了這麼久，為什麼一直不敢進洞去，敢情是外面太明，而洞中太暗，不易適應，而容易受傷。

「白鶴仙子」心中害怕，不由嬌聲求道：「羽哥哥，不要走，我怕！」

宗鴻羽道：「我不進去你的毒用什麼治呢？」

「白鶴仙子」竟不思索的脫口道：「我不要治了，羽哥哥，你來抱抱我好嗎？我寧願安靜的——在你的懷裏。」

宗鴻羽深深的嘆了口氣道：「過去，我或許會這樣做，而現在，不可能了。」

「白鶴仙子」道：「為什麼呢？」

宗鴻羽一面盤算進洞之法，一面道：「因為，你的本性並不邪惡。」

「白鶴仙子」道：「假使我邪惡呢？」

宗鴻羽此時已想出一個進洞之法，當下輕輕的閉上星目，以便使眼睛能適應於黑暗，淡淡的道：「那只是假使而已，並不是事實。」話落突然雙足一頓，飛身射入洞內。

「白鶴仙子」駭得啊了一聲，道：「蒼天啊！蒼天，過去我不信有神，但現在我相信了，願你保佑我羽哥哥安然的歸來，我就是毒發身死，也甘心情願。」隨着她那喃喃的祈禱，兩行清淚，也由她蒼白如紙的粉頰上滾了下來。也許，宗鴻羽這出於義憤的偏激行動，已軟化了這女魔頭的芳心。

宗鴻羽飛身射入洞中，伸手摸下鬼面具，以便行動方便些，星目一睜，突見一股紅霧已到了面前，心頭本能的一驚，閉住呼吸，向後飄出丈餘，身子恰好貼在濕淋淋的石壁上，舉目向四周一望，不由大吃一驚。

只見，此洞長有三十丈，寬有二十丈，四壁遍生青苔，洞頂也是一樣，由於青苔生得太密，是以，只從青苔空隙中，透出一點微弱的光芒，想當初這石洞一定是與外面一樣的明亮。

宗鴻羽星目電掃一番，很快又把目光向洞中央集中過去，目光所到之處，也不由驚駭得響出聲來。只見，一條全身青灰色，粗如水桶長度無法測量的怪蛇，正在昂首吐信，在盯着他，那怪蟒頭大如斗，形如尖錐，頭頂上，生着一塊赤紅如火的冠狀物，冠分五叉，形如一張短鋸，但由那挺直的形態判斷，似乎是甲質而非肉質。

巨蟒血盆似的巨口微張，露出前面兩隻長如竹筍的彎曲白牙，長信由牙下伸縮，足有半尺多長，狀至陰森怕人。

怪蟒整個身子盤在一張寬有五尺，長可及丈的床形黃石之上，足有五六兩之多，重重叠叠，使人估計不出牠到底有多長。而那張黃石床是全洞最奇特的地方，不但一點青苔不生，甚至連一點潮濕之狀也沒有，石上更沒有半隻虫類。

宗鴻羽面對此物，不敢過份分神他顧，只隱約看到那石床之上，好像放着一隻木箱及一柄古色斑斕的尺許短劍。

就在這時，宗鴻羽突覺手背之上，有一點輕微的騷癢，心中一動，猛然想到壁上有許多怪虫，心頭不由一駭，慌忙向前走上兩步，由於地上滿生青苔，甚滑如油，這一前進幾乎一跤跌倒，低頭一看，只見手上已爬滿軀體小虫，雖不見牠們咬人，但心裏自然而然會產生一種厭惡的感覺，急忙一甩手，向外抖去。他手才一動，一股紅霧已無聲無嗅由怪蟒口中吐出，其急如箭，直射宗鴻羽面門。

宗鴻羽把手揮了好幾次，才把手背上的小虫全部弄掉，就在這時，他鼻中突然嗅到一股腥臭氣味，抬眼間，不由駭得毛骨悚然，飛身退開四五步，但為時已然太遲，那紅霧已被他吸下不少。

宗鴻羽又驚又怒，暗罵道：「好畜牲，原來你也會暗箭傷人。」當即畧一運氣，發覺內腑並沒有什麼異樣，登時雄心萬丈，怒叱一聲，道：「看小爺不宰了你。」一招「力劈五嶽」當頭向怪蟒劈了下來。

怪蟒自恃身上鱗甲，堅如鋼鐵，那把這虛空一掌看在眼裏，怪頭一昂，血口猛張，森森白牙向宗鴻羽手掌咬去，其急有如電光之一閃。

「蓬然！」一聲大震，登時水花四濺，迴風百旋，壁上小虫，已被震下了一片，在水面上不停的爬行浮游。

怪蟒被宗鴻羽罡猛的掌風，震得翻了個身，蕩出老遠，不知是震痛了牠，還是激起了牠怒火，只聽牠嘶的一聲怪叫過後，身子一陣滑動，已整個盤踞石床，巨頭昂起有一丈多高，虎視眈眈的盯着宗鴻羽，但卻不立即攻擊，顯然，宗鴻羽剛才的一掌，已使牠有了戒心。

宗鴻羽沒有想到自己這一掌，會一點也傷不到牠，心中不由駭然暗忖道：「此物鱗甲之堅原，端的駭人聽聞，我手中又沒有切金斷玉的利器，這可如何是好？」念頭才轉，突然想到了床上的那柄短劍，心中頓時一喜，暗道：「我得快想辦法，在毒發之前，先把那短劍得到，也許那劍能剋得牠也不一定。」念轉意決，右手一揚，一招「天地千里」向怪蟒頭上壓去，暗中早把功力集於雙腳之上，星眸一瞬不瞬的注定怪蟒。

怪蟒先前吃過宗鴻羽一次虧，此次可不敢再用頭去咬了，急忙把頭向後一縮，只聽「嘩啦啦！」一聲大響，一條巨尾已攔腰向宗鴻羽腰上掃來。

宗鴻羽雙目只注意蛇頭，幾乎一下被牠掃中，情急之下，只得騰身向空中躍去。這巨蟒卻乖巧得緊，一尾沒有掃中宗鴻羽，順勢便盤成了蛇陣，巨頭一伸，驚電般的向宗鴻羽咽喉射來，敢情，牠以為宗鴻羽此時身子懸空，無法發招。

宗鴻羽騰身飛起之際，確實沒有想到這東西如此狡猾，但練武人的本能，使他雙足一無借力之際，便把功力凝聚於雙掌之上，見狀不由大喝一聲，道：「好畜牲，你低估小爺了。」聲落曲指一彈，五縷血光，直射怪蟒頭頂，同時，在間不容髮之際，雙足也向巨蟒咽頭踢出。只聽「叭叭！」之聲，響聲一過，接着傳來「砰！」的聲，及怪蟒的一聲痛嘘，再次的接觸，又告結束。

宗鴻羽接着那一踢之際，身子也退出二丈有餘，星目一抬，不由驚得目瞪口呆，暗道：「怎麼？血掌武功，才只傷了牠五片鱗甲而已。」

只見，那怪蟒巨頭之上，血跡斑斑，水底下，散落着五片碗口大小的巨鱗，閃閃生光。

怪蟒二次受創，心中對宗鴻羽的戒懼之心更大，但怒火也完全燃起，一雙怪眼緊盯着宗鴻羽，不斷的發出噓噓怪叫。

宗鴻羽志在得到床上那柄短劍，以便克服此蛇，當即雙掌再揚，一招「長風萬里」向怪蟒拍去，企圖把牠引開。那知，那怪蟒只發出噓的一聲怪叫，巨頭一縮，反而又退了好幾尺，一股

噴出的紅霧，被宗鴻羽的當功，擊成一片淡烟，消失於石壁中。

宗鴻羽沒想到這東西如此狡猾，不肯上當，心說：「我看你能忍耐多久。」思忖間，連拍了十幾掌。說也奇怪，這怪蟒竟似真的已修鍊到了家似的，就是不離開那地方，宗鴻羽每發一掌，牠就還他一口紅霧，以致，弄得宗鴻羽連氣也不敢吸。

宗鴻羽心頭大急，因爲，他知道「白鶴仙子」的毒傷不能拖得太久，不由急得俊臉上直冒冷汗。

由於他停在那裏不移動，身上也爬上了許多小虫。突然，宗鴻羽心中一動，忖道：「有了！」故意向前漫不經心的跨上一步，「砰！」的一聲，倒在地上，狀似已爬不起來了。

怪蟒雖然狡猾，終究還是個畜牲，牠一見宗鴻羽倒地，只道他已毒發，當下，巨頭一伸，向宗鴻羽撲來。

宗鴻羽星目直盯在怪蟒頭上，見牠襲來，並不立刻行動，他想等那怪蟒靠得很近時，再衝起搶劍，使牠回身不及。那知，怪蟒的巨頭，伸到離宗鴻羽身前尚有半丈多時，便無法再前進了，宗鴻羽掃眼一瞄，只見，有一根粗如小指的灰色鍊子鎖在怪蟒後半身的脊骨之上，現在那鍊子已拉直，顯然怪蟒無法再前進了。怪蟒一發覺自已無法咬到宗鴻羽，心中似乎也很着急，不停的來回游動着。

宗鴻羽見狀心中又是一動，暗忖道：「這未嘗不是一個好機會。」當下暗中把功夫聚於雙足之上，緩緩的把足底貼在石地上。

恰在這時，怪蟒向右側游去，宗鴻羽不再遲疑，猛然大喝一聲，雙足用力一蹬，身子頓如脫弦之箭的向石床上射去。怪蟒沒料到他會有這一着，急忙一個大轉身，閃電回頭向石床射來，企圖阻止宗鴻羽。然而，爲時却已太晚了！

怪蟒回身之際，宗鴻羽早已上了石床，把短劍搶入手中，用力一拔，却拔不出來，敢情，他情急之下，連劍簧也沒有按。

宗鴻羽一拔沒拔出來，巨蟒的頭，已然伸到了胸前，這時，宗鴻羽才突然想到自已還沒有按劍簧。他猛然向後跨出四步，左手一按劍簧，只聽「錚！」的一聲，右手已拉出一柄光芒耀目的短劍。

恰在這時，那怪蟒斗大的一個怪頭，也伸到了宗鴻羽胸口不滿五寸之處了。宗鴻羽此時已無退路，急忙把身子向左一側，吼道：「不是你就是我！」短劍一招「攔江截斗」向怪蟒頭上斬了下去。只聽，「噗的！」一聲，登時血光冲天，「轟」的一聲，那怪蟒一顆頭顱，挾着冲勢，跌落在四丈以外。

蟒頭一去，蟒身已失去主宰，翻翻滾滾的亂撞着，把地面上薄薄的一層積水，全都染成了血紅之色。宗鴻羽暗自捏了一把冷汗，道：「好險！好險！」眼睛不由自主有向身上望去，一望之下，不由奇道：「咦，怪事，這些虫怎麼都掉下來了。」

只見，他脚下黃石床上，那些虫正自翻翻滾滾的如同掉在熱鍋之上，不大工夫，便都滾到水裏去了。宗鴻羽看了一陣，突然若有所悟的驚道：「呀，真該死，我幾乎把正事忘了。」一緊手中短劍，飛身向那巨蟒的頭上奔去。

就在這時，突聽洞口「白鶴仙子」的微弱聲音叫道：「鶴兒，再往裏拉！」

宗鴻羽一回頭，心頭登時一沉，同時一股奇怪的熱流，由丹田直向下衝，不由驚叫道：「啊，你怎麼了。」

只見，「白鶴仙子」花白的粉臉，這時已變成了灰白色，一條條細如游絲的金線，佈滿她嬌靨的每一部份，顯示出，那毒素的散佈，已遍達她全身了。

「白鶴仙子」溫柔的掃了宗鴻羽一眼，吃力的道：「羽哥哥，你沒事嗎？我，我想看看你最後一眼。」

宗鴻羽聞言心頭一驚，飛身搶上前去，把「白鶴仙子」抱進懷裏，也許，，是由於感情的衝動，宗鴻羽已忘了男女之嫌，抱着「白鶴仙子」向石床走去。

「白鶴仙子」嬌靨上泛起一片淡淡的紅暈，嬌婉的道：「我在外面，一直擔心着你的安危，無法運氣抗力，是以，是以才讓毒素佈滿了全身。」聲落溫柔的把粉頰偎在宗鴻羽肩上。

宗鴻羽急步走到床邊，把「白鶴仙子」放倒石床上，深吸了一口真氣，壓下那股莫名其妙的慾念，一緊手中短劍，向怪蟒那顆斗大的頭走去，一路埋怨道：「我進來的時候，不是叫你好好的運氣抗毒嗎？怎麼老是不聽話，你不想想看，擔心又有什麼用呢？」話落人已蹲下身去，開始

砍下蟒頭。

「白鶴仙子」對宗鴻羽的埋怨，一點也不生氣，相反的，她心中覺得很甜蜜，因為，宗鴻羽的埋怨，不正是關心她所致嗎？她心中暗自叫道：「傻哥哥，我何嘗不知道，但是沒辦法啊！」

宗鴻羽這時已把蟒頭剖開，但卻找不到那塊功能祛百毒的蛇寶，不由急得滿頭大汗，心說：「要是找不到那東西就完蛋了。」念轉不由脫口道：「姑娘，你知道那蛇寶在什麼地方嗎？」

「白鶴仙子」驚道：「怎麼？牠蛇寶裏沒有？」

宗鴻羽啊了一聲，道：「在毒囊裏？」說話間，舉手向毒囊切去，「白鶴仙子」提起最後力氣，叫道：「千萬不可用手碰到毒液，把蛇寶先放在水中洗一洗。」

宗鴻羽剖開毒囊，果見在那大如口袋的白色乳液中，有一粒大如鷄蛋的圓球，心知這就是所謂的蛇寶，急忙把它挑入水中，洗了一陣，取在手裏，只覺涼透肌膚，如同寒鐵。

時間急迫，宗鴻羽急步走到床邊，問道：「要怎麼用？」

「白鶴仙子」急聲道：「快上來，別讓毒液隨水沾到身體。」

宗鴻羽不知道那怪蟒的毒，究竟厲害到什麼程度，不敢托大，低頭看，水中有許多螞蟻之類的小虫，浮在水中，也從這令人擔心，縱身一躍，落上石床。

這時，宗鴻羽那股奇怪的慾念卻更熾了，心中大奇道：「這怎麼搞的？」

「白鶴仙子」目光一落到宗鴻羽俊臉上，只覺，他此刻的臉色很紅，以她的知識，第一眼，便已看出這種顏色不正常，不由驚問道：「羽哥哥，你怎麼了？」

宗鴻羽心中一陣羞慚，忙吸一口氣，強壓着慾念道：「要怎麼治？」

「白鶴仙子」粉頰一紅，吶吶的道：「要，要……」宗鴻羽此時難受無比，見狀不由怒道：「你是怎麼啦？快說啊！」

「白鶴仙子」粉臉一變，一陣委曲，落下兩行清淚來，幽幽的道：「要把蛇寶貼在傷口。」

宗鴻羽深知此女生性倔強無比，如今竟然哭了，頓見剛才自己說的話太過份，忙道；「姑娘，原諒我！」話落一頓，道：「傷口在那裏。」

「白鶴仙子」心中暗嘆一聲，忖道：「好吧！我告訴你吧，誰叫我偏要遇到你這冤家？」轉念間，心意一決，堅定的脫口道：「在我背上。」

宗鴻羽此時心如油煎，俊臉比剛才更紅，他不敢看「白鶴仙子」那美如鮮花般的臉龐，聞言登時如釋重負般的急忙把「白鶴仙子」翻轉身來，滿以為自己只要別看到她那迷人的粉臉與攝魂的眼睛，就可以把慾念打消了，他那裏知道，這並不是由外界引起的呢。

宗鴻羽輕輕把「白鶴仙子」翻轉過來，只見她背上微微鼓起一塊有鷄蛋大小的肉瘤，由於她身着紅衣，是以看不到血跡，心知傷口就在這裏。

宗鴻羽伸手把她衣服劃開一個小洞，目光到處，不由驚了一驚，原來，傷口皆已變成紫黑之色，面積有多大，由於他劃的破縫很小，無法看見。

宗鴻羽拾起短劍，在身上擦乾淨後，輕輕的把傷處切開，只見一股紫黑色，腥臭撲鼻的毒水，源源流了出來。

宗鴻羽急忙把手中蛇寶放在傷口，說也奇怪，那些黑水，竟然全被那冰冷的乳色小球吸去了。

宗鴻羽心中深深鬆了口氣，但，那股奇怪的慾念，卻越來越熾烈，要不是一個根深蒂固的道德觀念，維持着他那點僅存的理智，只怕，他早已控制不住那種先天的本能了。

時間在不知不覺中，緩緩消失着．但是，此時的宗鴻羽，卻覺得每一寸光陰，都長如數十年，他黑白分明的星目中，此時已佈滿了血絲，兩手不停的抖動着，如豆粒大小的汗珠，由他俊臉上，不停的直流下來。

終於「白鶴仙子」發出一聲輕微的哼聲，玉臂開始能活動了，隨着手臂的活動，她開始運氣行功，向外逼毒。

蛇寶，這時已變成了黑色，不大工夫，傷口流出了鮮紅的血液，那黑色的表皮，也恢復了粉紅色。宗鴻羽深深吐了口氣，吃力的道：「你好了嗎？」

「白鶴仙子」看不到宗鴻羽的臉，卻覺得宗鴻羽如同受了重傷，不由驚呼一聲，翻身躍坐起來，宗鴻羽手中的蛇寶，隨即滾入水中。

「白鶴仙子」看到宗鴻羽赤紅如火的俊臉，

與他眼中密佈的血絲，不由驚得嬌聲呼道：「啊，羽哥哥，怎麼？」

宗鴻羽只覺得她此時粉紅色的面頰，有一種迷人的魔力，儘管，他心中浮沉不定的理智在不斷的警告着他，道：「宗鴻羽，你如不能控制自己，不免遇到殺身之禍，就是要毀掉一個純潔的女子，你，豈能這樣做？決不能。」然而，他卻無法控制自己，一步一步的向「白鶴仙子」逼去。

「白鶴仙子」功力已復，她看到宗鴻羽星目發出的野獸般的光芒，本能的把功力提於雙掌之上，驚聲道：「羽哥哥，你，你要做什麼？」

宗鴻羽不語，仍然向前進逼。

石床本就一丈左右，「白鶴仙子」只退了幾步，便已到達邊緣，不由美目煞光一閃，大喝道：「宗鴻羽，你會這麼卑鄙嗎？」聲如雷鳴，震人耳鼓。

宗鴻羽心神一清，腦海中掠過一線靈光，急忙盤膝坐了下來，低頭道：「你的傷已治好，快走吧。」說話之間，他星目突然看到木箱旁邊，一顆紅珠側邊，放着一方三斗見方的黃綾絲絹，上面寫着：「冠蟒紅霧最淫，中者如無異性發洩，必然精枯而亡，老夫不願重寶落入人手，特此告之，如果閣下也有此意，請將紅珠拔出——九幽魔。」

「白鶴仙子」道：「你呢？」

宗鴻羽一聽那迷人的嬌音，全身又是一震，幾乎控制不住，跳了起來，不由大喝道：「快走嘛！」

「白鶴仙子」一震，突然道：「我偏不走！」

宗鴻羽猛然仰起俊臉，求道：「姑娘，為了你自己，我求你快走。」

「白鶴仙子」越看越奇，她似乎明白了什麼，嬌軀不由微微一陣顫抖，痛苦的道：「天下沒有什麼不可醫的毒，你能忍耐一下嗎？」

宗鴻羽道：「你快走吧，我比你明白得多。」

「為什麼一定要趕我？」

宗鴻羽怒道：「快滾。」

「白鶴仙子」一向嬌生慣養，如何能受得了這種喝叱，氣往上一冲，飛身向洞口躍去，回身道：「鶴兒，我們走。」但是，她的美目仍不由自主的望着低頭靜坐的宗鴻羽，儘管，這時那隻白鶴已退出石洞，但她卻捨不得離開。

只見，宗鴻羽拾起身旁短劍，用力把床上木箱砍開，裏面一時露出一件黑色的長大上衣，光芒閃閃。

「白鶴仙子」心中一涼，暗道：「原來你趕我，是怕我分你的寶貝，哼，多小氣！」剛要轉身，突見宗鴻羽沉聲語道：「我宗某就是毒發死在這裏，也不會使你如願以償的。」話落突然仰起俊臉，喃喃祝禱道：「爹娘在天之靈，請原諒孩兒不能替你們報仇了。」話落長嘆一聲，突然一揚手中短劍向頸上抹去。

「白鶴仙子」見狀大驚，嬌呼一聲，道：「羽哥哥，你不能……」身隨聲起，以快得不可思議的速度，飛身撲向宗鴻羽，玉指一彈，「噹！」的一聲，把宗鴻羽手中的短劍擊落石上，也許，是她太過於激動，竟然把宗鴻羽抱了起來。

宗鴻羽先前只是靠着那唯一的一點理智，維持着自己，此時，短劍已被擊落，鼻中又傳入那醉人的少女幽香，那唯一的一點理智，也就隨也煙消雲散，顫聲喊道：「妹妹，妹妹……」雙臂一伸，把「白鶴仙子」整個抱入懷中。

「白鶴仙子」大驚之下，冷喝一聲，道：「住手，宗鴻羽，住手，你聽到沒有。」

宗鴻羽聽是聽到了，但此刻的他，連自己也無法控制，他已失去了理智，變成瘋狂。

「白鶴仙子」冰清玉潔，當下，直駭得心驚膽顫，不知如何是好，口中，仍不停的嬌喝着。然而，事情一點起色也沒有，隨着毒素的發作宗鴻羽的行動，越來越可怕起來了。

突然，一股無明殺機，起自「白鶴仙子」美眸中，右手聚滿了功力，冷森森的，嬌叱道：「宗鴻羽，你再不鬆手，可別怪本姑娘不念故人之情，要殺你了。」聲落玉手已按在宗鴻羽的玉枕穴上。

宗鴻羽此時形如瘋狂，那還顧得生死，「白鶴仙子」粉臉上滾下兩行清淚，喃喃自語道：「冤家，我是那一輩子欠了你的，你毀了我吧！」

一顆紅色的珠子，隨着石床的震動，被碰到石床邊緣，一股冰冷的寒水，卻由珠孔中噴射出

水，形如噴泉，高達丈遠。但是，床上的兩人，却誰也沒有發覺。

宗鴻羽赤紅的俊臉，此時變得蒼白如紙，星目緊閉，要非他胸口尚在起伏着，幾乎與死人一般無二。

「白鶴仙子」開始起身哭泣起來，一方面，固然是爲了自己失去冰清玉潔的身體痛心，另一方面，則覺得自己受了無限委曲。她，現在多麽需要宗鴻羽能溫言安慰啊！然而，宗鴻羽却沒有反應，好似什麽也不知道，甚至，連身子也沒動一動。

「白鶴仙子」哭泣一陣，突然覺得很奇怪，一回頭，不由駭得啊了一聲，翻身坐起，也顧不得整裝，急忙把宗鴻羽抱入懷裏，呼喚道：「羽哥哥，羽哥哥，你！你怎麽了？」

宗鴻羽動了一下眼皮，但却如千鈞之重，竟然睜不開，只吃力的道：「放下我，我……。」

「白鶴仙子」已看出情形不對，他之所以如此，顯然，他身上早已中了毒。

「白鶴仙子」那敢怠慢，當下強自振作精神，把功力運行一週，然後，按在宗鴻羽百滙穴上。

時間在沉默消失着，「白鶴仙子」仍然沒有發現那股噴射出來的寒水，也許，她現在連洞塌下來也不會知道了。

宗鴻羽蒼白的俊臉，漸漸紅潤起來了，最後，終於又恢復了他本來的面色，但，時間却已消失了好幾個時辰。

宗鴻羽一眨眼，不由驚叫了一聲，伸手就要去推「白鶴仙子」。然而，他的手才一舉，腦海中突然好像想到了什麽？頓時又縮了回來，喃喃的自語道：「剛才，剛才我好像做了什麽事？」

突然，宗鴻羽一驚，雙臂一伸，抓住「白鶴仙子」的粉肩道：「姑娘，我剛才做了什麽事？」「白鶴仙子」此時已把功力收回，一抹臉上的汗，道：「你看我現在的形狀，應該知道。」話落粉臉不由一紅。

宗鴻羽這時完全明白了，他木然的望着「白鶴仙子」，恐慌的道：「你永遠也不會原諒我！」

「白鶴仙子」低垂粉頸，羞澀的道：「只要你不遺棄我，我……我願意永遠跟着你。」

宗鴻羽點頭道：「是的，我永遠不會遺棄……啊！不可能。」

「白鶴仙子」聞聲嬌軀突然一變，殺機立現，冷聲道：「爲什麽不可能？」

宗鴻羽淡然的掃了她一眼，嘆道：「你殺了我也好。」

「白鶴仙子」此時百感交集，心中也說不出是悔是恨，聞聲冷冷道：「快說，我要你說出爲什麽不能？」

宗鴻羽緩緩把星目凝注在洞頂，沉重的道：「我的壽命已經不會再超過一個月了。」

「白鶴仙子」驚得輕「啊！」了一聲，半晌，她臉上突然又現出喜色，玉手緊抓着宗鴻羽的手，急促的道：「你不是不愛我？」

宗鴻羽道：「你已是我的……唉！」

「白鶴仙子」臉上愁容全消，急急的問道：「我是你的什麽呀？快說嘛？」聲音嬌柔無比。

宗鴻羽道：「你已是我的妻子了，我怎會不愛你。」

「白鶴仙子」輕嚶一聲，撲進宗鴻羽懷裏，嬌聲細語，道：「哥！我就是要聽你這句話，羽哥哥，我以後一定聽你的話，你不願作什麽，我一定不作什麽，好嗎？」

由她那肯定的語調，宗鴻羽知道她眞的變了，雖然，他還不能完全了解，這是什麽力量使她如此。

宗鴻羽凄然的笑道：「妹妹，我只怕不能長久陪你了。」

「白鶴仙子」笑道：「我叫冷雪雪，這名字，中原道上只有你一個人知道，因爲，你是我的………」

突然一頓，正色道：「我知道有一種藥可以治好你的病，雖然你不願意去向她求，但是，我們可以一起坐着鶴兒去偷。」

宗鴻羽搖頭道：「萬一給她們碰上，怎麽辦？」

「白鶴仙子」美目中殺機一閃，剛一開口，突然芳心一動，暗道：「他不許我殺害無辜，我如說殺掉她們，那他一定會生氣。」心念一轉，連忙道：「我們就求她們嘛，世間那有那麽狠心的人，見死不救？」

宗鴻羽心頭一寬，溫柔的撫着她的玉頰，道：「雪妹，你眞的變了！」

「白鶴仙子」心中暗呼道：「好險！」兩足一伸，突然「啊呀！」一聲，道：「怎麼這麼多水？」

宗鴻羽向地上一看，只見，洞中的水，比先前高了許多，正在源源的向外流着，急忙一抱「白鶴仙子」躍身而起，突然，他們臉上同時一紅，急忙背轉身去，整理好衣服。

宗鴻羽拾起地上短劍，「白鶴仙子」却把水中的蛇寶拾了起來，那蛇寶受水一浸，毒全部散出，又恢復了先前的潔白。

宗鴻羽一拉「白鶴仙子」的玉手，就要出洞，又拾起石床邊上的紅珠，才與宗鴻羽雙雙躍出石洞，石床上，此時只剩下了斑斑的落紅與木箱碎片。

兩人一出石洞，不由同時啊了一聲，停住了脚步。只見，「血面金剛」此時已爬了起來，背及腦後，沾滿水珠，顯然他亦受了洞內流出來的冷水浸醒的。但令人驚異的，却不是水的冷冽能把人浸醒，而是，宗鴻羽一掌擊中此人制命之處，竟然未能把他擊斃。

「血面金剛」背對着兩人，又因爲他內傷甚重，兩人過來，他一點也沒發現，左手仍按在傷處，不停的搓揉着。

「白鶴仙子」冷雪梅抬起粉臉望着宗鴻羽，似在徵求他的意見， 要怎樣處理目下這個局面。

宗鴻羽跨上一步，冷聲道：「閣下命好長啊！」

「血面金剛」聞言嚇了一跳，猛然站起身來，一下轉過身來，由於他身帶重傷，無法控制脚步，踉蹌的退了兩三步，環眼一瞪，冷聲道：「不錯，倒令你小子失望了吧！」

宗鴻羽冷笑道：「閣下有血面金剛之稱，但是，此刻閣下風色却蒼白如紙，大概是受了很重的內傷吧？」

別看「血面金剛」說話粗腔粗調的有幾分渾氣，實際上，此人心思也相當細密，略一忖度形勢，心知想騙宗鴻羽是不可能了，乾脆就直截了當的，道：「不錯，俺內傷確實很重，不過，假使你有此興趣的話，俺倒願意再陪你走上幾招。」話落把按住傷處的手拿了下來， 作備戰之狀。

其實，他自己心裏明白得很，他那一身橫練功夫，現下無法運氣，根本就不管用了，他身上任何一處， 挨上宗鴻羽一掌，都得當場斃命，只是， 豪爽的個性， 使他不願意向人低頭而已。

宗鴻羽冷笑一聲道：「在下生平不打落水狗，此戰免了吧！」一拉「白鶴仙子」冷雪梅，就要出洞而去。

「血面金剛」環眼一翻，橫出兩步，堵住洞口道：「什麼？你罵俺是落水狗，來來來！小子，大爺今天非跟你拼命不可！」

「白鶴仙子」美目一轉，笑道：「你都連站站不穩，怎能跟我羽哥哥打架呢？假使本姑娘看得不錯，只怕你此時內腑氣血已受了阻塞，而不能運轉，恐怕……」話落突然住口，神秘的衝着「血面金剛」一笑，使人難測高深。

「血面金剛」被她這麼一笑，笑得心裏直發毛，因爲他確實內心有鬼，忍不住怒喝道：「妞兒，你笑什麼？」

「白鶴仙子」嫵媚的望着宗鴻羽，嬌聲，道：「羽哥哥，你眞仁慈，原來你已看出他不出半個時辰，血脈便將完全閉塞，而一身武功就此廢去，你眞偉大， 以後我一定要跟你學學。」

宗鴻羽心中一片茫然，暗道：「我什麼時候看出這麼多來？」但却沒有出聲，只望着「白鶴仙子」冷雪梅，笑笑，道：「雪妹，我知道你的用意。」手掌輕輕握了握冷雪梅的玉手。

「白鶴仙子」冷雪梅心中一甜，嬌笑道：「羽哥哥，我身上有一種療傷聖藥，你看要不要給他服用？」

本來，「血面金剛」一聽心中唯一擔心的已被「白鶴仙子」冷雪梅看了出了，驚得滿臉冒汗，此時一聽有藥可醫，雙眼登時瞪得老大，脚下也不由自主的跨上了一步。

宗鴻羽心地善良，心中暗忖道：「我與此人無怨無仇，爲了療傷而奪人家守了多年的東西，已屬不該，竟然還把人家傷在掌下，如今，既然沒死，當然應該救他。」念轉只不過是眨眼間的事，當下脫口道：「雪妹，給他吧！」

「白鶴仙子」冷雪梅粉臉一整，道：「不過，他需要答應我一個條件！」

「血面金剛」環眼一瞪，道：「什麼條件？」

宗鴻羽與白鶴仙子一出山洞，見洞下瑤池玉女等三組人物被十二毒筆逼得潰不成軍。

「白鶴仙子」冷雪梅一指宗鴻羽道：「永遠跟隨我羽哥哥。」

「血面金剛」一怔，道：「做他的隨從？」言下甚是震怒。

「白鶴仙子」冷雪梅淡然的道：「說得更明白點，作他的侍僕。」

「血面金剛」蒼白的臉上，血光突然一閃，大笑道：「哈哈……丫頭，你是誰，敢向俺提這個條件？哈哈……你免了吧！」

「白鶴仙子」冷雪梅秀眉一揚，冷冷的道；「本姑娘人稱白鶴仙子，怎麼，不配嗎？」

「血面金剛」不由自主的退了兩步，脫口道：「什麼？你就是應言而來的南海白鶴仙子？」話落突然低頭沉思起來。

宗鴻羽低聲道：「雪妹，給了他吧！」

「白鶴仙子」小嘴一嘟道：「不，偏不！」

宗鴻羽劍眉一揚，道：「你剛剛還說過要聽我的話，怎麼現在又不聽了？」

「白鶴仙子」幽幽的道：「我仇人那麼多，我不去找他們，他們也不會放過我的，是以，我怕在我跟他們打鬥時，你突然病發，那時，我照顧不了你，萬一……」語聲嬌柔中，充滿了愁意，一片柔情令人心動。

宗鴻羽沉重的嘆了口氣，道：「雪妹，生死由命，富貴在天，聽我的話，給他吧！」

「白鶴仙子」愁苦地道：「羽哥哥，目下外面高手如雲，我求求你！」

宗鴻羽劍眉一揚，沉聲道：「假使看得起我，就快給他。」

「白鶴仙子」抬眼觸及宗鴻羽那冷電般的目光，心中一陣委屈，不由落下淚來，伸手入懷，摸出三粒龍眼大小的藥丸，緩步走到「血面金剛」面前，遞上一粒道：「你拿去吧！」

「血面金剛」伸手接過，環眼一掃，突然砰的一聲，跪拜在地，雙手把藥丸高舉過頂，道；「仙子請你收回吧，我血面金剛乃是一介武夫，怎敢受此厚恩。」

「白鶴仙子」這時已走回宗鴻羽身側，開言轉頭，冷淡的道：「你知道本姑娘的個性，此珠之所以送你，並不是爲了你，而是……」話落幽幽的掃了宗鴻羽一眼。

宗鴻羽心中甚是不忍，輕舒猿臂，把「白鶴仙子」摟入懷中，柔聲，道：「雪妹，那藥一定很寶貴，你生氣嗎？」

「白鶴仙子」溫柔的把粉頰貼在宗鴻羽臉上，嬌聲道：「你叫我做什麽，我都作，我只聽我心裏喜歡的人的話。」

「血面金剛」見「白鶴仙子」不睬他，突然開聲道：「假使姑娘認爲我血面金剛够資格維護這位公子的話，我就把這藥服下去。」

「白鶴仙子」聞言大喜，道：「我要是認爲你沒有資格，也不會向你要條件了。」

「血面金剛」鄭重的道：「這條件姑娘一點也沒佔便宜，假使俺血面金剛所聽非假的話，令師她老人家，一生之中，走遍深山大川，歷盡萬險，九死一生也只得過三粒『赤龍珠』，你如此平白的送俺一粒，却要了這麽一個小條件。」

宗鴻羽一驚，脫口道：「什麽？赤龍珠？」

「白鶴仙子」小嘴一嘟，嗔道：「剛才好像要吃人似的，現在又驚叫起來了，眞是的。」白了宗鴻羽一眼，抬頭，道：「你服下吧！」

宗鴻羽急道：「在下不要什麽侍從！」

「羽哥哥，你……」

「血面金剛」點頭道：「是的，俺的功力還不如你，你自然沒收俺的必要。」

宗鴻羽正色的道：「閣下不可誤會，在下之所以如此說，乃是指的人無尊卑主僕，既然你我同是武林一脈，就不該有主僕之分。」

「血面金剛」突然抬起環眼，注定宗鴻羽道：「你此言當眞嗎？」

宗鴻羽臉色一寒，道：「在下生平未說過謊言。」

「血面金剛」大笑一聲，道：「那我血面金剛有選擇的自由了？」話落一揚手，把「赤龍珠」投入口中，雙腿一盤，閉目行起功來。

「白鶴仙子」緊偎在宗鴻羽懷裏，直到現在，她才算鬆了一口氣。

宗鴻羽輕輕一摟她的纖腰，柔聲，道：「雪妹，我們出去看看！」

「白鶴仙子」輕聲，道：「看什麽呀？」

「看看他們的動靜！」

「是誰？是不是那令主？」

宗鴻羽道：「也許她們已攻擊了。」

「白鶴仙子」道：「嗯，她很美呢！」宗鴻羽一怔，道：「誰？」

「瑤池玉女啊？」

宗鴻羽心中恍然大悟，低叱道：「別胡道。」

兩人舉步向洞口走去，白鶴仙子却懶散不前。「宗鴻羽一回頭，見「白鶴仙子」冷雪梅已落後了一丈多遠，心知她不願幫她們，不由惡厭道：「你再不快走，等下牆上爬出金蜈蚣來，看誰管你。」

白鶴仙子」一生天不怕地不怕，就吃過金蜈蚣這次大虧，聞言嚇得打了個寒噤，嬌呼一聲，道：「羽哥哥，等等人家嘛！」蓮足一頓，飄身向宗鴻羽懷裏撲來，好像那金蜈蚣就跟在她身後似的。

她蓮足一着地，突然「啊！」了一聲，叫道：「啊呀！痛死了！」聲落脚一軟，幾乎跪倒地上。

宗鴻羽伸手急忙拉着，道：「怎麽了？那裏痛？」

白鶴仙子」冷雪梅粉頰一紅，嬌嗔道：「你自己做的事還問人家？」

「我？我做的？」

「白鶴仙子」嬌嗔道：「快走了，看看你那美麗的令主能主是不是被圍了！」

宗鴻羽心中暗道：「你不把話說清楚，叫我怎麽猜呢？」

兩人才走出洞口，突聽底下傳來兩聲慘號，低頭一看。不由驚得目瞪口呆，半晌說不出話來。

「白鶴仙子」冷雪梅見狀心中暗自高興，忖道：「這下看你們再怎麽兇！」

只見，下面綠色的草地上，這時已被洞中流出來的寒水，浸了有一寸多高，地下躺着不下十幾具屍首，看不出一點傷痕，因爲，地上一點血跡也沒有，而那些躺在地上的人，却一個個全都氣絕了。

宗鴻羽喃喃自語道：「有白鳳會的，也有瑤池令下的，其餘的，大概是跟那老賊來的，唉，可憐！」突然，他又驚道：「怎麽？僅只這十二個小孩子就把他們逼得走頭無路了」

只見谷底對面，這時中間形站着十二個眉淸目秀的紅衣小孩子，他們，每人頭上都盤着一條靑色的小蛇，一動不動，像是雕刻的，衣袖、身上，也有許多奇奇怪怪的毒虫，但都像雕刻出來的，因爲，牠們都不會動。

這邊，「瑤池玉女」，「白鳳會總舵主」，與「五嶽神君」分成三個團體，正在不停的對付海陸空三路進攻的許多毒虫。

宗鴻羽越看越心驚，這才知道，這綠色的小谷地中，原來佈滿了毒物，而那十二個紅衣童子，顯然是驅蟲之人了。

突然，宗鴻羽臂子上一癢，不由一回頭，只見「白鶴仙子」冷雪梅正在那裏呵氣，不由輕叱道：「雪妹，頑皮！」

「白鶴仙子」嬌笑道：「他們在那裏忙的不亦樂乎，你替人家擔的甚麼心嘛！」

宗鴻羽星目寒光一閃，道：「甚麼話？死了這麼多人了，你還開玩笑？」

「白鶴仙子」不敢再唱反調，因爲，宗鴻羽已有些生氣了，連忙道：「人家跟你說着玩的，你又認眞了。」

宗鴻羽急得頓足道：「事情已急在眉睫了，你倒是快想想辦法呀！」

「白鶴仙子」心中對「瑤池玉女」與「白鳳會總舵主」雖然有些不滿，但衝着她的「羽哥哥」，却不能不想想辦法，當下問道：「你看大局誰在控制。」

宗鴻羽道：「當然是那十二個紅衣小孩子。」

「白鶴仙子」道：「不錯，正是他們，要解此危局，必須先將他們除去。」

宗鴻羽劍眉一皺道：「只怕沒有這麼簡單吧？『瑤池玉女』『白鳳會總舵主』都不是普通人，當然也看得出，爲甚麼她們不衝過去呢？」

「白鶴仙子」道：「不是普通人，是甚甚呢？」

宗鴻羽用力一握她的玉手，道：「你又頑皮了，眞是的。」

「白鶴仙子」似是得了一種保障，當下不敢再頑皮，正色道：「要知道，問題就是衝不過去，你別小看這小小一片谷地，我相信那西藏術宗之主，在這裏已花了只怕不下五六年的時間，這谷中，幾乎採集了天下各種奇毒之物，紂王當年有個萬蠆池，意思是說有一萬種毒物在池中，而此谷，她也命名爲萬蠆谷，裏面的毒物之多，可想而知。」話落一頓，見宗鴻羽凝神聽着，心中甚是高興，繼續道：「她們之所以現在才來，顯然曾經考慮過很久，但她們不該大意帶屬下弟子來，不然，憑她二人的功力，不必分心掛慮別人，雖然那十二個童子，滿身是毒，只怕不被殺死，也困不住她倆的。」

宗鴻羽越聽越驚，脫口道：「甚麼？你說那十二個童子身上到處有毒？」

「白鶴仙子」道：「難道你看不出來？」

「你是說他們身上那些一動不動的東西都是活的？」

白鶴仙子」笑：「當然囉！不然又怎稱得起是十二毒童呢？他們不但頭上、眉上、身上都佈滿毒物，只怕，連他們口裏也含着毒物，所以，這種人，你就是近身殺了他，一個不小心，就得與他同歸於盡。」

宗鴻羽凝目向十二童子的眉毛上一望，果然，那兩道眉上，也佈着如螞蟻去小的紅虫，不由驚道：「雪妹，我們怎麼除他們呢？」

「白鶴仙子」道：「羽哥哥，你要冒險？」

「總不能見死不救啊！」

「只怕是爲了她倆吧！」

宗鴻羽正色道「不許胡鬧。」

「白鶴仙子」一伸香舌，道：「最好能設法到他們後面去下手，但是，怎麼過去呢？」突然，一個粗重的聲音道：「俺倒知道有一條通路。」

兩人全神貫注谷底，竟沒有發覺背後已來了人，聞言同時一怔，雙雙轉過身來，只見「血面金剛」雙臂低垂，恭謹的站在兩人身後。

他臉上蒼白之色已去，取而代之的是一片功力增加了不少。

「白鶴仙子」冷雪梅心中一動，問道：「怎麼過去？」

「血面金剛」向洞內一指，道：「這裏面有通路。」

宗鴻羽心中一動，道：「西藏派來的人怎會沒有發現呢？」

「血面金剛」笑道：「他們可能沒有想到這巨石之後還有一個大洞？」

「白鶴仙子」一揚手中那件黑衣，道：「這件上衣太大了，我羽哥哥不能穿，我看你穿倒差

不多，你就拿去吧。」話落伸手把那件短劍都無法傷害的黑衣遞了過去。

「血面金剛」當初來此洞的目的，雖說是奪取蛇寶，其實，最主要的還是這件衣服，因爲，他身上有兩處致命地方，必須這東西來保護，對敵時才能全力以赴啊！

是以，「血面金剛」一見那衣服，不由面色爲之大變，脫口道：「仙子一定知道此衣的功用！」

「白鶴仙子」點頭道：「不錯，否則我也不會送給你了。」

「血面金剛」又道：「仙子可知道此衣可以伸縮？」

「白鶴仙子」冷雪梅聞言一怔，美目不由自主的投向宗鴻羽，顯然，她心中第一個想到的人，就是他。

宗鴻羽淡淡的一笑道：「穿不穿此衣，對我沒有什麽大的差別，但對你兄台來說，功力却有增一倍與減一倍之差，論功效，還是你穿着好。」

「白鶴仙子」心中暗嘆道：「你就是會替別人想。」轉念間，伸手把黑衣遞了過去。

「血面金剛」接過黑衣，面色突然一整，沉重的道：「好吧！我收下了，交人交心，我血面金剛生平不相信任何人，除了兩位以外，當今之世，將無任何人再能指揮我，咱們走吧！」未等兩人回話，轉身入洞而去。

「白鶴仙子」拉着宗鴻羽的手嬌笑道：「羽哥哥，你已經感動他了，此人生性直爽，只怕一輩子也不會離開你了。」

宗鴻羽輕叱道：「都是你這丫頭多事。」

「白鶴仙子」心中高興，嬌笑一聲，道：「狗咬呂洞賓，不識好人心，還罵人家丫頭呢」話落嬌身一扭，轉身向「血面金剛」追去。

兩人先前打門，石室，只見「血面金剛」在右側石牆上弄開一個洞來，他見兩人一到，立刻笑道：「這個洞，是我當初找冠蟒居住的地方時無意中發現的，裏面岔道很多，我走了半天才走到對面，沿途都有記號，現在走，大概用不了多少時間了。」話落一矮身子，鑽了進去。

宗鴻羽與「白鶴仙子」隨後跟進，只覺洞道高有八尺，寬僅四尺，「血面金剛」走起來，已相當不便。

洞內果然岔道縱橫，好在「血面金剛」早先已做好了記號，是以，走起來並不十分吃力。不大工夫，三人已到達對面石壁上，「血面金剛」向洞口垂藤一指，道：「我們在現已在他們後面了。」宗鴻羽舉步走出洞口，撥開垂藤向下一看，不由爲之一驚。

先前，「瑤池令主」等人在他脚下，不敢探身向外看，此時對面而望，只見他們頭上，各種毒蜂與飛蜈縱橫，水中更有許多怪蛇翻騰，而背面牆上，有許多金光閃閃與紫黑色大蝎子，狀至怕人。那三批被困的人，這時只好每批分成三組，有的負責上空，有的照顧地下，有的注意水中，但仍不時有許多人中毒身亡。

宗鴻羽見狀驚道：「這樣下去，只怕她們的人要死光了。」

「白鶴仙子」道：「十二毒童還沒有發令攻擊呢？」

「還沒有發令攻擊？」

「白鶴仙子」道：「你沒看到那十二個童子動都沒動？」

宗鴻羽急道：「萬一他們一發令豈不是完了？」

「白鶴仙子」道：「那兩個美人兒完了嗎？」

宗鴻羽劍眉一皺，道：「你又要頑皮？，別胡鬧，快想想辦法。」

「白鶴仙子」探手入懷，摸出一個銀盒，順手打開，只見裏面放着許多細如牛毛的銀針，針尾有一片小如蠅翅的薄膜，不知做何用途。

她望了宗鴻羽一眼，道：「羽哥哥，我可並不是頑皮，如依我的本意，『瑤池玉女』與『白鳳會總舵主』能死了最好，因爲，那樣我三個強敵中將死去兩個。」

宗鴻羽聞言驚道：「你是說你不管了？」

「白鶴仙子」嘆了口氣，道：「爲了你，我死了也願意。」語氣低乎有些傷感。

宗鴻羽輕輕拉着她的玉手，道：「雪妹，你救了她們，她們也許不會傷害你的。」

「白鶴仙子」笑了笑道：「她們我倒不怕，怕的是……唉！」

宗鴻羽奇道：「她們你不怕，那怕的是誰呢？」

「白鶴仙子」淒然一笑道：「我背叛了一個人！」

「背叛了誰？」

就在這時，突聽十二個童子中，右側一人，發出一聲刺耳怪嘯，嘯聲一起，谷中羣毒，紛紛如同着魔一般，瘋狂的向三批人攻去。登時，連聲慘號過處，谷中已躺下了七八個人。

「白鶴仙子」望了焦急的宗鴻羽一眼，突然拈起一枚銀針，抖手向那發聲的童子打去，針帶帶起一道銀線，但方位卻似乎比那童子高出五六尺。

宗鴻羽目注銀針，忖道：「怎麼差這麼多！」那知，他念頭才落，那銀針突然一轉，竟以反方向倒射回來，那方位，恰好是那童子的印堂要穴。

那號童，眼見羣衆個手忙腳亂，那會有還擊之力，是以，防備之心，早已消失，等他發覺，已經太遲，只聽「噗！」的一聲悶響，那童子慘號聲中，仰天翻倒地上，只見，他口鼻之中，如炸彈般的爆出無數毒蟲，那範圍，足有一丈方圓。

宗鴻羽見狀爲之咋舌，心說：「如果近身跟他們打鬥，就是打死了他，只怕自身也要難保。」

發令毒童一死，羣毒攻勢立滅，其他十一個童子卻莫名其妙，因爲，他們誰也沒有看到羣雄中有誰出過手。

這時，一直沉默的「血面金剛」突然道：「可不可以用火來燒這些東西？」宗鴻羽道：「谷底都是水，怎麼燒呢？」

「血面金剛」道「俺倒知道一個地方有油。」

「白鶴仙子」美目中神光一閃，道：「羽哥哥，你不是要救那兩個美人嗎？這下有辦法了，」

宗鴻羽一聽可以救人了，也不管她說些什麼，急問道：「什麼辦法？」

「白鶴仙子」道：「現在需要爭取時間，凡是虫類都怕油，兄台，你拿油到那邊洞口，把油順水倒上，先把牆上毒蟲驅散，然後羽哥哥再叫她們上洞去，等他們都上去後，谷底大概已佈滿了油，那時一把火，就可以付之一炬了，只不知有沒有那麼多油？」

「血面金剛」轉身道：「有，多的是！」話落人已奔了出去。宗鴻羽深深吐了口氣。

「白鶴仙子」卻道：「你先別得意，西藏宗主只怕沒有那麼容易鬥，她們上洞，只怕還得犧牲很多人呢！」

宗鴻羽一怔，道：「你是說她會出來阻攔？」

「白鶴仙子」又拈起三枚銀針，正色道：「谷中諸人的動態，只怕全在她眼底，她之所以不現身，乃是因爲十二毒童已把她們困住了之故，不信，我再殺三個，她一定現身。」

宗鴻羽伸手阻住道：「別殺，你一殺她們就走了。」

「爲那兩個美人兒是嗎？」

「你又胡鬧了。」

這時，對面崖壁上的金蜈蚣，突然紛紛離開，向四周奔逃，原是「血面金剛」已把油倒下來了。

十一個毒童，一見金蜈蚣等毒蟲，離開了石壁，心中不由大急，中間三人，突然又仰天發出了怪聲。

「白鶴仙子」望了宗鴻羽一眼，道：「你快叫她們上去，這三個童子一死，西藏宗主必然現身，那時情況可能就要大變了。」話落抖手打出三枚銀針。只聽三人慘號過處，一片毒虫四散紛飛中，三個童子已翻身栽倒地上。

宗鴻羽急忙傳音道：「令主快上洞去。」

「瑤池玉女」一聽那熟悉的聲音，嬌軀登時一震，一雙美目，不停的向四周掃射，那本已消沉的意志，突然又恢復了起來。

宗鴻羽只道她不知從那兒上，急忙又道：「由你背後上去，約有二十丈，那塊大石之後，便是一個深洞，快！」

「瑤池玉女」仍是猶豫不決。

「白鶴仙子」嬌笑道。「羽哥哥，她在找你呀！」

宗鴻羽道：「別胡說。」

這時，兩人脚下山洞中突然傳出三聲厲嘯，剩下的八個毒童，一聞嘯聲，突然都反身入洞內。

「白鶴仙」急道：「羽哥哥，你快說一上洞中，就可以見到你了，她馬上會上去的。」

宗鴻羽點頭，傳音道：「在下石洞中接應令主。」此話果然生效，「瑤池玉女」美靨上喜色立生，急忙指揮手下，向洞中躍去。

她所帶來的人，除了「神鼻龍女」不會武功外，個個都是高手，「瑤池玉女」一聲令下，不大工夫，便已飛上三個人。

這時，宗鴻羽脚下石洞中，突然傳來八個童

子的怪叫聲，那成千成萬的毒蟲，更如痴狂般的向羣豪撲去，不大工夫，便又倒下了十幾個人。

這時，「血面金剛」倒下的油，已鋪滿了半個谷，那些水中的毒物，除了會滑水的以外，全都被逼了開去。

「白鶴仙子」抓起七八根銀針，略一忖度方位，轉臉對宗鴻羽道：「我這把銀針一下去，西藏宗主必然馬上會知道我是誰，羽哥哥，你那玉女現在已上去了，快叫舵主也上去吧！」

宗鴻羽抬眼一看，果見「瑤池玉女」已躍上石洞，連忙傳音舵主道：「舵主！快沿着瑤池令中的人走的方向上洞去！」

「白鳳會總舵主」聞言與「瑤池玉女」的反應完全一樣，宗鴻羽已有了一次經驗，見狀忙照先前的話，說道：「在下在上面洞中接應你。」

「白鳳會總舵主」聞言連忙指揮會衆，向那邊奔去。

「白鶴仙子」猛然一抖手，一片銀光，閃電向前射去，那些銀針在空中一閃，突然回鋒沒入岩中。接着，傳來兩聲慘號。

「白鶴仙子」搖搖頭，自語道：「划不來。」

宗鴻羽奇道：「你看不見人，已傷了她兩個，怎麼還說划不來呢？」

「白鶴仙子」道：「現在，馬上她就知道我是誰了。」

宗鴻羽輕哦一聲，抬眼只見「五嶽神君」正在催促手下的人登岸，自已卻不先上，不由冷哼道：「你倒會做作。」

「白鶴仙子」問道：「你說誰？」

宗鴻羽一指「五嶽神君」。

「白鶴仙子」點頭道：「假使是我，我也會這麼做，反正上面有人保駕，自身只要注意別被毒物咬到就行了，這種人情，誰不會做。」

宗鴻羽緩緩把手中短劍倒過來，手抓劍刃，就要出手。

「白鶴仙子」一把拉住他道：「你這人是怎麼啦，剛才我還說上面有人保駕，你這一出手，怎能打到他呢，白白丟了一柄寶劍利器，豈不可惜。」

就在這時，底下洞中，突然傳來一聲蕩媚的笑聲，道：「仙子既已駕到，何不出來一見呢？」

「白鶴仙子」閉口不言。那聲音又道：「仙子如果再不現身，可莫怪小妹出手殺這最後一批人了。」

「白鶴仙子」仍然不語。那聲音嬌笑一聲，道「那小妹得罪了。」話落突然叫道：「喂，那幾位兄弟，過來啊！上去幹什麼？」說也奇怪，那些人竟然眞的停了下來，只有「五嶽神君」還能自制，舉手拍打攤來的毒物。那些人一停手，立刻就倒下了七八個。

宗鴻羽見狀大急，道：「雪妹，怎麼辦？」

一抬眼，突見「白鶴仙子」美目中充滿奇光，大叫一聲，道：「生死無門，唯爾自找，此時還迷糊嗎？」聲音不大，但卻有震醒人類神思的功用。

「五嶽神君」一聽那聲音，再也顧不得別人，飛身一躍，落上洞口，其他人，也都紛紛向洞口飛去。底下洞中傳來一聲嬌笑道：「仙子，你們已全在我掌握之中，咱們等下見。」

「白鶴仙子」美目一轉，突然雄道：「快放火！」

「他們那些還沒上去的怎麼辦？」

「白鶴仙子」未答話，伸手入懷，摸出火摺。迎風幌燃，向谷底投下，油一觸火，登時噗的一聲，着了起來。

就在這時，谷底四處突然大水如注貫入，眼看那火、水、毒物一直上升着，直撲洞口而來。

谷底大火剛着不久，崖頂上，四處突然響起「嗚嗚」如泣的笛聲，數不清的毒蛇、蜈蚣之類的爬行毒蟲，由崖邊雨水般的直流下來。

谷中火勢，隨着水漲，仍不停的上升着，灼熱的空氣，燙人肌膚，令人呼吸都覺得困難。但是，事情卻很奇怪，那些性本怕火的蟲蛇，此時狀似都沒了神經組織，竟然視大火如無睹，仍然不停的向上爬來。

宗鴻羽見狀心中暗叫，道：「雪妹，咱們只有頭上一條出路了。」

「白鶴仙子」冷雪梅，心中雖然也着急，臉上卻沒表示出來，淡淡一笑道：「那是一條死路。」

宗鴻羽道：「區區蟲蛇那裏困得住我們，現在水火上升這麼快，如不早走，可準要被燒死在這裏了。」

「白鶴仙子」冷雪梅道：「羽哥哥眞傻，這

正是那宗主的疑兵之計，她的目的就是要使我們相信她要用這些毒蛇之類的東西來困我們，而其真正的埋伏，却藏而不露，等我們上崖之後，才一舉將我們葬入火海中。」話落揚起一掌，拍飛一些快爬上來的毒蟲。

宗鴻材不服的道：「難道她事先就知道我們會引火了」

「白鶴仙子」道：「原先她雖然沒有料到我們會放火，但她自己却早有了我們放火的安排，不然，這古洞中那來的油呢？」

宗鴻材不信的道：「她自己捨得把多年採集的毒物一起消滅？」話落又拍出一掌，把近身的三條大蛇，拍落火中。

「白鶴仙子」笑道：「傻哥哥，她採這些毒物的目的，就是爲了要對抗我們三人的嘛，如今我們三人全部入了她的圈套，把這些毒物燒死又何足惜。」

此女聰明靈秀，說來頭頭是道，使人無法反駁，然而，宗鴻材却仍有些難以置信，脫口道：「我認爲向上衝就是九死一生，也比呆在這裏等死的好。」

「白鶴仙子」不答話，對身邊白鶴一揮手，道：「鶴兒，去吧！」

「白鶴」雙翅一伸，仰天發出一聲長唳，振翅騰空而起，剎那間已冲上雲霄，但却盤旋不去。

宗鴻材見狀道：「你看，上面如有埋伏！牠怎麼飛得了。」

「白鶴仙子」不答話，向對面一指，道：「你看那邊。」

這時，那邊群雄也都個個看了急，他們一見白鶴毫無阻礙的直上雲霄，正有與宗鴻材同樣的想法，就在白鶴飛出不久，已有三條人影，由洞中射了出來，直向崖頂飛撲上去。

這三個人的武功，倒也相當了得，只見他們一面用拂塵拂開壁上的毒物落足，一面却嚴陣以待，防備攻擊。眨眼之間，三人已同時接近了崖頂邊緣，眼看再一個起落，就可以飛上崖頭了，那知，三人突然同時慘號一聲，反身跌落火海中去來。

宗鴻材見狀大驚道：「我們現在唯一的生路，只有往洞內退了！」

「白鶴仙子」冷雪梅點頭道：「現在只有碰碰運氣了，我相信這座洞，已全在西藏宗主控制之下，但除此之外，却無其他路可走了。」話落伸手拉住宗鴻材往洞內退去。

這邊兩人一進洞，面對「瑤池玉女」等人，也都相繼退入洞中，顯然他們與「白鶴仙子」冷雪梅同樣的看法。

兩人才進洞沒走多遠，身後突然響起轟然一聲大響，那洞口已被一塊巨石封閉了，洞內一個妖媚的聲音，笑道：「仙子，你這次可判斷錯了。」

「白鶴仙子」心頭一緊，突然想到此時自己可能已在敵手監視之下了，不可動聲色，只冷漠的笑道：「小妹如果一走，豈不是失去了一會宗主的機會了嗎？」那聲音笑道：「那小妹倒是看錯眼了。」

「白鶴仙子」冷笑道：「好說，宗主可願與小妹一會？」那聲音笑道：「只怕你現在體力未復，小妹會你不是佔了便宜了嗎？」

「白鶴仙子」冷雪梅笑道：「小妹相信進入這山腹洞中之初，已在宗主視線之下，宗主當然知道小妹根本未曾與人交過手。」那嬌媚的聲音，突然蕩笑道：「但那冠蛇古洞中，仙子可花了不少力氣來應付那人生第一次的樂事啊！」聲落更「格格」的浪笑出聲。

「白鶴仙子」與宗鴻材聞言，不由同時臉上發熱，雖然，那件是因爲宗鴻材身中冠蟒之毒，而無法控制自己，但這種夫妻間的事，被第三者看見，總是不好意思的。其實，他們這時只想到了羞澀方面，而未能平心靜氣的分析一下局勢。

西藏宗主心中最顧忌的就是這三個女子，那時她如果真的在場看到，不順吹灰之力，就可以把「白鶴仙子」與宗鴻材置於死地，她那會有那麼慈悲的心腸，白白把良機喪失呢？至於，她之所以會知道這件事，可想而知，她是事後看見了石床上情形，而聯想到的，而她所以如此說話來，當然爲的是激怒「白鶴仙子」，使她失去思考力。

「白鶴仙子」冷雪梅果然上當，冷聲嬌喝道：「宗主，你我打開天窗說亮話，你既然知道這麼清楚，當然該知道如何把握這良機。」

「白鶴仙子」話聲才落，突聽那人道：「仙子真是快人快語。」聲落突聽「轟然」一聲大震，對面石壁，突然裂開一個一丈多寬的洞口。在洞

口，站着一個妖冶無比，年紀看來只有二十七八的妖媚女子，只見她，頭上烏雲高堆成宮髻，彎彎柳眉如畫，桃花眼閃閃生光，隆鼻直挺，小嘴如櫻，配上那張鵝蛋臉兒，雖然沒有「白鶴仙子」等三女美，但却另有一種消魂的媚力。

尤其令人難以消受的，是她那身裝束，一襲薄如蟬翼的長紗，籠住那婀娜胴體，令人不敢舉視。

這時，她正一手搭在洞壁上，擺出一個迷人的姿勢來。宗鴻羽一見她這身裝束，俊臉不由爲之一紅，「白鶴仙子」却早已氣炸了肺，嬌叱人一聲道：「小妹看劍了。」飛身向西藏宗主撲去。

西藏宗主嬌笑一聲，搭在牆上的手，突然向下一按，只聽「轟然！」一聲火響，「白鶴仙子」面前，突然阻上了一道石牆。

「轟！」的一聲，「白鶴仙子」冷雪梅嬌怒中擊出一掌，擊在前面石牆上，直擊得石屑飛散，但那牆却沒有一點空洞的聲音，其厚可想而知。

「白鶴仙子」見狀頭腦一淸，霍然轉身，不由驚得嬌呼出聲，敢情，她與宗鴻羽已被一道石牆分開了。

「白鶴仙子」連喊了數聲「羽哥哥」但却沒有回音，再一擊那石壁，不由絕望的停下手來，但她靈敏的心思，却未停止。那邊宗鴻羽也同樣的喊着「雪妹妹」，也同樣的全力震那石牆，但其結果，却與「白鶴仙子」相同。

宗鴻羽無法把前面阻礙除去，只得用辦法，但是，他走遍了這丈餘見方的石室，却找不出一點出路來。

正當此時，後面一陣「軋軋」之聲傳來，宗鴻羽本能的一回頭，只見，背後一道青石壁慢慢裂了開來，由那漸漸擴大的石縫之中，宗鴻羽看到有一個、兩個……人，靜靜的坐在石櫈上，心中方自一動，忖道：「只要有人，不管是敵是友，總比沒有好得多。」心念方罷，突然，「轟的！」一聲火響，那慢慢移動的石壁，霍然裂了開來，室內的一切景物，全都呈現在宗鴻羽面前。

宗鴻羽目光一掠，不由毛骨悚然，駭然的退了兩步，喃喃自語道：「好慘！」

只見，空蕩蕩的一間大石室內，左右橫擺着一方兩尺見方的石櫈，石櫈上並肩坐着六個勁裝漢子，每人兩腿垂在石下，頸上一片血跡，染紅了雙肩衣服，每人垂放於腿上雙手中，却托着自已的頭顱，每張臉上，肌肉扭曲未平，瞪眼裂嘴，狀至猙獰，顯然是剛死不久。

宗鴻羽看得血脈賁漲，切齒道：「他們與你何仇何恨，竟採用這麼毒辣的手段，我宗鴻羽不見到則已，今日既然被我看見，哼！」話落舉步昂首向室內走去。才一跨進石室，背後「轟然！」一聲，那石門又閉了起來，顯示暗中有人操縱着。

宗鴻羽沒有回頭，逕自走到那些屍首之前，方想起把每人的頭顱安回他們的頸項，身後一個冷冷的聲音，道：「宗鴻羽，我們宗主要見你。」宗鴻羽聞言霍然轉身，只見面前並肩站着三個黃巾蒙面怪人。

宗鴻羽見過許多密宗的蒙面人，但却沒有見過黃巾蒙面的，心知他們的武功，可能還在其他人之上。

宗鴻羽冷笑一聲，道：「這些人是你們殺的嗎？」背後有人接話，道：「不錯，等一下你還可以看到更多。」

宗鴻羽再度轉身，只見身前又多了三個同樣的蒙面人，他們顯然是在宗鴻羽轉身時現身的，但宗鴻羽却一無所覺。

宗鴻羽冷冷一笑道：「各位來的很神秘，也來的正是時候。」六人沒有想到宗鴻羽會如此鎭靜，他們原先開動機關，從地下冒上來，本想令宗鴻羽心中產生一股莫測高深的恐懼感，削弱他一部份功力，以便等下動手時，可以生擒他，那知竟如此使他們失望。

中間一人問道：「怎麼恰是時候？」「在那人說話之際，宗鴻羽心中閃電忖道：「他們六人貼壁而立，顯然是包圍的形態，我必須把他們擠到一邊去，以免前後受敵。」心念電轉間，早已暗中把功力集於雙掌。那人話聲才落，宗鴻羽突然一聲道：「償命啊！」一招「血流標桿」已拍向面前三人。

這些人果然武功高出過去宗鴻羽所遇的任何一批蒙面人，宗鴻羽掌才一揚，不但前面人閃電向兩側散開迎擊，同時，後面三人，也同時向兩側散了開來。

六道奇强無比勁力，分六個不同的方向，向宗鴻羽全身各處麻穴、昏穴拍來，顯然是眞的想生擒宗鴻羽了。

宗鴻羽沒料到他們應變會如此快，那敢貪攻

躁進，掌出一半，竟然收招，改拍出一招「八方風雨」向四週反迎而去。

「砰砰……」六聲六響過處，四週的氣流，激得塵落如雨，六具屍首手中所抱的頭顱，也紛紛滾落地上。宗鴻見狀心中一動，突然大喝一聲，道：「再接在下一招。」招化「屍山血海」，反身向身後三人拍去。

由剛才一招，他們已知宗鴻羽功力非同小可，見招紛紛評身，仍與先前一樣，出手拍打宗鴻羽麻、昏等穴。後面三人也同樣的出手。

宗鴻羽急忙收招，改用「落花飄零」自保，右腳卻在轉身之際，踏在一個頭顱之前，等待機會。

六人只道宗鴻羽再攻一招，仍發覺無法攻到他們，是以不得不回守，心中忖道：「這次非給他點苦頭吃不可。」掌下同時加勁，掌風比剛才更加了一倍有餘。

宗鴻羽見他們勁已吐出，突然招式一收，一式鐵板橋，仰身倒下，背部離地只有半寸之高。六人拍出的掌風，由他胸前擦過，撞在一起，由於他們功力都在伯仲之間，三打三，正是勢均力敵之勢。「轟然！」一聲大震，六人各自被震退了兩步，一時全都為之一楞，敢情他們沒想到宗鴻羽會突然中途撤招。

就在六人一楞之際，宗鴻羽猛然起身，飛起一腳，踢出腳邊人頭，直射對面三人中間的一個。那人一抬眼，突見一個黑忽忽的東西已到胸前，還沒明瞭怎麼回事，突然「碎！」的一聲，接着傳來那人「哇！」的一聲慘叫，仰天跌倒地上，七孔流血而亡。

宗鴻羽一招得手，那還怠慢，雙足連環踢出另五顆人頭，打向兩側兩人，人也跟着一式「血流成河」，挾着雷霆萬鈞之勢撲了過去。兩人被同伴臨死前的一聲慘號，喚回了神智，紛紛揚掌，「劈劈啪啪」向打來的人頭拍去，只濺得滿身滿臉腦漿，剛把五顆人頭打掉，宗鴻羽已挾雷霆萬鈞之勢攻了過來，試想，他們既沒有三頭六臂，那有辦法應付，只得向兩側躍出，宗鴻羽卻乘機佔領了一邊。

宗鴻羽目注五人，冷冷一笑道：「五位現在該出手了。」五人直氣得咬牙切齒，但，宗主有令在先，不許殺宗鴻羽，只聽其中一人狠聲，道：「宗鴻羽小兒，若非宗主有令在先，老夫早宰了你了。」宗鴻羽森森的笑道：「你們再不出手，等一下只怕沒有機會了。」說話間，人已走到石悅一端。對面五人，不由自主的轉到了另一端。

宗鴻羽冷喝一聲，道：「去！」飛起一腳，踢在石悅端上，只見石悅一旋，突然橫掃了過去，只聽一陣「嗤嗤！」連響，石壁上登時被劃出一道半尺多深的石糟。

五人飛身一躍，避開石悅，各出一掌，向宗鴻羽攻來。

「轟！」的一聲，那石悅擊在一道石牆上，發出「咚！」的一聲空洞的響聲，這時他們已全神搏鬥了起來，誰也沒有發覺。

宗鴻羽一套血掌施展出來，五個黃巾蒙面人，雖然都是衛宗中的一流護衛，但想生擒宗鴻羽却還辦不到。

宗鴻羽穿插於五人之中，使他們無法聯手出擊，戰起來省力不少。轉眼間，已過了二十多招，五人已漸漸落於下風，為了自保，他們開始施展出殺手了。恰在這時，突然傳來一聲「轟然！」大震，一個粗獷的聲音道：「哈，這下可打開了。」接着驚道：「啊！你在這裏。」

宗鴻羽聞聲知人，邊打邊問道：「她們呢？」那人道：「不知道啊！」接着又道：「這些傢伙可真混蛋，打！」聲落突然一招「推山塡海」向身前一個黃巾蒙面人壓了下來。

那黃巾蒙面人全神貫注在宗鴻羽身上，身後一聲大響，他雖然聽到了，却無暇他顧，直到此時覺得一股如山的壓力，當頭壓了下來，才知不對，此時，已無時間看那攻擊之人是誰，雙掌猛然向上一舉，一招「霸王舉鼎」向上拍出一招。「轟然！」一聲大震，那人但覺雙掌如同擊在一座鋼山上，雙掌全麻，雙腿一彎，幾乎跪在地上。

但此人乃是久經大戰之人，雙膝一彎，順勢向外一彈，飛出一丈多遠，回身抬眼一看，不由駭了一跳，心說：「世間那有這麼高的人？」

只見，來人身高一丈有餘，滿臉紅光，其紅如火，身着一件閃閃發光的黑袍，狀至威猛，當然，此人就是「血面金剛」了。

「血面金剛」心中暗笑道：「此人的武功，比之那宗鴻羽可就差得遠了。」暗忖間，雙掌一舉道：「來來來，你我再打一架看看。」

黃巾蒙面人聞言，心中暗忖道：「此人好像

有些渾氣。」思忖間，突然大喝一聲，道：「難道老夫怕你不成。」聲落一招「直搗黃龍」向「血面金剛」胸口搗去。

「血面金剛」既已看出此人功力，那會把他放在眼裏，雙手一張，招化「金索縛龍」，向那人兩腿抓去，根本就不管胸口門戶。黃巾蒙面人見狀，心中暗哼一聲，忖道：「我這一掌有千鈞之力，縱然你是鐵打的，這一掌也能將你打扁。」心念轉動只不過如電光一閃。「轟」的一聲大響，「血面金剛」胸口已結結實實的挨了那人一掌，而他自己的一隻巨靈之掌也跟着抓住了那人的雙腳。那人一掌打在「血面金剛」胸上，只覺如同擊在鋼牆上，心知不對，一聲「不好」還沒來得及脫口，雙腳已落入來人手中。

「血面金剛」雙手向上一舉，如同提小雞似的把那人提起老高，道：「憑你這種功力，也跟我小主人打嗎？」那邊打鬥的四人，聞聲偷眼一看，不由大驚，其中一人大喊道：「此人有橫練功夫，打他腋下。」聲落一招「點石成金」，飛身向「血面金剛」腋下攻來。

宗鴻羽這時被另外三個人困住，雖說他應付三人輕鬆自如，但如要立刻擺脫三人，卻也不太容易，當下不由急道：「金剛，注意你的脅下！」

「血面金剛」此時雙手高舉，聞言大驚，但要應變卻已來不及了，只聽「轟然！」一聲，他腋下已挨了一掌。

「血面金剛」知道自己的弱點，見狀不由駭出一身冷汗，暗道：「完了。」那知，這一掌竟然絲毫也沒傷到他，那人卻雙手痛疼，幾乎脫口叫出聲來，站在一旁，暗忖道：「世間那有這種功夫。」

「血面金剛」一愣，突然想到自己身上穿的黑衣，不由樂得大叫道：「哈哈……天下再也沒有人能傷我了。」話落雙手猛然向外一張，只聽「噗噗！」一聲脆響，接着傳來那人一聲慘號，一個身體已被「血面金剛」劈成了兩片，鮮血四射，流滿一地，狀至殘酷。宗鴻羽交手的三人，聞聲駭得一跳跳，宗鴻羽一掌打倒一個，登時又是一聲慘號。

六個黃巾蒙面人，已只剩下了三個，他們俱都心寒膽戰，鬥志無形中消失了大半。

「血面金剛」抖手丟去兩片人體，大叫道：「小主人，把這些東西交給我了。」聲落，巨靈掌一張，撲了上來。

他這時已不用再擔心身上任何弱點了，大可以放胆進攻，如入無人之境，但他人太高大，行動自然有些不靈活，就以人家一躲，他就不容易抓到。

宗鴻羽星目一轉，突然身法一變，改取游鬥方式，阻止那些蒙面人閃避。這一着，果然生效，「血面金剛」伸手抓住一個被宗鴻羽逼退的蒙面人，巨靈掌抓住那人的脖子，大喝一聲，道：「頭摘下來吧！」用力向後一拉，只聽那人慘號了半聲，已然氣絕身亡。

這時，鬥場中只剩下了兩個，宗鴻羽心中一動，突然雙手齊揚，大喝一聲，道：「你們躺下吧。」兩個蒙面人一抬眼，登時駭得大叫道：「天降血雨！」接着兩聲慘號，那兩個人已無聲無息的萎頓地上，早已氣絕身亡。

「血面金剛」一怔，喃喃自語道：「這是什麼武功，怎麼一伸手就把這兩個傢伙打倒了呢？」忖能抬頭，不由驚道：「啊！小主人，你怎麼了？」

宗鴻羽抬起蒼白的臉俊，道：「讓我休息一下。」

「血面金剛」深深吸一口氣，誠懇的問道：「我來助你一臂之力。」

宗鴻羽苦然的一笑道：「不用了，唉，天下誰也幫不了我，我不該不聽她的勸告，提早用了這一招，芬姊知道了，一定會恨我不相信她的話的。」

「血面金剛」直聽得莫名其妙，茫然的道：「你的話怎麼我一句也聽不懂？」

宗鴻羽淡然的搖頭道：「以後你會明白的，現在我們正處身在龍潭虎穴之中，假使你沒有急事的話，就讓你替我分點心，守護一下好嗎？」

「血面金剛」躬身道：「我找了半天才找到你……」

「找我做什麼？」

「血面金剛」一怔，道：「你是我的小主人啊！」

宗鴻羽突覺胸中氣血一逆，連忙搖頭：「不要說那種話……」緩緩閉上星目。

「血面金剛」見狀必中一動，忖道：「白鶴仙子所以一定要我守護此人，顯然是知道他身上有病，要不然，以他的武功，只怕他還得照顧我

呢？」看了宗鴻羽一陣。又忖道：「此人長得確實令人喜愛，我先前怎麼一直沒有發現呢？」

這時，「血面金剛」身後石壁，突然緩緩裂了開來，一個身着紅衣的小童走了進來。

「血面金剛」耳目甚是靈敏，聞聲猛然轉身，不由心中暗暗叫苦道：「怎麼別人不來，偏偏來了這毒童呢？」

毒童見「血面金剛」轉過身來，絲毫不覺驚奇，只冷冷的低聲，道：「大個兒，我們宗主叫你退出去。」

「血面金剛」冷冷的道：「他是我的小主人，我怎能離開他呢？」毒童道：「這是我主人的命令。」

「血面金剛」也冷冷的道：「我是奉了主人的命令。」毒童舉步向前走來，一面問道：「你主人是誰？」

「血面金剛」雙掌一立，冷喝道：「站住！」然後一指宗鴻羽道：「他就是我的主人。」

毒童聞言止步，這時，他立身的位置距「血面金剛」只有五尺左右，距宗鴻羽也不到八尺了。毒童冷漠的掃了宗鴻羽一眼道：「他似乎正在行功，閣下當然知道正在行功的人不能受打擾，不過，你如果不出去，可別怪我要動手拿人了！」

「血面金剛」人看上去雖然有些渾氣，實際上江湖經驗很多，當下略一思忖，心知今日之局，難免一戰，問題是要怎樣應付他，才能不波及宗鴻羽。他鎮定的掃了毒童一眼，道：「你滿身是毒，當然有制勝的把握，不過，目下咱們各為其主，爲護其主，不死不休，我血面金剛倒要跟你打上一架。」

毒童心說：「你不用耍花槍。」冷笑道：「那在下一定奉陪，來吧。」

「血面金剛」冷然道：「在這裏搏鬥，難免波及我主人，既然你先已說明各爲其主，在你我生死未決之前，當然應先顧及主人的安全問題。」毒童不動聲色的道：「依你之見呢？」

「血面金剛」朝對面一指，道：「咱們到那邊去打。」毒童心中暗笑道：「正好，那裏正合吾意。」心念間，點點頭，緩緩向後去退，道：「來來來！在下叫你心服口服。」

「血面金剛」不再遲疑，不大工夫，兩人已到達對面，「血面金剛」背對着宗鴻羽以防毒童乘機下手。就在這時，「血面金剛」背後洞頂上，緩緩垂下一方厚達丈餘的石塊，無聲無息，使人不易察覺。

「血面金剛」冷聲道：「咱們要怎麼比？」毒童向右側移動了兩步，冷笑道：「我看不用比了，你在這裏休息休息好了。」話落他腳下石版突然一翻，人已沒入地中，那石版又恢復了原狀。「血面金剛」見狀大驚，心中一動，連忙回頭，那知，身後也被一道石牆擋住了，不由大喝一聲，全力向石牆拍出一掌。

「轟！」然一聲，石屑飛落，但那石牆卻動也不動，登時把「血面金剛」急得滿頭大汗，團團亂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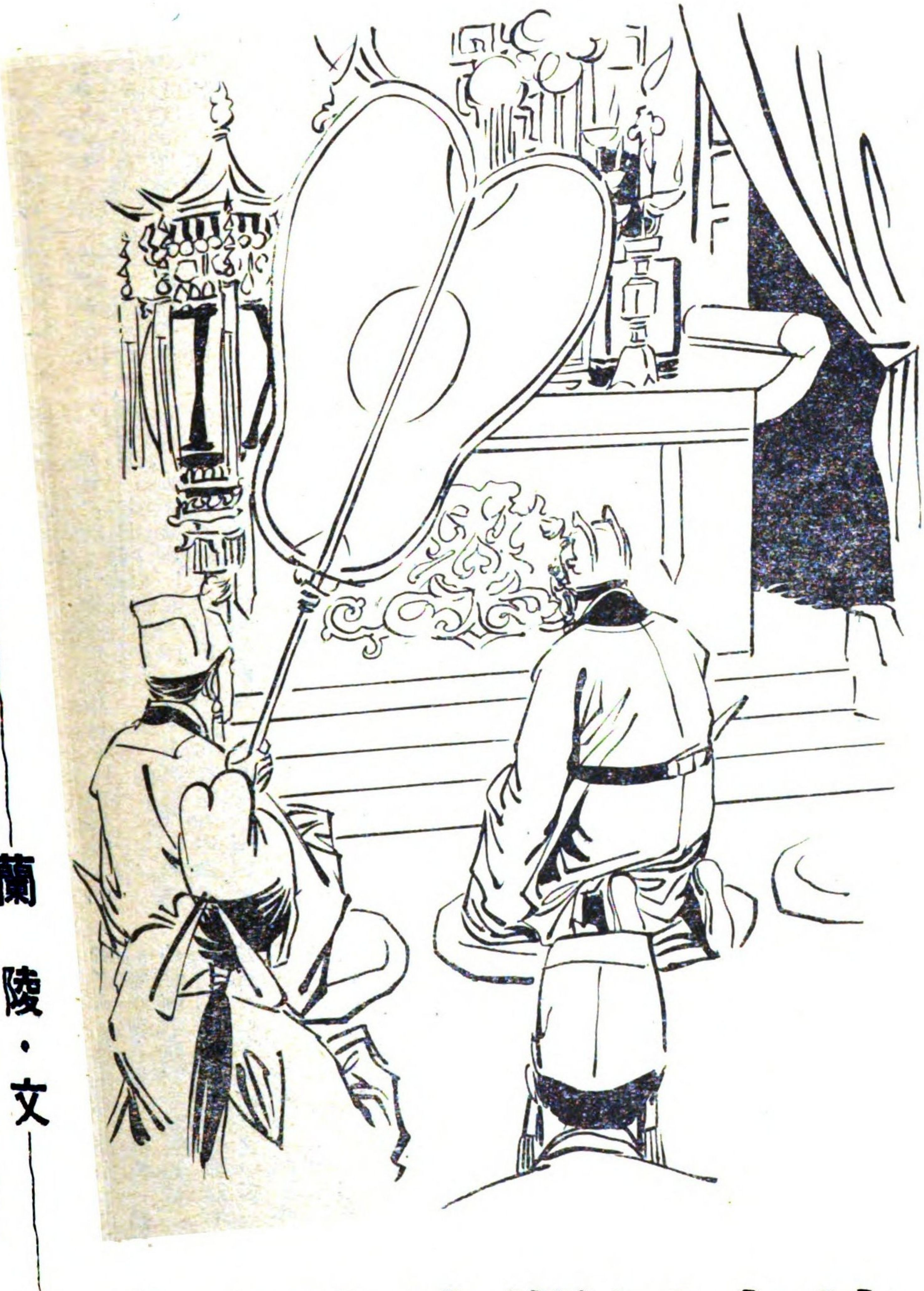
這邊，「血面金剛」暫且不談，再說宗鴻羽那邊。那道阻擋「血面金剛」的石牆，似乎與宗鴻羽對面的石壁有連帶關係，那石牆一落地，宗鴻羽對面，跟着升起了一塊石壁，一個鬚眉俱白的老人，緩步走了進來，由他步伐穩健與行動的從容，使人看不出他有一點被困的慌張。他，正是譽滿中原的「五嶽神君」。

「五嶽神君」抬眼猛可裏看到宗鴻羽跌坐在那裏，心頭不由爲之一震，暗道：「此人好長的命啊！」眼中殺機一閃，雙掌聚滿功力，一閃落到宗鴻羽身前，舉掌就要拍去下。突然，他心中一動，忖道：「此刻我全部行動都在別人控制之下，不是她製造這機會，我又怎麼能見得到宗鴻羽呢？」突然，念頭又轉，忖道：「她看到也沒關係，我在中原武林中，盛名久著，他們也不會相信她的話，我這樣做既可排除異已，又可嫁禍江東，何樂而不爲呢。」心中越想越得意，一雙陰毒的眼睛，緊盯着宗鴻羽漸轉紅色的俊臉，自語道：「小子，你不該如此不自量力，膽敢找我報仇。」雙掌一揚，就要拍下。

就在這時，宗鴻羽身後的石壁突然傳來「咚！」的一聲輕響，可是那「血面金剛」又在用牛力了。

「五嶽神君」心頭一驚，腦中靈光一閃，急忙收掌忖道：「這與那西藏宗主，勢如水火，她怎會給我這個殺敵之機，哼，我知道了，她是想我一殺死宗鴻羽，立刻把機關開放，讓周圍的中原同道全都進來，那時他們見我對一個運氣行功，毫無抵抗力的人下手，想必激怒，我領導羣雄的資格，也勢必被取消，這一着，可真夠狠啊！」

欲知後事如何？請看下期分解。



流亡江湖的建文君

蘭陵・文

國破家亡　爲僧江湖

建文元年九月初五日，燕王棣正式舉兵反叛，從此和朝廷之間，進行了歷時三整年的戰爭。在三整年的戰爭中，朝廷雖然也曾打過幾次大勝仗，向太廟告過捷，但最後的勝利卻是屬於燕王的。燕王的「靖難之師」，由北打到南，終於在建文四年的六月十三日，兵臨京師應天府的城下，奉旨守城的谷王朱橞曹國公李景隆開金川門迎降。

建文君在宮內聽報金川門已失，知道大事已去。雖然朝中有不少臣工是依然忠於他的，但那班人都只有一顆耿耿的忠心，卻沒有能力扶危救亡。朝中另有不少王公貴人和大小官員，是所謂識時務的人，已在開始準備投降和迎接新主。他們知道皇帝是與士大夫共治天下的，他們是有經驗和資格的官員，燕王來做皇帝，仍是需要用他們的，只要他們能向新主表示忠順，富貴功名仍是少不了他們的分的。本來，奉事二主是有違傳統臣節的，但他們卻自附自解地，當今皇上是太祖皇帝的嫡孫，而燕王是太祖的兒子，如今燕王得勝來做皇帝，他們仍做朱家的臣子，是算不得失節的。

至於老百姓們，最怕打仗，在經過了三整年的戰爭後，已感到苦不勝言，都在盼望着戰爭能早日結束。尤其是京師應天府的人民，生活在這首當之區，享了多年承平的福，更不願意見到這座京城遭受到兵火屠殺刼掠的塗炭。現今正是一年中最炎熱的六月，而金陵城又是比別處更炎熱的地方，每年六七兩月中，即使在午夜時分，也依然熱得令人喘不過氣來，現今要在這樣的季節裏進行戰爭，更令京城的老百姓們感到苦不堪言。他們現今只一心禱望京城能夠立即平安地易手，只要京城不遭塗炭浩刼，就是燕王來做皇帝也無所謂。他們本來是對建文君很愛戴的，憤恨燕王以臣叛君，一直盼望朝廷能夠消滅犯上作亂的燕王。現今，他們雖然對於建文君仍存有深厚的同情心，但他們的論調卻變了。

「管他當今皇的寶座一直坐下去也好，燕王[illegible]人做也好，反正江山總是他們朱家的，我們老百姓還不是一樣納糧出租！」

臣民的這些心理，聰明的建文君已完全知道了。事勢發展到這個地步，他的大勢已去。現今，城外已全是燕王的天下，金川門又不戰而失，京城的淪陷只是半日之日間的事，他還能做什麼呢？

他在宮內的奉先殿上，獨自一人走來走去，長嗟短嘆不已。宮內的女官們，這時正在後宮哭泣不已，不知如何是好。至於太監們，已有很多偷偷出城去見燕王獻媚，留在宮內的，也各自作着打算，忙亂得很。這時，誰也沒有這份好心情去侍候這位已臨敗亡的帝皇了。

建文君在奉先殿內兀自長嗟短嘆地走來走去。夜色日漸籠罩，他向殿外的天空仰首望去，但見火光四處，黑烟瀰漫。他的眼淚隨着他額上的汗，涔涔而下。

現在大勢已去，京師的失守是必然的事。在日前，也曾有一大臣勸他趁早離京城，去別處，號召勤王之師，和燕王決個最後勝負，只要他一日存在，他依然是正統合法的天子，以天子的名義再糾集力量，事情並不是完全不可爲的。但他卻斷然地拒絕了臣下的這項勸告。他說他不能捨棄祖宗陵寢和神主所在的京師而他去，他不能做一個逃亡而不負責任的皇帝，不然，天下臣民是不能原諒他的，他日後也將無面貌見祖宗於地下。其實，他是有不能出走的苦衷。他以全國之力來對抗反叛的燕王，尚且要輸得一敗塗地，在京師基本重地失去和燕王在京師篡位後，他即使逃出去別地，還能有什麼希望呢？

他仰望着城外天空上所冒起的火光和烟霧，覺得兵燹戰火實在太可怕了。現在金川門業已失守，他如果要頑抗的話，京城內仍有不少効忠於他的官兵，諭旨下去，是可以使京城遲延三兩日失陷的，但這依然不能免於最後的失敗，是於大事絲毫無補的。

「不，我不能下旨頑抗　我不能使皇祖辛苦締建的京城，到處火光黑烟，成爲瓦礫一片；我不能使我的京師的良善子民遭受塗炭浩刼。算了罷，我就這樣失敗了罷！我何必要徒損國力，徒苦百姓而得罪祖宗和子民呢？」

建文君已決心承受失敗而放棄一切的努力，照說，他此時的心情，可以稍稍安定下來。一個人到了放棄所有的希望時，反會心情感到泰然的。可是，他不能。現在橫亙在他面前的，是他自己這個人如何安置的問題。

自古很多亡國失位之君，曾經肉袒出城迎降

，以求免於一死。他是決不肯做這種可恥而爲後世鄙夷的事的。他知道他卽使厚顏無恥地肯這樣做，仍不能苟延一命的。他的四叔舉兵的目的在篡位。爲了堂堂正正地登上大位去，並爲了在寶椅上坐得長久安樂計，他的叔父能够允許他繼續苟存下去嗎？而且他四叔那狠暴殘忍的性格是他所深知的，他內袒牽羊迎降，結果非但不能免於一死，而且還可能在備受侮辱和殘酷的待遇中死去。自己旣已料到這種後果，爲什麼還要存忍辱偷生之念呢？

「死！是的，趁現在尙未落入燕賊之手而自盡，反而落得個乾淨淸爽。我這一死是殉社稷，可以無愧地進入地下。我這一死，使燕賊負逼殺君上的惡名，他將會受盡後世人的唾罵。我雖然亡國失位，但我四年爲君，並無失德的事，再因爲我末後一着悲痛的遭遇，天下臣民和後世的人，一定會哀憐我，而加以原諒，倘若我忍辱迎降，在天下臣民和後世人的心內，我將會受盡譏笑鄙夷而一文不値的。」

建文君一經決定了自盡的主意後，煩躁紛亂的心情，果然立見安靜了。他看了看殿外，這時暮色已完全籠罩大地了。現在金川門業已失守，倘若京城四處但無抵抗的話，最遲在明天淸晨，叛軍就會進入皇宮的。現在，時已無多，如不從速自盡，可能會落入燕賊之手的。

「好罷，我現在就死罷！」他端正了一下衣冠，拱手肅立，仰首向天，喃喃而說：「皇祖太祖高皇帝，皇考興宗孝康皇帝！臣兒不孝，有負付託之重，落得今日地步。臣現今願殉社稷，至我皇祖和皇考之前請罪。仍望皇祖，皇考在天之靈，祐我國家家運興隆，永享無疆之庥。臣——」

建文君的喃喃禱告的話，給一個老內官王鉞匆匆奔入殿內而打斷了。

「爺爺原來在這兒！」

老內官王鉞是在太祖時入宮的，曾經服侍過懿文太子，又曾服侍過皇太孫。建文君嗣位後，鑒於王鉞謹愼誠懇地服侍他祖孫三代，於是拔擢爲司禮監少監，頗加信任。王鉞對於這位少年天子也極爲忠心耿耿。現今，大難臨頭，宮中忙亂一片，閹人們有的潛出城外去迎燕王，有的在作再新的打算，有的則在發呆而不知所措，沒有人着到要隨侍皇帝而聽候使喚。唯獨王鉞不然，他自午後就沒有再見到皇上，曾在宮內各處找尋，最後終於在黑暗的奉先殿內見到了皇上，他於是不自禁地叫出了「爺爺原來在這兒！」他的語聲又驚又喜，倒似釋去了千鈞重負似的。

王鉞又自言自語地說：「這班奴才們眞是罪該萬死！爺爺在這兒，竟沒個人知道，也沒個人在旁侍候，連這兒的灯也沒人來上了。」他說時立卽給奉先殿內的幾支大紅燭點亮了。黑暗的大殿重見光明，但偌大的殿內只得幾支燭光，這光明不免顯得黯淡凄慘些。

「金川門業已失守，很多文武官員已出去迎降，看來最遲明晨，燕賊就會進來大內，爺爺此時該打個主意呀！」

建文君停止了拱手肅立，仰首禱告，轉過頭去呆視着這個忠心的內監片刻，凄然長嘆一聲說：「王鉞，我有什麼好主意可打呀？我已決定殉社稷去見皇祖皇考請罪，我是決不忍辱偷生的！」王鉞一時不知如何置答是好。建文君的語聲方停，忽然想起了一件事，於是又開聲說：「燕賊的野心和殘酷，你是知道的。他是決不肯放過我和我的妻妾子女的……」他的熱淚又奪眶而潸潸流下了，他的語聲也轉而爲嗚咽凄梗了。「婦人孺子是無辜的，是我不好，連累了他們。但無論如何，我是不能讓他們落入燕賊的手上而受辱以死的。不，我不能！」他略停了了片刻，然後以凄梗的語聲而又堅決的說：「王鉞，你快快前去後宮，傳我的諭旨，命皇后們闔宮自焚，不可違抗！」

王鉞猶豫着不卽奉旨，但在建文君的一再催促下，終於急步走出奉先殿外去了。

奉先殿內又只得皇帝一個人了。建文君又恢復先前的那種不安狀態了，長嗟短嘆地在殿內由東往西，由西往東地踱來踱去，嘴內不斷地喃喃自語。

「決殉社稷，妻妾殉夫，對的，是應該這樣做的；可是……可是……我的三個兒子年歲太小，完全無辜，不該死呀！我得罪祖宗，一死不足惜，但我的三個兒子……我總該爲皇考孝康皇考一線之傳呀！我總不該讓皇考的一脈自我而斷：：唉！事已如此，國已不保，還能顧及什麼後嗣不後嗣呢？天命有定，我的三個兒子的生死存亡就付諸天命罷……」

他頹然地在一張椅上坐了下來，整個人的神魂已離去了身軀，不復知外界的存在。也不知過

多了少時間，他的神魂給一個熟悉的語聲叫回身軀了。

「啓稟爺爺，皇后們恪遵聖諭，已由宮人們積薪舉火，當奴才回來復命時，宮室業已火起，想皇后等此刻業已昇天了。至於太子和兩位皇子，皇后不讓他們同盡，已交託忠誠可靠的宮人內監們設法帶他們逃命。爺爺洪福　太祖皇帝和興宗皇帝在天之靈的庇祐，三位聖子必定會逢凶化吉，遇難成祥的。奴才該死，請爺爺千萬保重……」王鉞一邊啜泣一邊稟告，最後終於忍不住，也不再顧及在皇帝面前的失禮不敬，而放聲大哭了。他俯伏在地，頻頻磕頭。

建文君雙眼直瞪着王鉞，像是對王鉞而言，又像是自言自語地說：「好，好，做得好……」突然之間，坐在椅上的他，頭低下，以袖掩面而啜泣了。

當這一主一奴相對而泣的時候，殿外忽然傳來了一陣急促而雜沓的脚步聲。這種急促雜沓的脚步聲，在尊嚴肅穆的皇宮內——尤其是在奉先殿外，是從來未曾有過的。

在哭泣中的建文君和少監王鉞聽到了。兩人變然色變。

建文君放下了掩面的袖，停止了啜泣而說：

「想不到他們竟會這樣快就來到。這——這——」

「他們不會這樣快來到大內的，容奴才出殿去看一看。」王鉞從地上立起，急步走出殿外去。

呆坐在椅上的建文君在王少監出去後片刻，聽到外面的脚步聲停息了，接着聽到的似是吱吱喳喳的談話聲。又過刻後，王鉞同進殿內了，只見他一個人進殿而並無人同入。

「奏爺爺，不是燕賊的人，是翰林院編修程濟等幾個忠心耿耿的左班文職官。他們聞金川門開城迅降，亟亟趕來上慰爺爺。現今大內各門[illegible]無人把守，他們懸念爺爺的現況，不惜冒擅入大內的死罪，在無人盤問和攔阻爺下，在前朝各處找尋爺爺，現今恰來到這兒外面。奴才已吩咐他們暫在殿外肅候爺爺的意旨。爺爺要傳見他們嗎？」

建文君的一顆心暫時放下了。他以無限感慨

的語聲說：「滿朝右班武職，除了魏國公徐輝祖一人大節凜然，不愧爲我國開國元勛中山王後嗣外，其餘全是忘恩負義的軟骨頭。所好左班文職中尙有不忘忠義的人。程濟他們在這危難關頭，還記得我而趕來覲見，難得，難得！現今已經不是講禮節規矩的時候了，快，快傳他們進來罷！」

翰林院編修程濟、吳王教授楊應能、監察御史葉希賢等五六十個官階不高的小臣們，進入殿內來了。他們一見建文君後，便俯伏在地，放聲大哭，建文君不禁低首涕零。一時之間殿內哭聲震耳，氣氛淒慘之極。

君臣對哭了片刻後，建文君自椅上立起了身，先自停止哭泣而揮了揮手，示意諸臣起立和停止哭聲。諸臣都忍住悲痛而停哭聲了，但他們並未起立，只不過將俯伏在地的身體，改而爲挺直地跪着。程濟出聲講話了。「臣等罪該萬死，臣弱無能，致造成今日局面。」他又將身俯伏，且以頭頻頻叩地，發出響聲，表示請罪。諸臣於是照樣而做，大家磕响頭向皇帝表示臣弱無能的大罪。

× × ×

建文君嘆息地說：「萬方有罪，全在朕躬。你們都是文職小臣，所有錯失都不是你們的罪過。往事已矣，徒自追悔無益。你們忠心耿耿，在這個時刻尙不忘君臣之分而來見我，我很感謝。現在我除了心感外，已沒有什麼能够酬答你們的了，但願上天和祖宗賜祐你們富貴壽考和子孫昌盛，庶不負你們的一片赤忱忠心。」

程濟當卽說：「主上怎麼向臣等說起客氣話來呢？這只有增加臣等的罪戾。古人說：『主辱臣死』，臣等已決心一死以謝國恩和聊贖罪戾，臣等焉敢再望富貴壽考？……」

建文君說：「你們小臣都能明白成仁取義的道理，我身爲國君，有負皇祖皇考付託之重，又何能忍辱含罪而偷生呢？我已決心一死以殉社稷，決不落入燕賊之手。」

五六十個文臣又一齊放聲大哭。

建文君又說：「時已無多，再因循遲延就會死不來而落入燕賊的手的。我總算是大明的四年天子，我要全屍以見皇祖皇考於地下。來，王鉞，快給我拿繩索來！」

王鉞忙至建文君身前跪倒而說：「奴才此刻記起了。太祖皇帝在昇遐前，曾經有一隻大篋交下，並吩咐奴才道：『幾年後，國家可能有大難，朕多時默察事勢，雖然大致料到是怎麼一回事，但朕年已老邁，現今大限將至，已經無法能够弭來日的大難於無形，只能禱祝上天祐我邦國，使朕所料知的那件大難終於不致發生。不過，氣數是難言的，未必能如朕所盼。現今我留下大篋一隻，他年皇太孫嗣位後，如果遇有大難，可以打開一觀，但未至最後關頭，却不可啓視。你小心謹愼，務須記牢朕今日的吩咐！」

建文君忙說：「好罷，你快請出皇祖的遺篋來罷！」

遺篋就藏在奉先殿內左側的一處，在少監王鉞和幾位文臣的合力下舁出了。建文君立卽率領羣臣向太祖的這件臨終遺物叩頭行禮。

這是一隻大木篋，外面漆以紅色，箱蓋的四周縫隙，都有鐵皮圍住，箱蓋上有兩把鎖，也都以灌鐵嚴護住。在衆臣的合力下，把二鎖毀掉，鐵皮除去，啓開鐵蓋。

篋內並沒有什麼貴重的東西，也沒有太祖的諭旨，只有度牒三張（按：明代時做和尙，必須具有政府所發的度牒，以爲證明，度牒就是僧人的身份證明書。沒有度牒，就不被政府和釋致中人承認爲正式僧人，不能享受僧人的各項權利，不能免除平民應負的各項義務。度牒定有價格，甚不便宜，僧人需備規定的價欵向政府申領），每張上各塡有法名，一名「應能」，一名「應文」，一名「應賢」。篋內又另有剃刀三把，袈裟，僧帽和僧鞋各三份，白銀十錠。篋蓋裏面有硃筆寫下兩行字：「應文從鬼門出，餘從水關御溝而出，晚間，會於神樂觀的西房。」這兩行硃筆字，大家都認得出是太祖皇帝的親筆御書，字體荏弱，不如平時那樣的猶健，看來，確似在病中腕力甚弱下所寫的。

建文君率羣臣拜觀後，嘆息地說：「皇祖天縱聖明，無一事不在聖明睿鑒中。皇祖在生時，屢次告誡我說燕王野心可慮。皇祖早已料到燕賊會反叛奪取大位，並早已料到我才力不勝而會有今日的局面。皇祖留此遺物，明明是要我出家爲僧而逃亡。我名允炆，有張度牒上的「應文」，當是指我而言，命我改僧名爲應文。皇祖這樣料事如神，顧慮周詳，指不孝的孫兒一條生路，我又怎能不遵遺命而有負皇祖的苦心呢？另兩張度

，當是命兩位臣工也要削髮爲僧，隨我逃亡，但不知應能和應賢是誰呢？不知皇祖屬意何人呢？」

吳王教授楊應能立即奏說：「臣名應能，與度牒上的法名完全相同，這一定是太祖皇帝命臣隨侍陛下。臣願祝髮，終身隨侍陛下，萬死不辭。」

監察御史葉希賢也立即奏說：「臣名有一『賢』字，應賢當係臣無疑。望皇上恩許臣和應能同侍左右。」

於是，程濟首先持剪爲建文君削去頭髮，王鉞等則哭泣着爲建文君換上袈裟和僧帽僧鞋，將那張書有「應文」一名的度牒，納於建文君的內衣袋中。

接着，楊應能和葉希賢也相繼祝髮和更易僧服了。

一個大明帝國的天子，現在國破家亡，祝髮爲僧，而要開始度生死安危未定的逃亡生涯了。建文君本人固然不勝感慨，而諸臣見狀，也悲從中來，五六十人又不禁仆地而放聲大哭了。

楊應能和葉希賢的隨侍君上已成定局，但其他五六十人也發誓願同建文君逃亡，君臣始終在一處而不離。

建文君很感激他們的忠心盛情，在這危難的時候，共患難的朋友本是愈多愈好的，可是，在實際上，他卻有很大的爲難之處。他告訴他們說：「我們現今是逃亡，形迹愈隱愈好。五六十人同行，行動不便，而且會惹起道途的側目和人們的思疑的。你們都是賢智而忠耿的人，自願隨我出亡，當然不會有悔心的，彼此之間也不會有爭先而齟齬的事，但人多，意見就難一致，這對於逃亡生涯是諸多不便。還有你們之中，不少便是或以文才，或以德行，或以任事有爲，而素著聲名，燕賊一入京後，不見了你們這麼多人，必定加緊四處查詰，這時對於我將有莫大害處。你們的忠心，我已明鑒，你們又各有父母或妻兒，爲君爲己，還是各從其便，不必一定追隨我罷。」

監察御史曾鳳韶慷慨激昂地說：「臣誓死也要隨侍陛下！」其他諸臣也都紛紛作了同樣的表示。

在建文君的一再勸諭下，大多數人終於勉強放棄了隨侍的切意，在慟哭聲中，拜別皇帝而走出去了，只有幾個人怎樣勸都不肯離開，建文君終於也接受了他們的請求。

時勢已廹，皇宮已不能再久留，於是，建文君率同九人，從鬼門（皇宮的下水道一處出口），沿路總算無阻無碍，無驚無險地抵達神樂觀了。不久，楊應能和葉希賢等一行十三人，也來到了，他們連建文君共二十二人。

神樂觀的主持道士王昇，是個忠於朝廷的方外之士，以前曾經受過太祖皇帝的大恩。太祖遺命建文君等暫逃去神樂觀，一則因爲該觀的地理位置適合，二則因爲那兒是道觀，是方外之士虔修的所在，一時之間不易引起燕王的思疑，還有更主要的原因，是太祖認爲王昇道士曾受大恩，而且絕對忠誠可靠。

王昇竭誠欵待建文君臣二十二人。這晚，建文君臣通宵未睡，圍坐共商逃亡之計。建文君諭告法名應能的楊應能和法名應賢的葉希賢，現今國破家亡，不同往時，而且日後流離道路，爲免別人起疑，應不必再拘君臣之禮，彼此可以師弟相稱。

× × ×

兵部侍郎廖平建議說：「諸人誓死追隨，當然不能阻攔，不過爲安全起見，隨行的人，不必多，也不可多。現今最好從中揀出沒有室家之累而又有膂力的三幾個人隨大師行（按：現今他們已改稱建文君爲大師了）其餘各人，則可在各地遙爲聲援。」

建文君贊同了這項建議。於是經衆議定：隨侍建文君左右而不離的共三人：葉希賢和楊應能都改用新法名而稱比丘，程濟則扮成道士而稱道人；往來道路而給運衣食者六人，均扮成各種身份的人—或爲樵夫、或爲補鍋匠、或爲采藥人等—以掩耳目；其餘各人則分居各地，互爲照應，探風聲，報消息，有急難則設法救援。

第二天——建文四年六月十四日清晨，由大明天子而一變爲應文大師的建文君，偕同他的孤忠之臣應能比丘，應賢比丘和濟道人，踏上征途，而開始度他下半世數十年的江湖流亡生涯了。

欲知後事如何？

請看下期分解。

丹心一劍

中篇連載

琴心·文

此身何來費猜疑

蒼茫的晨色中充滿了淒凉的離情，當田旭昌帶着田頌平在莊門送別獨孤雲的時候，他竟然忍不住老淚婆娑！

田家堡的人都穿着盛裝，夾立在兩旁恭送，這是很隆重的禮節，也表達了田門中人最大的敬意！

獨孤雲叱咤江湖，倒還是第一次被人如此尊崇過，心裏也有無限的感觸，因爲他突然想到自己的身世，到現在還是一個謎，想到在青城山中所受到的奚落，也想到了這麼多年胼手胝足，學藝練劍的苦辛，也禁不住熱淚盈眶！

多少年來，他一直在咬牙忍受，期望着有出人頭地，受人尊崇的日子，今天總算嘗到滋味了！他不知道這是一種什麼滋味，他無法形容，也無法用言語來表達，但是他有一個體會，也有着一個決定！這個決定是根據此刻的體會而生的。

從前，他只要自己的身分與地位，能够在青城山中，與鄭三白一樣就滿足了，可是現在，他覺得光是一個青城山太小了，他的世界已經擴充到整個天下。

當然他沒有鄭三白那樣的野心，想叫整個世界屈服在自己的脚下，可是他想到行遍天下，都應該受到這種尊敬！

田旭昌見獨孤雲頻頻用衣袖去擦眼淚，却不知道他的心情，以為他只是受了自己熱情的感動。可是他永遠也沒有想到，他所安排的這個場面，對這個年青的高手的將來有着多麼大的影響！

大毛二毛都在車子裏等着，龍姑婆着車簾張望着，黑加仍是優兮兮地坐在車轅上呵開大嘴笑着！獨孤雲不想多耽擱時間，終於扳鞍上馬一拱手道：「堡主請多珍重，在下要告辭了！」

田旭昌却突然想起一件事，連忙招手道：「大俠請等一下！」

獨孤雲不知道他又有什麼事，却見田旭昌小心翼翼地從懷中掏出一個小皮袋與一隻鹿皮手套來交給他！

獨孤雲不知道裏面是什麼，田旭昌却莊容道：「這是田門中，除了青蚨令以外最厲害的毒器落星追魂砂，敝門一共只有二十粒，歷來闖蕩江湖，對付強敵時用去了四粒，劣弟旭東又偷去了九粒，剩下七粒就致贈大俠以為盛德之報……」

獨孤雲聽見落星追魂四字心中就是一動，他與田旭東互起衝突時，曾經見識過這東西的厲害。現在見他竟然以此相贈，連忙推辭道：「這是貴門重寶，在下如何敢收……」

田旭昌一嘆道：「老朽已然失去武功，小婿得托庇蔭，負地練習青蚨令手法，這東西留在此地也沒有用！」

田旭昌仍是拒絕道：「堡主可以留作拒抗外敵之用……」

田旭昌嘆道：「老朽此刻唯一的外敵就是劣弟旭東與五妹夫婦，他們此刻大概與七煞劍派串通一氣了，大俠既是為七煞劍派中第一強敵，此物大有用處……」

獨孤雲搖頭道：「在下與七煞劍派只想憑着劍術一較生死……」

田旭昌正色道：「可是劣弟也持有此物，雖保他不會使用，落星追魂中人無救，對大俠當是一項威脅……」

獨孤雲默然不語，田旭昌又道：「再者以老朽之能，恐怕也無法保全此物，假如悉數落入劣弟手中，為禍尤烈，大俠縱然不屑使用，也請帶在身邊，萬一劣弟以此對付大俠時，大俠可以用同樣的方法對付他……」

獨孤雲依然不作表示，田旭昌急了道：「老朽深知劣弟性情，他膽小如鼠，貪生畏死，絕不敢與大俠以平相拚，大俠帶在身邊，正好可以壓制他不敢輕易動用此物，假如大俠一定不肯接收，也請暫為保管，候小婿藝成後，再還給她！」

獨孤雲聽他如此說了，只得收了下來道：「那在下就代堡主保管好了，將來再還給令媛！」

田旭昌見他終於答應了，才欣慰地道：「小婿走得太匆忙，老朽有許多事都未及交代，她這一去，最少在一兩年內不會回來，老朽形將就木，恐怕等不到再見她的面了，異日小女重領田門時，尚望大俠多予照顧一點！」

這分明是將後事見托，獨孤雲倒是無法拒絕，乃將手套及皮袋納入懷中，慷慨承諾道：「只要在下也能活到那個時候，定然竭盡所能……」

他自然不能也跟着說照顧，也不能說幫助，當然更談不上效力，因此對底下的話頗費斟酌！

田旭昌只要他答應，也不需要他再說什麼，而且獨孤雲的表示也足夠了，遂感激地一拱手道：「多謝大俠！大俠請上道吧，祝大俠一路順風，但願異日有緣，能再見大俠一面，珍重……」說着眼淚又掉了下來，獨孤雲實在不願多見他傷感的樣子，遂點點頭，在莊衆的祝福聲中，策馬離去！黑加揮鞭驅車，跟在他後面也追了上來！

一騎一車離開田家堡很遠了，獨孤雲忽然有着一股莫名其妙的惆悵，覺得老是欠缺了一點什麼似的……

想了半天，他才記起在今天的送行的場合中，他沒有看到田小婷的影子，欠缺的就是這一件事！

這初解人事的小姑娘，自然在他的心中毫無份量，可是他敏銳的感覺知道他又俘虜了一顆幼稚的芳心！

他不知道這是怎麼會發生的，但是已經發生了，他却難禁心中的歉咎之意，尤其是這小姑娘對情愛的堅定……

「可憐的小姑娘！妳現在一定是在背人偷偷地垂淚吧，我很抱歉要使妳傷心，因為妳不應把感情浪費在我身上，妳太小，而且愛我的人太多……最主要的是我心中只有一個人的影子……盈盈……盈盈……」

他在心中暗呼着李盈的名字，然後他的臉色又變為深沉了，憤怒地踢着馬，把牠趕得飛快地急駛！他恨不得一腳馬上趕到青城山，看一看那張美麗的臉龐，把一切交代清楚，然後再驕傲地告訴青城山主道：「山主！我不是一個崑崙派，

我的骨頭是白的，跟普通人一樣，不相信我可以拿刀子剖出來給您看……

「現在您不應該阻止我和盈盈的相愛！我愛她，她也愛我，我們從小就互相戀愛了，現在我堂堂正正地要求您准許她嫁給我！我不會辱沒她的，我可以幫助您打敗七煞劍派，殺死一切叛徒，重建靑城山的百世基業……」

他想到興奮時，突然又凉了下來……因爲他突然又想起了一個人——明易生，事情太巧合了……

因爲他對靑城山的事情太熟悉了，山主夫人謝絲萍把一切都告訴他，而明易生就是靑城山主最怕的那個人！

靑城山的劍法流傳到世間來了，這違反了昔年的協定，明易生一定會來興師問罪，那將免不了一場惡鬪！

「合我與山主之力能鬪得過明易生嗎？」他開始發愁了！因爲明易生的劍術太高明了，絕非他們能敵！

好容易才摸索到幸福的邊緣，馬上又要放棄嗎？

「不！絕不！盡我最大的努力也要把這件事解決！甚至於用一切不正常的手段也在所不惜……對了！田門中落星追魂在我身邊，假如明易生眞的不肯放鬆，我就不惜使用它來對付明易生！」

這是一個最壞的決定，他又往好處想：「也許事情不會這麼糟，把靑城山劍法流傳到江湖上只是鄭三白那批人，殺了他們，明易生就會滿意了！」

何況山主夫人與明易生還是親戚，他又幫了明易生不少忙，看在這些事的份上，明易生也許不會追究！

想着，念着，憂愁着，歡喜着……

他們渡過了漫長的旅途，車騎開始進入靑城山區了！匆匆地趕到那個熟悉的地方，他怔住了！

靑城山早已面目全非。屋舍成爲廢墟，人都不見了！黑加把車子停在林子前面，又到各處去仔細地找了一遍，還是沒有人，他在焦灼的心情中又找向待月峯！

那是靑城山中最隱蔽的地方。由於目前的景象，他已不存希望，可是他走近那峻峭的山峯時，居然又聽到一陣悲壯的歌聲：

「橫磨一劍常在手，半生坎坷飄零久，
胸中熱血如湯沸，不平時作獅子吼……」

歌詞是熟悉的，歌聲是熟悉的。他在興奮之下，忍不住高聲叫道：「古大剛！老古！古伯伯……」

峯上飄下一個魁梧的身軀，正是那忠心耿耿的樵子，他看淸來人是獨孤雲時，一陣情緒激動。一伸手就把獨孤雲抓住，高高地舉在頭頂上，而正在這時候，背後颼地一聲，射來一股急風！

古大剛的身手畢竟矯捷，連忙丢開獨孤雲，回身抬臂反手一抄，接住了一柄沉重的鋼叉。接着又有兩條黃影撲了過來，古大剛就用接住的鋼叉朝突襲而至的黃影刺去，這次他可吃了虧。

那條黃影勢强力沉，而且還不畏刀劍，連人帶叉，他他撞了一個大跟斗，獨孤雲急聲叫道：「大毛二毛，不許亂來！古伯伯是自己人！」

算他叫得快，那條黃影才沒有繼續進逼。

原來那是黑加等人久候獨孤雲不至，忍不住找了進來，兩頭神猿仗着靈敏的嗅覺，追到這個地方。恰好碰上獨孤雲被高舉在天空，黑加怕他是遇上了敵人，脫手就把鋼叉擲了出來，兩頭猴子也跟着發動了！

古大剛在地下爬了起來，只見身邊站着一條濃眉粗眼的彪形大漢，比他還要高出半個頭。

大漢身邊站着一個嬌美的女郎，還有兩頭身材與人差不多的巨猿，倒是怔了一怔，隨卽叫道：「小子！你從那兒弄來了這一批兇神惡煞……」

獨孤雲連忙笑着道：「古伯伯！他們都是我的同伴，因爲不認識您，所以才對您誤會了，大哥！快給伯伯賠個不是！」

黑加見叉把事情做錯了，伸伸舌頭，拜了一拜道：「伯伯！咱們以爲你要傷害小兄弟哩！對不起！」

那兩頭猴大概是怕獨孤雲責罵，連忙也學着黑加的樣子，拱起毛爪，連連地揖膜拜！這一來把古大剛逗笑了，哼了一聲道：「小子！你怎麼想到回來的，老頭子還以爲你死了，那天你中了鄭三白的一劍，他說劍上是喂了毒的……」

獨孤雲點頭道：「不錯！我的確是中了毒，趕到小金川去求藥治療，幸好遇上了這位姑娘，靠她父親替我治好了！」

古大剛聞言朝黃龍姑一拱手道：「姑娘！那

老頭子可得謝謝妳！」

龍姑連忙還禮道：「不敢當！老伯伯，獨孤大哥也救了我們……」

古大剛一怔道：「這是怎麼會事？」獨孤雲忙道：「這且慢再說！山上怎麼樣了？」

古大剛嘆道：「鄭三白叛出了山，在崏山組了什麼劍派……」

獨孤雲道：「這個我知道，鄭三白還派了池如雁到小金川去追殺我，幸好他到遲了一步，我的傷勢已總算好了八成，鬪劍的結果，他差點反被我殺死……」

古大剛大叫道：「痛快！痛快！我知道你的劍法已臻化境，除了主人之外，只怕再沒有人比你更高明了……」

獨孤雲含着笑道：「可錯了，據我所知，有一個人不但比我更高很多，連山主也望塵莫及……這些都不必去談了，山主呢，夫人呢？還有……盈盈呢？這兒的人呢？」

古大剛輕嘆了一聲，好像很怕回答這個問題，但是又不能不答，停了半天，他才輕輕地道：「你見到池如雁，難道不曉得……」

獨孤雲大是焦灼，急聲道：「知道我就不會問你了，他們到底怎麼樣了……」

古大剛又先支吾了一下才黯然地道：「從你離開這裏後，青城山中就起了一個大變化……」

急中風偏遇慢郎中，但是深沉的獨孤雲已經體會到事情必然有了最壞的演變，他那樣沉着的人，也慌了手脚！顫着聲音問道：「難道他們遭到了不幸！」

古大剛搖搖頭，獨孤雲才放了心，輕吁了一口氣道：「那就不打緊，你說他們怎麼樣了？」

古大剛停了一停才道：「首先是郡主出走了……」

「出走了！在上那兒！怎麼走的？」

古大剛故作輕鬆一笑道：「這個問題恐怕只有郡主才能答覆你，她只帶了兩個丫頭硬衝出警衞線走了，從此以後，誰也沒有得到她的消息，山主與夫人找她去了，連鄭三白那殺才都四遣偵騎，大概也是沒有找到……」

獨孤雲比較定了心，隨卽問道：「事情就是這麼簡單！」

古大剛一嘆道：「那還不够，磐石一般的青城山，頃刻之間，就這麼烟消霧散……可憐的山主，鄭三白一叛，他連一個人都抓不住，全山的人都被鄭三白拉走了……」

獨孤雲微笑道：「由此可見山主統御的章法確實有問題……」

古大剛眉頭一揚怒道：「小子！你眞沒良心，你忘了自己也是在這兒出身的，山主所以會衆叛親離，完全是爲了你的緣故！」

獨孤雲低哼一聲道：「他對我的種種，我該感激他嗎？」

古大剛默然片刻才低嘆道：「其實山主對你的確已經仁至義盡，就是一件事情上刻薄了一點，那也不能怪他，你知道那是不可能的……」

獨孤雲微怒道：「爲什麼不可能，盈盈愛我，我也愛她……」

古大剛輕嘆道：「可是你們不能結合，因爲你是……」

獨孤雲冷笑道：「因爲我是崑崙奴！」

古大剛默然片刻才低聲道：「你明白就行了，這祇能怪命運……」

獨孤雲突然大笑道：「我不相信命運，命運不是生而註定的，一定可以由人力去改變，而且我已經改變它了……」

古大剛眨眨眼道：「不錯！你後來的一切成功的確值得驕傲，可是你無法改變一項事實……」

獨孤雲嘿嘿一笑道：「我知道你想說什麼？你認爲我不管多成功，仍是無法改變我的身分，我是個崑崙奴！」

古大剛點點頭道：「不錯！這是一件很殘酷的事實，它留在你的皮膚上，流在你的血液裏，印在你的骨骼上……」

獨孤雲哈哈大笑道：「我告訴你一個最無法相信的消息，我不是崑崙奴！」

古大剛怔怔地道：「這怎麼可能呢……」

獨孤雲繼續大笑道：「不可能的事居然發生了，我皮膚上的黑可能是長期日光曝晒的原故，我的血與常人無異，我的骨頭是白的，你也許不信，但這是千眞萬確的事實，見到山主之後，我會證明給他看的……」

古大剛睜大的眼睛，露出無法相信的樣子。

獨孤雲却道：「古伯伯！你是從小看我長大的，我必須再向你問淸楚，我的父母眞的都是崑崙奴嗎？」

古大剛怔怔地道：「你的父親獨孤剛是我的

好朋友，他死在毒蛇之口，是我收的屍……他的確是崑崙……他的骨頭全是黑的……」

獨孤雲微笑道：「那我也許只禀承了我母親的遺傳……」

古大剛搖頭道：「不！那是不可能的，崑崙奴的後人永遠不會改變的便是他的骨骼，你的父親外表上比你更不像崑崙奴，他的皮膚白得像個女人，是個十足的美男子，可是他的骨骼却……小子，你的骨骼眞的是白的嗎？」

獨孤雲點點頭道：「不錯！我這次受了傷，請黃老前輩醫診，他曾爲我刮骨療毒，證明了我的骨色與別人完全一樣……」

黃龍姑也忍不住插口道：「不錯，獨孤大哥的骨色是白的，他爲了這樣事幾乎高興得發瘋，其實這也沒有什麼了不起，世上那有人的骨頭是黑的呢……」

古大剛雙目一閃，亮光灼灼地道：「不！這件事對他的關係太大了……這其中也許有點問題，雲兒！你母親下嫁你父親不到七個月就生下了你，我也在懷疑這個不足月的嬰兒怎麼如此健壯，看你的身世必然另有一段隱情，應該要問問清楚……」

獨孤雲黯然一嘆道：「連你都不清楚，還有誰可問呢？」

古大剛搖頭道：「不！我所知的僅限於此，可是有一人却能告訴你詳細的情形，只是要找到那個人可不容易……」

獨孤雲連忙問道：「是誰？」

「你的母親！」

「我的母親，她不是已經死了嗎？」

古大剛一嘆道：「對靑城山中其他人而言，她的確是死了，可是我知道她沒有死，她生下你之後，對外宣佈是難產而死，實際上我們埋的是一具空棺，她秘密將養了兩天，就偷偷地離山而去了，這件事只有我與山主夫人知道，連你父親也被蒙在鼓裏……」

獨孤雲一怔道：「爲什麼要這樣做呢……」

古大剛搖頭嘆道：「我也不知道，這是出之你母親的請求，而且得到了山主夫人的同意，我不得不幫着保守這個秘密，要不是你突然提出這個身世之謎，我也不會洩露這個秘密的，咳！這件事可苦了你父親，他因此失魂落魄，終而死於毒蛇之口！現在想起來，我還覺得很對不起他：……」獨孤雲也陷入深思道：「這究竟爲了什麼呢？夫人爲什麼瞞着我呢？——」

古大剛道：「夫人是有原因的，你母親雖然名義上是她的侍女，實際上却是她的表妹，所以夫人……」

獨孤雲一跳起來叫道：「她的表妹！我的母親姓岑，叫岑紅梅！」

古大剛怔然道：「原來你知道了！」

獨孤雲搖頭道：「我不知道她就是我的母親，但是我知道夫人有個表妹叫岑紅梅，這……眞太令人難以相信了……」

黃龍姑失聲道：「岑紅梅，明易生的妻子，獨孤大哥，這麼說來你是明易生的兒子了……」

獨孤雲搖頭道：「現在我眞不知道是誰的兒子，但是我敢擔保我絕不是獨孤剛的兒子，我不是崑崙奴……」說完他又對古大剛一揖道：「古伯伯！謝謝你告訴我這件事——現在我不能多耽擱，我必須趕到一個地方去，我的母親在那兒，而且她的處境可能很危險……」

古大剛怔怔地道：「小子！你把我弄糊塗了，這倒底是怎麼一會事，明易生又是誰？他怎麼會是你母親的丈夫呢，夫人嫁給山主兩年後，她投奔到這裏來，並沒有說她是個有夫之婦，要不然你父親也不會再娶她……」

獨孤雲急促地道：「我來不及對您解釋了，不過您千萬別再說獨孤剛是我的父親，我是一個漢人，不會有一個崑崙奴的父親！」

古大剛鼓起眼睛罵道：「小子！不管怎麼樣，二十多年來你一直冠着獨孤這一個姓氏，你可不能忘本……」

獨孤雲彎腰一躬道：「我現在不跟您抬槓，等我把自己的身世弄淸楚之後，再來跟您說個明白，現在我可要走了……」說完他回身就想離去了，黃龍姑却急了道：「獨孤大哥，那我們怎麼辦呢？」

獨孤雲十分焦灼，怔了一怔才道：「那兩頭猴子是要送給山主夫人的，麻煩你們代勞一下，不明白的地方你問古伯伯好了，龍姑，很抱歉，事情太急了，你偏勞一點，等我回來後，再好好地謝你……」

說完他頭也不回地走了，古大剛還在後面叫道：「小畜生！老頭子才不管你的事呢，還有許多人要找你，楚秋鳳，葉芳蓮……」可是獨孤雲聽不見他的話了，他已走出很遠……

——未完——

武俠長篇小說

勾命符

端木玲

柳絮桃花

這則消息眞够刺激，風靡了當時中原武林道上的一般自命風流的小人物，趨之若鶩，追踪『三嬌』。

可是，三嬌手底的功夫太硬了，那些小人物一個一個的死在『三嬌』的桃花劍下，大半是七大門派的子弟，這樣一來，引起了七大門派的不滿，出動了門下精英，非將『三嬌』消滅不可。

至此，七大門派方才知道『三嬌』進中原的眞正用意，乃是在爲當年的勾命義翰報仇，不過，她們這種報仇的方式比較高明，不露形跡罷了。

三嬌武功再高，怎當得住七大門下的精英聯手？三嬌是非輸不可的？

可是，事情有些失常，情況往下發展的結果恰巧相反，七大門派的弟子，每一次圍剿三嬌的行動都失敗了，失敗的原因是有時在採取一次行動的時候，他們會撲個空，因為，三嬌似是棋高一着，對他們的行動計劃，瞭若指掌，先有戒備，有時還反吃上三嬌暗虧。

『三嬌』詭異不可捉摸，神出鬼沒，沒出半年，中原武林道上聞名喪胆，談虎變色。

一次，激起了七大門派中的幾位絕世高人，他們出面了，那幾位高人與三嬌一場拚搏，三嬌已然成了甕鱉，眼看成擒，突然，半中腰殺出來個李逵，一名武功絕高的蒙面書生出現，將三嬌救了。

事情過去之後，三嬌苦尋這位書生，可是這位書生踪影杳然，苦尋了數年都得不到結果。在爾後數年中，但凡是三嬌碰上什麼兇險之事，事先，總會有人暗中傳送消息給她們。

偶然，那送信息給她們之人也會神龍一現，三嬌看出來了，此人正是曾救過她們的蒙面書生。

打從那次之後，三嬌突然改變了目的，一心一意的追尋那名蒙面書生的下落，並且，她們也將一身羅衫褪去，改扮成三名風流倜儻的美書生。

蒙面書生成了謎，但是，三嬌是冰雪聰慧的絕世奇女子，心思何等細微，細思之下，那蒙面書生武功極高，劍術冠絕武林，輕功一道更見精博，身形飄忽若烟雲迷霧，令人不可捉摸，年歲又極輕。有了這幾點，够了，三嬌腦筋一動，向當時武林中年輕一代的高手中去查尋。

恰好那時顛狂劍士以弱冠之年闖出了極高的聲譽，武林齊送他『顛狂劍士』的雅號，武林中到處在傳揚着『顛狂劍士隨風舞』這句口頭禪。三嬌念頭一轉，目標立刻對正顛狂劍士。

三嬌找對了，那蒙面書生的確是今天這位水泡眼，黃板牙，白髮黃鬚的大劍士。可是，三嬌白費苦心，蒙面書生再也沒有出現過，而三嬌所到之處，顛狂劍士似是聞風遠颺，早避得遠遠的。

尋尋復尋尋，三嬌一直沒有尋到顛狂劍士，後來，三嬌發了狠，立下重誓，此生非顛狂劍士不嫁。

武林中，又出現了另一句口頭禪了「輕薄三嬌逐水流。」

『三嬌』二字隱射『桃花』，而天下事也就太巧了，顛狂劍士本就是柳名絮，這兩句口頭禪暗與原詩：「顛狂『柳絮』隨風舞，輕薄『桃花』逐水流相吻合。」

『桃花』三嬌逐的是誰？當然追逐的是顛狂劍士『柳絮』。

三嬌追到了柳絮了沒有？沒有，柳絮自有難言苦衷，他不能接受三嬌的愛，二十歲即退出了江湖，不知藏身何處。害得三嬌飄泊苦尋，備嘗艱辛，但顛狂劍士影踪俱渺，三嬌是多麼感傷啊！

直到十五年後，岳陽樓上，勾命書生約鬪武林七門，消息傳來，雙方聘請顛狂劍士柳絮作證人，三嬌說不出的高興，萬里兼程自大理趕來，誰知那次比鬪，雙方的當事人暗中都見到顛狂劍士柳絮，而顛狂劍士本人則隱跡斂形，暗為雙方作證，三嬌急得如熱鍋上的螞蟻。又空歡喜了一場。

岳陽樓的事一過，顛狂劍士的人就如石沉大海，又沒有音訊，害得三嬌，又苦尋了數十年。

但有一宗，三嬌絕未再殺人鬧事，武林中人也懾於三嬌及顛狂劍士的威名，便是七派高手，也因三嬌未再在中原滋事而罷休。

柳絮講完自己一生的遭遇，甌然聽得大是感動，非常同情三嬌的遭遇，對柳絮的措置大不以為然。他輕輕的喟嘆一聲，說：「老哥哥，你的確算得上是千古第一風流人物，可是你為什麼想愛而而又不敢愛呢？」

顛狂劍士兩手一攤，說：「我練的是童子功啊……」他有些緬懷往事，無限遺憾，無限感傷的將頭轉望窗外，凝目街心，「啊」的驚噫了一聲，半晌作聲不得，那雙水泡眼也直鈎鈎的望着街心收不轉來。

甌然看出事態有異，探頭窗外，往街心下望，霍然街心有三名風度瀟灑的青衣中年書生，正往酒樓走來。

剎那，甌然心弦一動，他乎想起來此三名中年書生為誰？

樓梯輕响，顛狂劍士的面色隨着梯聲變換，忽青忽白，神情焦灼萬分。甌然看在眼裏，低聲安慰道：「老哥哥，千萬別急，你要『穩』得住，一切不露行跡，聲色不動，我自有退避之法。」

顛狂劍士抖着嘴唇說：「小老弟，你猜得是誰來了嗎？」甌然低應道

：「桃花三嬌？」

正當兩人低聲談論間，三名中年書生步上酒樓，夥計將三人迎到窗口的一張桌上，三人落坐點菜。

三名中年書生面部輪廓清麗，面色略現憔悴，額上水紋隱現，頭上的青絲包在頭巾下面，但兩鬢均已斑白，足見這三名裝扮成中年文士的『三嬌』年歲不輕，應該是年華老去，霜鬢蕭蕭的暮年了。

癲狂劍士不敢正面相對，眼角微微一瞟，心中不忍，黯然將頭低了下去，水泡眼一擠，兩顆虎淚幾乎奪眶滾落。

從癲狂劍士的語態神貌看，一向癲狂成性，放蕩不羈的武林怪傑，對桃花三嬌眞可是：「道似無情確有情」，退一步說，縱然無情，眼前的表情，也應該屬於歉咎。龔紫雖然是「童心未泯」的大孩子，他對男女間的情感認識膚淺，可是，從癲狂士柳絮這番感人的表情，確令這自小本然星培養下的心性爲之激動不已！

他私心在問自己：「他愛她們嗎？」所得的回答是肯定的，他體會得出來，癲狂劍士是愛桃花三嬌的。

此念一生，另一個念頭隨之而起，忖想道「願天下有情人皆成眷屬；是前生註定事莫錯過姻緣。我總要設法使他們有一個諒解的機會。」

相自心生，很着要玉成這四位苦戀了數十年「相逢猶似未相識」的老人，心底不由興奮了起來，喜色形諸面上，正要張口告訴癲狂劍士，而癲狂劍士早已一抬臉，瞥見龔紫面部神情變化有異，暗叫聲「不妙」，忙瞪了他一眼。

那一眼，包含了多少心意，龔紫忙將話頭咽了下去，一整臉色，正襟危坐，眉頭一沉，暗想對付三嬌之策。

桃花三嬌一上酒樓就張目四望，可是酒樓上的食客寥落可數，瞥望了數眼，狀至失望，三人似在搜尋甚麼，而又一無所獲。三嬌愁眼相對，緩緩將頭沉埋下去，誰也沒說話，祇有失望陪伴着他們。

突然，那名坐在下手，面型略圓，年武也較輕些的書生向上手坐的年歲較長的低聲說：「老大，說眞的，咱們三人都沒見過那冤家的眞面目，那冤家倒底是怎麼個生形面貌？茫茫人海，到甚麼地方去找啊？」

那位坐在上手的老大，輕嘆一聲，自我安慰地說：「如果蒼天有眼，不負苦心人，我相信總有讓我們找着的一天。他甚麼生形面像倒無關宏旨，咱們且先不管他，反正他此番重出江湖，在武當山又闖下了那麼大的禍，以他早年的爲人，自不會甩手不管，再去躲個三十年？」

坐在側手的那位似乎是二嬌，點頭附和道：「老大說的有道理，不過，我覺得有些奇怪，那冤家黃鶴樓上神龍一現就上了武當山，等我們趕到武當山，可惜晚了一步，據武當山那八名追他的老雜毛說，那冤家上了襄陽方向。」坐在下手的三嬌細眉一挑，咬着銀牙狠狠地說：「要不是爲追那冤家，我恨不得替那幾個牛鼻子在胸膛上穿幾個透明窟窿。」

大嬌一蹙眉，說：「別意氣用事了，說眞的咱們忘記了問問那些雜毛老道，那冤家是甚麼衣着面像？」

「咦！」三嬌驚噫半聲，說：「咱們替他推算一下，那時候……他出手爲咱們解圍，從年歲看，應該是二十來歲，十五年後岳陽樓作證人應該是三十五六，一恍眼又過了三十五年，現在，該是七十歲上下的人了。」

「七十歲？」二嬌似乎不知老之將至，驚訝不已的叫了起來，摸摸額角上的皺紋，說：「這麼說，咱們也應該是六十五六歲的老……」

她幾乎失口說出「老太婆」三字，猛被大嬌用眼色止住，方縮口未說出來，大嬌無無限感傷地說：「唉！說實在的，我們應該換一換裝束了，這樣不倫不類，應該將『輕薄三嬌逐水流』這句鬼詩璧還給他們了。爲了這句勞什子鬼詩，害了咱們的一生。」

三嬌不經意地抬眼，瞥見鄰桌的龔紫同癲狂劍士，眉頭一皺，俏目釘着兩人肩上斜豎的劍柄，移不開去。

首二兩嬌看出第三嬌目光有異，不期而同的將頭轉望向鄰桌的老少二。倘幸癲狂劍士背對三嬌而坐，二嬌只看出他略現佝僂的背影同肩上的劍柄，是以三嬌並未留心他的生形年貌，倒是龔紫正好與三嬌對面而坐，三嬌將目光集中在他俊逸不羣，稚氣洒脫的甜臉，同那柄極爲醒目的『勾付劍』劍柄上。

這兩柄劍，似曾相識，三嬌沉緬着往事，希望從逝去的記憶中追尋同

這兩柄劍的根源來。

這兩支劍的劍柄，欵式與一般寶劍並無二致，但說不出甚麼原因，三嬌對這兩柄劍似乎有一種特殊的感情，呼之欲出，唯一的問題是記憶模糊，以前不知在什麼地方見過？而且，這兩柄劍插在這麼兩人肩上，老的白髮蕭蕭，小的稚氣未退。

江湖中，如果說手底的功夫不硬扎，終日劍不離身連進餐都不解劍的人倘不多見，三嬌對這老少二人眞如墜入了五里霧中。

龔然與癲狂劍士老少兩人本是埋首匆匆進餐，希望儘快吃完，越早離開越好，連素常嗜酒如命的癲狂劍士也不敢貪杯，只喝了三小杯，老少二人此時同樣心思，只想到一個字，快「走」。

龔然一抬眼皮，猛看出要糟，三嬌正聚精滙神的六隻俏眼在他們老少二人身上打量，他心中低叫一聲：「糟！」

但他是個聰慧絕倫之人，抬眼，點頭，向三嬌露了個稚氣的甜笑。這一笑，笑得三嬌心湖猛蕩，一縷悽然之情油然而生。

凡是人，特別是上了年歲的老人，對生相靈慧的孩子，沒有不喜愛的，三嬌吃他這一笑，鈎起了多少遐思與感慨，若然這些年不空空辜負，以致芳華虛渡，自己應該有像這樣靈慧的孩子，三嬌不約而同的悽然低嘆一聲。

這一笑，頓時鈎起三嬌的舊情，也將三嬌的注意力轉移開去，三嬌漫聲輕嗟，各人收回俏目，望着滿桌的酒菜，意興索然，不知從何下箸。

空氣是緩和下來了，但是，危險依舊，龔然眉頭一轉，心中有了主意，一偏臉，向癲狂劍士說：「爺爺，揚州到底距此還有多遠啊？」

「嗯！……」一聲『爺爺』把癲狂劍士給楞住了，本是忘年的平輩論交，龔然怎麼平空自甘矮上兩輩，而且，無緣無故的問起『揚州』來？癲狂劍士大惑不解，兩眼一直愕然望着龔然。

龔然向他擠擠眼睛，癲狂劍士恍然大悟，登時明白了龔然的用意，打個飯呃，支吾道：「孩子，不遠了，如果走水路，從漢江直放武昌，再換船直下瓜州，假使途中不休息，至多不超出半月。」

龔然又說：「咱們去的那家鏢局大不大？跑鏢好不好玩？」

癲狂劍士是何等閱歷之人，水泡眼一轉，立刻會意過來，哈哈一笑，道：「孩子，咱們要去投的那家鏢子倒是挺大，揚州城的神威鏢局，大江南北數他第一，只是……唉！孩子，『跑鏢』這碗飯嚇，刀尖上舐血吃，爺爺本來捨不得你跟爺爺去，可是咱苦，祖孫倆相依爲命。爲了討生活，爺爺又不得不去，將你一人丟在家裏又不放心，不過……」

他沉沉的嘆口氣接說道：「你年齡也不小了，應該出去見識一下，將來，爺爺兩手一甩，撇下你一個人的時候，你混口飯大概不成問題……」

「爺爺……」龔然眼圈一紅，將手中的碗朝桌上一頓，哭着臉說：「爺爺，您老說這些不吉利的話幹嗎？您福體這麼健朗，照說，你老人家應該活上一百五十歲。」

癲狂劍士嘆口氣，搖搖蒼蒼皓首，說：「孩子，爺爺說的是實話，人總免不了要死的，只不過是遲早的問題，唉！誰叫咱們生了苦命？好啦！爺爺往後不說死啦，你既然心裏不痛快，不想吃咱們就走吧！」

癲狂劍士巍巍顫顫的站了起來，袖中取出碇碎銀，朝桌上一摔，向龔然招呼道：「孩子，咱們走吧！」

龔然緊緊地隨在癲狂劍士身後，祖孫倆步履蹣跚的步下酒樓。

第三嬌望着龍鍾老態的癲狂劍士僂着腰消失在樓梯口，轉頭向首二位嬌，說：「天地間不如意的事太太多了！」語意充滿了多少同病相憐的意味。埋首沉思的嬌嬌突然一抬臉，輕拍了一下桌子，訝然失聲道：「那柄劍，我想起來了……」三嬌問道：「甚麼劍？」

首嬌說：「那孩子肩後插着的那支劍！」三嬌問：「甚麼地方見過？」首嬌說：「岳陽樓。」

「是啊！」三嬌失驚地嚷着，幾乎跳了起來，說：「對呀，我怎會糊塗如斯呢，那不是當時勾命書生手中橫掃天下羣雄的『勾命劍』嗎？」

首嬌猛問三嬌，道：「老三，那小子一口胡言，你看他會不會就是赤壁戰武當掌門的龔介銘？」

三嬌眉頭一挑，道：「咱們眞被人耍了，追那小子！」

二嬌本是蹙着眉獨個兒在想心事，對另兩嬌的一番對答不理不睬，乍聽三嬌喊追，跟着站了起來，說「我也想起來啦！」

「想起甚麼來啊？」首三兩嬌促聲問。

「那名龍鍾老人肩上的另一柄劍。」首三兩嬌愕然望着二嬌，急等她解說。二嬌俏面一紅，壓低嗓門，說：「不是那寃家慣用的那柄嗎？」

「啊！」首三兩嬌遭份驚，驚得合不攏嘴來，三嬌像着了魔，連招呼都未打一聲，只見三條人影一閃，早已走了個人去席空，店小二方張得張嘴，連話未說出口，三嬌已然走得不知去向。

× × ×

江岸上，自樊城武昌的江船一排一排的繫在碼頭上，船伕們迎着走向碼頭的客人兜攬生意，三嬌行色匆匆的走上碼頭，數十名船伕蜂湧而上，七嘴八舌的搶問三嬌上那兒。

三嬌俏目四溜，只顧找人，但是，搜遍人羣，那有老少二人的影子？首嬌開了口，問其中一名船伕：「剛才有沒有一位白鬍鬚的佝僂老人同一名十六五歲的童子來過？」船伕們眼一直，全都搖頭。

三嬌望望首嬌，補充一句，說：「那兩人背上全插着劍。」

「劍？」船伕們笑着搖搖頭。那意思表示他們壓根兒就沒看見插劍的人上碼頭來過。

「走！」首嬌向二三兩嬌一打眼色，三嬌扭頭，猛往回路走。

× × ×

自樊城上開封的官塘大道上，一老一少步履飄逸，振袂飛奔。這兩人是誰？自然是本書的主人翁龔然同他的忘年老友癲狂劍士。他們此行的目的地是嵩山少林寺。

癲狂劍士一面飛奔，一面大讚龔然，道：「小老弟，演戲，就只角色不够味，你今天酒樓上那一齣，演得太够味了。」

龔然回敬癲狂劍士一句，道：「老哥哥，咱們彼此彼此，您一樣的演得逼眞啊。」兩人相視一笑，龔然一笑之後，說：「老哥哥，現在，我眞相信了，數當今風流人物，的確應該數老哥哥你，『桃花三嬌』三位前輩，爲愛您而奔波一生，並且眞情不渝，唉！老哥哥，你算是千古第一極品人物，可是你也算得上是千古第一薄倖人。」

癲狂劍士沉沉的嘆口氣，說：「小老弟，自古多情空遺恨，好夢由來最易醒，紅粉骷髏，不過是過眼雲烟，你年歲尚輕，老哥哥提醒你，甚麼事，第一要看得破，雖然老哥哥落了個薄倖臭名，老哥哥還看得破，想得開。」

龔然小小年紀，說不出爲甚同情起『桃花三嬌』的遭遇來，立加反駁，道：「老哥哥，你錯了，三位『桃花』前輩對您如此痴心，五十年前，你就應該接受她們的愛，合藉聚修，不乏前例，彼此同是武功根底極佳的高人，做個精神夫妻，又有甚麼不可。」

癲狂劍士聽得一楞，心中低罵，道：「哼！看不出你小子倒是個風流種子呢！」

兩人，一路談說，脚下半步未慢，正行間，身後起了三道人影。三道人影疾如奔馬，神速無儔，彈指之間，距前面老少二人已不及二十丈。來人正是「桃花三嬌」。

龔然一聽後有振袂風聲，猛回頭，微感驚愕，癲狂劍士似乎心神爲另一樁事情所擾，對身後奔來三人半點都不知道。及至等他聽出龔然的驚愕聲再回頭看時，二十丈不到的距離，想擺脫也非易事了。

但眼前的情勢，非擺脫三嬌不可，癲狂劍士水泡眼一眨，低聲告訴龔然，說：「小老弟，爲我擋一陣，老哥哥如果吃她們纏上，就不能幫你上少林寺去問天痴那老禿驢討玉佛令去了」

這話對龔然有着切身關係，他正不知如何回答？癲狂劍士早已身形一竄，拔步飛奔。

時間那容龔然多所猶疑，的確，癲狂劍士幫他上少林寺要『玉佛令』比甚麼都重要，眉頭一轉，把心一橫，咬了咬牙，一旋步，當道一立，將三嬌去路阻住。

說時遲，那時快，三嬌身形像旋風般捲落在龔然身前，龔然雙手抱拳，躬身施禮，正想說甚麼，第三嬌亦已挑眉怒叱道：「小鬼，站開些，別阻老娘們的路！」掌隨聲出，六隻纖掌挾着勁風推向龔然。

了得！當世之中，有誰敢硬接三嬌聯手的一擊，饒他龔然身手不凡，也不敢硬來。眼看掌風及體，龔然足根未登，一個倒翻，側裏竄出三丈，險險避過六掌罡風。

三嬌去勢未減，行速依舊，但見人影一閃，早已出去了六七丈。龔然毅然立穩身子大叫一聲「停」，慌忙拔步飛追三嬌。首嬌向前面嬌叱，道：「柳絮，看你今天還往那裏躲？」

三嬌尖着嗓子怒叱道：「負心人，你……」

她本想責罵柳絮幾句薄倖的話，但念頭一轉，覺得這話委實說不出口，一來自己師姊妹三人與柳絮名份未定，拿甚麼立場責罵人，二來當着龔然的面，她實在不忍心，也開不了那個口罵他。

龔然怔得一怔，三嬌早已到了二十丈外，顛狂劍士柳絮更是沒命的飛逃，早出去了四十丈。他望着前面一奔一逐，兩起飛逝的人影發楞，一剎那，感慨萬千，他說不出心中有多少煩惱，一方面是同情三嬌的不幸，另方面又感到人生際遇無常。

世事滄桑，他想着這三位當年叱咤風雲的高人，一生為情所惱，毀去了自己的一生，不由為他們惋嘆起來。

發了陣子呆，再一延拖，向前路望去，前面，黃泥官道一眼望不到盡頭，那還有四人的影子？龔然若有所失。沒精打彩的重踏征程，往嵩山進發。

嵩山乃五嶽之首，層巒叠翠，千峯競秀。少林寺領袖天下武林，名震八荒。龔然這天來到登封縣，遠遠望着少室峯下的少林寺，心中說不出的味道，升起了另一種感覺。

他由不得的讚道：「嵩山氣魄雄偉不愧是領袖天下武林的名山。」在登封稍事打點，踏着夕陽準備連夜登山。

這一天，他從登封來到嵩山脚下，抬頭望望高聳雲表，插雲入天的少室峯，心中升起無限豪情，他私心在想：「如果此番嵩山之行，奪了『玉佛令』，我龔某人今後，就可名震武林了。」

他想着少了顛狂劍士的臂助，此行任務的艱難，自是料想中的事，這樣也好，沒有顛狂劍士的助力取得玉佛令，其結果，將會使自己名揚於四海。

少林寺於自己而言，無異是龍潭虎穴，當今掌門天痴大師不去說他，光說達摩院羅漢堂兩地的高僧，無一不是武功已臻上乘的好手，自己一人，勢單力孤，沒有顛狂劍士的臂助，闖來的確吃力。

事情擠在眼前，不闖行嗎？龔然胸部一挺，長長的吸口氣，頭一昂，迎着初升的月色，提口真氣，往上飛登。

夜色靜得像一池秋水，淒迷，冷清，銀子似的月光灑滿了一地。天上浮雲飛颺，夾道松濤蕭蕭。龔然用上乘輕功飛奔了一個時辰，行速若電，不經意地飛馳到了半山亭。

時當二更，半山亭前無殿宇。後無寺廟，照說是座淒清孤獨的古亭才對，可是，事不盡然，那亭中竟然有人，遠遠望去，而且是位儒服束髮，白淨照人的儒衫少年。

龔然一呆，老遠將步子緩慢下來，閃身一棵古松後面，查察那儒裝少年的動向。

深宵，野嶺，古亭出現了這麼位書生，能不令人起疑？

那少年白淨書生端的儀表不俗，只看得龔然暗中點頭。

白衣少年本是靜立亭階上，反剪着雙手，仰望懸於天壁上的皓月，對不遠處藏身古松後面窺探他的龔然一無所知。

他在台階上踱了幾下方步，突然哈哈仰天一笑，道：「好詞！好詞！不愧是出諸一代宗師蘇學士（東坡）之手的妙詞。」

龔然一楞，白衣少年已自朗聲韻吟道：「明月幾時有，把酒問青天，不知天上宮闕，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風歸去，又恐瓊樓玉宇，高處……但願人長久，千里共嬋娟。」

這是蘇學士與大江東去同樣馳名的另一闋水調歌頭。這首詞婉約柔曼，清曠豪放，意境高遠，風格特別雄奇。就詞而論，筆意超脫，飄忽不群，在明月松竹間，古亭深宵的名山朗吟於一位儀態洒脫的白衣書生之口，特別襯托出來這首詞的不同凡響。

山是名山，詞是一代巨匠的名作，加上出之於這麼位文采風流的白衣少年之口，充滿了多少風雅氣氛，龔然亦是此中能手，將頭點了兩下，表示默許少年書生的看法，可是，他心中的疑問始終未找到答案，心中轉念一想，此名少年，一定是讀書食古不化，成了書獃子，找這麼個良宵，在名山之高吟一曲，既能抒發胸中的豪情，又可意會該詞的精神韻。

龔然實在找不出再正確的理由，不得不姑妄如此解釋。眼前，他有比研究這名白衣書生更重要的事須他去做，空耗時間推敲白衣少年的來歷似乎多餘。念頭一打定，身形猛展，繞穿過三棕古松，躍上一塊三丈高的絕崖，飛上繞亭的盤山登道。

有若再上一層樓，他昂立絕崖上，白衣少年兀自負手朗吟，龔然衝着那書生的背影用調侃的口吻說：「書獃子！」他收攝起精神，又猛提口眞氣，繞着盤山登道飛升。

約摸飛馳了半個時辰，少林寺下院的鐘樓亦已遙遙在望，轉過一座古林，山道旁又是一座古亭。

這座古亭欵式與半山亭一模一樣，八角石柱，和飛簷琉瓦，式樣相同本極平常。可是，令人吃驚的事出現了，簡直不可思議，亭階上，一樣的背抄雙手，擺着方步昂首吟月，又是一位白衣少年書生。

更巧的是這名白衣書生吟的也是蘇東坡的『水調歌韻』，最足使人拍案叫絕的是這名白衣少年的身材，年貌，儀態，衣着，活脫脫是下面半山亭那名白衣少年的化身。

難道此兩名少年二而一，是一人不成？若說兩者二而一，問題又來了，照看極不可能，因爲，龔然的輕功亦已舉世少有，連瘋狂劍士那種怪傑與他相較，上下也有限得很。而此名白衣少年，如果是一人，那麼，其輕功之佳妙，簡直已達登峯造極之境，又不知高出龔然凡幾？

當世之中，眞有這等輕功之人？

人外有人，天外有天，當然有，可是此名少年以十七八歲的年齡，有這種絕世難尋的輕功，簡直駭人，眞是稽不可思議的事。

假若說，此兩名白衣少年是一人，那麼其用意更屬明顯，他的行動是衝着龔然而來，不問可知，龔然碰上了對手。

龔然是何等狂傲不羈之人，不由冷冷一聲低嘿，將步子加快，不再避讓，逕直衝向古亭。他心中一聲低嘿，冷冷地自忖道：「小爺倒要看看你頭上長了角，還是生了三個頭。」

龔然是個心口如一之人，心中想到什麼就做什麼，他面上微有怒意，一躍衝向古亭。

白衣少年對龔然的衝向古亭，宛如不聞，一付書獃子氣，猶仰頭朗吟不休。龔然立穩身形，清咳一聲，那白衣書生緩緩將頭轉了過來，冲着龔然微微一笑，拱拱手道：「兄台賞月？」

「嗯！」龔然一聲哼，代表回答，略頓，方說道：「兄台雅興不淺，踏月覓句，不讓古人專美獨掠。」

白衣少年淺笑着說：「兄台過獎了，小弟淺薄，不知自量，妄學古人風雅，還請兄台勿要見笑方好。」

龔然點點頭，單刀直入地問：「兄台好說！敢問兄台，一刻之前，小弟好像在下面半山亭見過尊駕？」

白衣書生哈哈一笑，道：「倒教兄台見笑了，適才，小弟在半山亭領會不出中間那兩句『我欲乘風歸去，惟恐瓊樓玉宇，高處不勝寒』的神髓，是以學步古人，更上一層樓，挨命往山上學古人乘風一般的踏跑了一程，看看高處寒不寒？」

白衣書生說得十分明白，他就是先前半山亭的那名書生，而人家自半山亭抵達此亭所採的身法，正是那句『我欲乘風歸去』的失傳武林百年的『御風術』，這是輕功中的極至，武術中最高境界，那麼，不用說，此名少年身手之高，當眞舉世無雙。

龔然心中暗吃一驚，猛退一步，拱拱手說：「兄台可否將師承見告？」

白衣書生哈哈一笑，神態自若地道：「小弟出身少林，家師天下痴……
……」

「少林？」龔然這份驚，驚得涼意自背脊骨往上衝，直衝上腦門。以少林一名年歲與自己不相上下的二代俗家弟子，其輕功之高，已至不可思議的地步，那麼，當今少林的一衆高僧，其武功之高，概可想像。

龔然驚得半天合不攏嘴來，好半晌，方說：「幸會！幸會！」

他在一瞬之間，已將眼前這名文質彬彬的白衣少年看成生平所遇武功最高的人了。但他是生性何等高傲之人？一聲幸會出口，又接說道：「兄台大名是——？」

「小弟胡俊英，轉請兄台台甫？」

龔然說：「小弟龔介銘。」

白衣少年胡俊英驚得跳了起來，哈哈一笑，道：「小弟有眼不識泰山，龔兄赤壁大戰勾命符主，力敗武當五子，武當山力戰八仙，威名早已震九州，驚佈四海，家師日前還提起兄台呢！」

白衣少年胡俊英神態間透着親熱，竟伸手向龔然伸了過來，那神情，頗有惺惺相借，相見恨晚之慨。

龔然自前次在江陵吃過苦頭，處處總是防人一着，見白衣少年的手伸過來，遲疑了一下，但他一生狂傲不馴，心中一聲冷哼，暗道：「看你能把小爺怎麼樣！」他大大方方的將手伸出去，但他也不傻，手雖伸了出去，五指暗蓄真力，準備隨時應變。

白衣少年伸出的手乍看一點不着力，來勢親切而隨便，一把抓向龔然腕脈，親熱地說：「兄台駕臨寒山，便是我們少林寺的貴賓，請！寒夜客來，雖無佳餚，但寒山有的是陳年松醣，小弟敬兄台三杯，聊盡寸忱。」

他那抓來的手上絲豪不帶勁力，來勢奇緩，龔然任由他輕輕抓住，也豪邁地哈哈大笑道：「打攪胡兄的雅興真是不該，再要叨擾，那怎麼好意思！」

胡俊英哈哈一笑，道：「海內存知己，天涯若比鄰，我與龔兄雖是萍水相逢，但咱們一見如故，龔兄再要客氣，就顯得小弟太不够意思了。」

胡俊英矢口不問龔然貪夜闖山的原因，龔然也故意不說，他心中另有謀算，他想起來「因人成事」一句俗話，少林寺的高手一個個均都不俗，且又人多勢衆，對討取「玉佛令」一事，只可智取，不可硬奪。

要智取，惟有借重胡俊英，因爲，胡俊英是天痴大師的入室弟子，與少林掌門最爲接近，換句話說，「玉佛令」藏放的地方，以及將來如何能接近玉佛令，只有走胡俊英的路線最爲可靠，也最便捷。說實在些，胡俊英是欵通「玉佛令」的捷徑。

龔然心有謀算，試出胡俊英抓來的那隻手上沒有半絲勁力，心中一寬，立時想到一件事：爲了「玉佛令」，不得不結納胡俊英！爲了結納胡俊英，自不得不故示大方，於是立將掌中暗蘊的勁力卸掉，任由胡俊英握着。兩人像對多年的老友，把臂而行，相借步下亭階。

兩人並肩走約十步，胡俊英突然猛翻執着龔然的那隻手掌，五指如鉤，一把扣向龔然的腕脈。同時之間，他嘴角牽動了一下，面上抖起了一絲冷笑。

變起倉猝，腕脈非比等閒，少林派的「大擒拿手」爲武林一絕，胡俊英既是少林二代俗家弟子中的佼佼高手，對這門少林絕藝自有獨到的造詣，一把扣實，扣得龔然週身勁力全失，連半點都動彈不得。

龔然頓時驚得想運力將敵人指上的力道卸掉，可是腕脈被人扣住，連運了幾次力，都無法提起來。

他氣得怒咬鋼牙，狠狠瞪了胡俊英一眼，氣憤地說道：「姓胡的，咱們走着瞧吧！」

胡俊英一臉陰笑，冷冷地說：「龔兄，沒有『走着瞧』啦！你，此生應該到此爲止了。」

龔然氣得臉蛋通紅，怒哼了一聲。

胡俊英得意洋洋地笑道：「其實，龔兄自已弄錯了，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獄無門闖進來，這又怪得了誰呢？」略頓，他又往下說：「好教龔兄得知，龔兄的輕功天下雖數不到第一第二，但放眼武林，能及得上龔兄的已經是鳳毛鱗角了。剛才兄弟誇言已得「御風術」心法，那是因爲情勢所廹，兄弟不得不出聳人聽聞的危言，其實，這種失傳百年的武林絕學，不可能再出現人間，至於兄弟在半山亭中朗吟，何以能搶先一步到此？說穿了半文不值，原本兄弟的都功不及龔兄，只是兄弟自幼生長嵩山，對嵩山上上下下的地形十分熟習，龔兄初臨嵩山，人地生疏，走的是登山盤道，兄弟因爲地形熟習，走的是捷徑，所以先龔兄一步登上此亭。」

龔然恍然大悟，也失悔萬分，他失悔自已輸於一個無名小卒之手。

正於此時，石亭後面轉出來四位面形奇古，年已古稀，披黃色袈裟的長眉僧人。胡俊英迎着四名老僧欠欠身，施禮道：「弟子幸不辱命，已將勾命門下擒住，請四位師叔發落。」

四僧之中，一名手執錫杖，垂眉呢喃，一手數着念珠的老僧陡然睜開如電的冷目，冷目精光一閃，落在龔然面上，溜掃了一眼，說：「此子根骨本佳，可昔傲氣天生，不知他因何敢於隻身上武當，覬覦本門寶物？」

龔煞中計遭擒，老僧傳命將他武功廢去。

龔煞劍眉一挑，沉沉的哼了一聲，說：「老禿驢！好教你得知，小爺憑恃的是天生豪胆。」

這名老僧乃是當今少林掌門天痴大師的同參師弟，在少林寺中輩尊位隆，職掌達摩院，而闔寺又以此老火性最烈，龔煞如此頂撞下來，這還了得，氣得老和尚電目中冷光閃灼，高喧佛號，道：「孽障！你死到臨頭，還如此冥頑不化，俊英，廢了他！」

「是！」胡俊英躬身應命，一手緊扣着龔煞，另一隻手中食二指迸指如戟，「刷！刷！刷！」數聲，連點了龔煞幾處要穴。

首先點的是啞穴，順着往上一帶，點了龔煞的腦戶穴，指風下移，在「靈台」穴上輕輕的用了三成力按了按，順勢下滑，指力在右「志堂」穴上連點五下，反手一探龔煞的右脅，在「天地」穴上輕輕按了一指。指力斜劃，探入左脅，在龔煞擠心穴上重重的又按了一指。

龔煞頓時肌肉抖顫，額際冷汗涔涔，現出一種苦不堪言的樣子，想來他此刻也是够受的了。

胡俊英陰聲冷笑說：「龔兄，可惜你這一身超塵拔俗的武功，廢了太可惜了。」

龔煞啞穴被點，口不能言，即便是週身的筋肉，無一處不是冷顫着在痛。痛得週身汗水如雨，那還有餘力分神作抗拒的表示？

那名老僧向胡俊英吩咐道：「俊兒，停會將他帶回山來，交到戒持院去！」

胡俊英躬身應命，肅身送走四名老和尚，轉身向週身冷顫的龔煞冷譏道：「龔兄，我看你還是快當些，別抖個無休無止，挺着點，你往昔的雄風豪氣呢？」

龔煞口雖不能言，但耳目依樣靈光，他一生何等高傲，不慣聽這等風涼之言，只氣得的鋼牙怒咬，兩目發直。

胡俊英一屁股朝亭中的石墩坐了下去，二郎腿一蹺，意興飛揚的冷瞥着龔煞，口中哼着只有秦淮河的畫舫中才能一聞的揚州小調——。

「叫一聲小寃家我的親哥哥，這一遭啊！啊！只痛得奴家牙根緊

咬——咬！我的心肝寃家寶貝兒，如此魯莽怎生得了！奴家呀！呀！早已淚珠兒滾滾下落了——。

「啊呀！」突然一聲慘叫，得意忘形的胡俊英，竟然仰面一個倒栽翻落地上，四肢一陣抽搐，再未哼得半聲就咽了氣。

值得！雖然兩脚一撤蹺了辮子，但是，他滿腦袋瓜想的是風流狎邪，正所謂牡丹花下死，做鬼也風，胡俊英不折不扣的成了個「風流鬼」，哼着邪門調兒，寃魂飄飄遙往鬼門關報到去了。

幾乎是在胡俊英一交栽跌的同時，龔然亦也撐持不住，同樣的一交栽翻。他比較幸運，未栽翻地上，栽翻在一條纖巧的倩影懷內。

可笑胡俊英死得雖然風流，但也死得寃，連死在什麼人手裏？死在什麼暗器之下都一點不知，這麼說，他應該是名風流枉死鬼。

那名纖巧人影一把抱起龔然，玉指倏揮，分點了龔然週身的幾處要穴，懷中抄出一隻磁瓶，倒出幾粒藥丸，揑着龔然的仁中，放進龔然口內，伸足一鈎胡俊英，將胡俊英的屍身鈎得連翻帶滾的跌出五丈，跌落在一道山澗內，纖巧人影方恨恨的托起龔然，飛縱下山。

第二天，天色大亮，一夥中年僧人，匆匆自山上奔了下來，大夥兒奔上石亭，縱目四搜。他們看出來了，地上有凌亂的痕跡，也有無數粒烏精發亮的黑砂。

這些僧人看來看去，就是看不出來這些什麼砂？其中一名僧人嚷叫道：「胡師叔呢？」羣僧你望望我，我望望你，一個個愕目相視，誰也猜不出胡俊英去了什麼地方？

其中一名年長些的粗眉和尚提議道：「咱們在附近搜搜看！」羣僧立時動手在方圓十丈內搜尋。其中一名搜到山澗邊，失聲驚叫道：「有了！胡師叔在此呢！」

羣僧一窩蜂的湧了過去，一個個愕然驚叫道：「死了！」

有人翻着他的屍體察看致命傷，但見胡俊英的屍首背脊骨自鳩尾第一節往上倒數起，第三、五、七、九、十一、十三、十五等七節椎骨上，勻稱地在每節骨節的上方間隙處，深深的嵌了一粒烏精黑砂。衆僧不知這是什麼暗器？也不知是什麼手法，只好扛着胡俊英的屍身往山上奔去。

胡俊英是天痴大師的得意弟子，衆僧將他一直托上方丈精舍。

少林掌門天痴大師年當耄耋，胡俊英算是俗家關門弟子，老和尚素常對胡俊英最是鍾愛，驚聞愛徒慘死，登時有若高樓失足，他雖是修為精深的高僧，乍聞惡噩，也驚得當場面色煞白，急忙的奔出方丈室，逕至院中，撫着愛徒的屍身悲痛欲絕，老淚涔涔橫流。

那名年歲較長的中年僧人將石亭下面揀來的那些烏精發亮的砂子呈給老禪師，並向老禪師禀告胡俊英致死的原因，老禪師接砂在手，慌忙翻着愛徒的屍身，查看他脊椎骨上傷痕，不由脫口驚呼，道：「無影勾命砂！」老禪師脫口一呼，團站週圍的和尚一個個頓時面現驚怖之色。

少林寺闔寺上下數百名僧衆，沒有一個不知道三十五年前岳陽樓發生的那次慘案，當時，武林七門之中，就有二十五名高手慘死在這種毒砂之下，二十四名高手之中，其中有五名就是羅漢堂的高僧。

如今，老禪師呼出「勾命砂」，還能有人不驚？這一意外消息，霎時傳遍了全寺。

闔寺的僧人一個個驚得面如土色，須知，這種奪命砂的霸道，是武林衆所週知的事，而今少林門下二代弟子中的唯一高手慘死毒砂之下，能不使其餘的少林門人戰慄？

一時之間，謠言紛起，有的說昨晚看見過一個沒有雙脚的黑影，有的說好像碰上了勾命書生本人，繪聲繪影，數百名僧人俱陷於惴惴不安中。

三十五年前岳陽樓的往事，天痴老禪師至今仍餘悸猶存，如今「無影勾命砂」重現武林，且又降臨到少林門人頭上，老禪師這份驚恐，就真非筆墨所能形容的了。如果說，勾命書生不顧往日的誓言而重入江湖，那麼，一場不堪想像的浩刼眼見就要來臨。

退一步說，就算是勾命書生本人不重入江湖，三十五年的時間，足够他造就一批傳人了。只要那批傳人在江湖中鬧上一陣子，就足够中原武林頭痛的了。這種推想大有可能，武當山、赤壁兩次事件，不也是勾命門人鬧的嗎？

這兩件事，近日正在江湖中哄傳着。

天痴大師命人葬了愛徒，傳下法諭，少林寺上上下下，加緊備戰，一

時之間，密鑼緊鼓，嵩山籠罩在肅然氣氛中。

就在這晚，要發生的事終於發生了，三更左右，天痴老禪師正盤膝在精院中做夜課，突然之間，無聲無息，一面紫旗悠悠蕩蕩的飄進了方丈精舍，飄向趺坐中運功的天痴老禪師。

那是面五寸大小的紫色小旗，不帶半點聲息，饒他天痴禪師修爲精深，直到那方素色小旗飄至距他身前尺許方才覺察。震驚之下，一袖往那方紫色小旗拂去。小旗吃他一袖拂得虛空翻捲了兩個觔斗，斜斜往上一飄，露出一角白色之物。

「信箋！」老禪師心中猛震，慌忙一把往紫色小旗攫去，同時也捉着了那張箋紙。

箋紙用根纖花牛毛細針別在小旗上，而那方紫色小旗老禪師極是眼熟，一眼看清，驚得自蒲團上跳起來，驚呼道：「勾命符！」

是的！這是武林中令人望而生畏，魂顫神慄的奪命追魂的催命符，此符所到之處，有若勾命書生本人親臨。

老禪師冷顫着乾枯的一雙瘦手，將那張箋紙攤開，但見箋紙寫着幾行字——：

字示少林掌門人知悉，貴掌門人縱屬行凶，以卑劣之手段，擅加到訪之江湖人物，而貴派四老更是倒行逆施，對於非法手段擒獲之人妄施楚毒，廢武功，點絕脈，極盡慘酷之能事，今着令貴掌門人於明夜三更子正，親將貴門信符「玉佛令」送至五虎嶺並嚴懲四老，以儆效尤，逾時不將信符送達，「無影勾命砂」血洗少林。

下面的落欵是「勾命仙子」。

誰是勾命仙子？勾命仙子何許人？

天痴老禪雙手捧着箋紙冷顫，抖着牙巴說：「佛祖慈悲，這……這怎麼可以呢？」

「玉佛令」是代表少林派的無上權威，若然此符雙手捧送給人，少林派豈不要自武林除名，今後的武林，還有「少林」的一席嗎？

斯可忍！孰不可忍！要老禪師斷送少林一派的前程，誰都知道他絕不會作此千古罪人。但是，勾命符已經傳下來了，「勾命仙子」雖是無名之輩，有道是來者不善；善者不來。

如果勾命仙子沒有兩下子，勾命書生絕不會將勾命符交給她，代他進入江湖行惡。天痴大師明白這點道理。

但是，眼前，他極需根弄清這名勾命仙子是何許人！自然，明晚五虎嶺之約是非赴不可的。

老禪師方在尋思應付明晚的生死約，突然，那名以脾性冷傲，火氣最大的達摩院首座長老天慎不待通稟，氣急敗壞的直衝而入，一步拜倒天痴老禪師面前，顫着嗓門巍巍顫顫地說：「稟掌門師兄，末座該死……」

天痴神色驚慄，顫聲問：「發生了什麼事？」

天慎大師合什一拜，道：「末座負責監護存放達摩院中的『大悲丸』少了一粒。」

「什麼時候少的？」天痴大驚而問：「末座每天早午晚課後例行點察，今晚查點時發覺少了的。」

「少了幾粒？」

「一粒。」天慎恭答。

「南無阿彌陀佛，看來是那位女施主拿去的了。」天痴墜入沉思中。

天慎幾次想啓口，問掌門師兄，究竟是什麼人拿去的？但見師兄沉吟，又不敢多問，肅立一旁，默默以待。

大悲丸在百年的武林中傳爲至寶，相傳是少林寺上四代掌門「大悲上人」窮畢生之精力採聚天下有數的幾種奇藥異草，精煉一千零八天方成。當時一共煉了七粒，大悲上人用以濟世活人耗去四粒，尙餘下來三粒，相傳至今，少林寺列入重寶之一。

難怪他們要將它列入重寶之列，這種聖藥，功能起死回生，接經續脈，一粒即可見效。是以武林中將此藥視作時下的稀世奇珍之一。

就因爲它太貴重，少林寺特別珍視，派專人負責守護，該寺以達摩院首座長老武功最高，且座下十二高僧無一不是少林寺代弟子中的精英，是以歷代掌門均責成達摩院負責監守。如今，這等貴重至寶少了一粒，天慎難辭其咎，雖然掌門人口風中稍露三分端倪，但天慎着實不便啓口相詢。

天痴尋思良久，長長嘆了一聲，將那張「勾命仙子」留寄的素箋遞給

天愼，說：「你看看就知道了，可能你會得到更深一層的了解。」

天愼接過箋紙，一面看，一面咬牙怒目道：「是『勾命書生』屬下……我倒要問他討還個公道。」

天痴點頭，說：「不錯，應該是那老魔頭的門人。」他微作思索，霜眉一展，往下接說道：「天愼師弟，你就準備一下吧。」

天愼應命辭出方丈精舍，準備翌晚五虎嶺赴約。

× × ×

三更，冷月高懸，照澈整座嵩山，五虎嶺上松影婆娑，此嶺在少室峯東面七十里，嶺前嶺後一片靜謐。

五虎嶺方圓數十里，怎知那名神秘人物「勾命仙子」約會的地點訂於何處？武林人物千金一諾，既是明言三更，換句話說，準時不依約，這將是椿丟臉的事。少林是武林中的大門大派，自然丟不起這個人。好在五虎嶺與少林寺近在咫尺，地勢山形，以天痴大師來說，自然極熟，天痴大師稍加琢磨，早已成竹在胸，初更天，率着其餘四名師弟同達摩院十二高僧赴約。

老禪師另外留了一位師弟負責鎭守。一行人浩浩蕩蕩的準三更上了五虎嶺，在關帝廟前停了下來。

關帝廟前，五棵古松下面，早已站了一大羣人，那羣人爲數不少，約莫有十四五人之多。

立在最前面的兩人特別起眼，一人嬌如水仙，令人一看就有一種清新脫俗的感覺，那是名十七八歲的亭亭玉立的紫衣少女；另一人卓爾不羣，英氣勃勃，昂然望着步上關帝廟廣場的那名少林達摩院首座長老天愼。

倏然之間，他面容一緊，虎目中閃動着兩眶冷電般的怒焰，生像要一下將那名老和尙焚化掉。那名老和尙乍見此名少年，冷峻的蒼古面色亦不禁陡變換，低喧佛號，少年也冷嘿不已。

站於此兩名男女少年左右的是十二名綺年玉貌，婷婷玉立的少女。紫衣少女輕輕說：「熊弟，耐住點，別沉不住氣，既然他們來了，還怕不能出氣嗎！」

少年銼銼牙，達摩院的首座長老天愼低聲向走前半步的師兄天痴說：「師兄，那名少年就是被胡師侄點殘武功，用絕脈手法搜魂的雷介銘，怪啊！這小子在一夜之間不但復原，而且，看他面上英氣內蘊，華光流轉的神態，這小子似乎比以前只強不弱！」

天痴大師喧聲佛號道：「佛法無邊，『大悲丸』絕品聖藥，看來咱們被盜的大悲丸正是那名小施主用於復功療傷吃了。」

天愼打了個冷戰，緊咬牙關。兩起人眨眼相對，天痴大師合什欠身，向對面的紫衣少女頂禮問：「敢問女菩薩，是否卽爲『勾命仙子』？」

紫衣少女冷峻的俏面上陡然一寒，冷冷地答：「廢話，你不是明知故問？」

堂堂少林掌門，武林之中，誰不尊仰，而今，一名不見經傳的少女，敢於對他叱斥，似乎太也離譜。

天痴大師終究是一代高僧，還不見怎樣動氣，倒是那名隨扈身側的天愼長老同另三位古稀老和尙早已一個個怒眉陡豎，連聲沉哼；十二名達摩高僧更是怒不可遏，虎視眈眈的瞪視紫衣少女。

紫衣少女嘴角輕撇，冷漠的一聲哼，嗤嗤俏鼻。

天痴大師再有耐性定力，亦不由激起怒氣，相着愛徒胡俊英的慘死、立還顏色道：「女施主年紀輕輕，心狠手辣，口齒輕佻，請問小徒犯了什麼罪，女施主辣手用勾命砂將他打死？」

紫衣少女傲然一抬下顎，兩眼望向天，簡簡單單地說：「死罪。」她吝嗇得不肯再多說半個字。

雷熊半天不搭腔，見兩人一語說糊，立時插口將空氣緩和下來說：「大師是否已將我們需要的東西帶來了？」天愼冷冷地接上一聲，說：「什麼東西？」

雷熊在一夜之間似乎成熟了不少，那張往日滿是稚氣的臉上，此刻英風颯颯，神威逼了，沉着嗓門說：「『玉佛令』！」

天愼點點頭，代答說：「當然帶來了。」

紫衣少女玉手倏伸，冷冷地說：「拿來！」天愼目吐冷光，冷冷地說：「憑什麼要？」

紫衣少女說：「憑我爹的那面勾命符。」

天痴大吃一驚，想不到這名自稱「勾命仙子」的紫衣少女，竟是勾命書生的女兒？

天愼冷笑一聲，說：「勾命符三十五年前早巳武林除名，於今不再起半點作用，你還是回去叫你爹省省罷？」

紫衣少女冷峻如刀的秀目突然一轉，櫻唇綻開兩朶嬌花，笑得甜蜜極頂，含笑反問天痴道：「老禪師怎麼說？」

天痴大師久歷江湖，閱人萬千，見紫衣少女神態有異，即知此女另有謀算，當即功運雙袖，凝視戒備。

紫衣少女半側俏面，淡淡的向龔然發令道：「然弟，準備無影勾命砂！」

龔然恭應一聲的探手入革囊抓了兩把勾命砂。

少林寺的和尙聽聞勾命砂，一個個雙目大睜，不約而同的凝視龔然的雙手，一瞬不瞬。每個人暗運功勁，貫注博袖。

紫衣少女眼波一轉，俏影疾閃，雙手中指掄劃，「嘶」的一聲驚風嘯空，兩道指力直打天痴大師。

所有少林僧人的注意力全被勾命砂所吸，誰也不會料到紫衣少女會突起發難偷襲掌門，一時之間，羣僧弄了個驚慌失措，竟爾來不及搶救，兩道指風直打少林掌門人前心五大要穴。

好天痴！不愧一代高僧！雙袖一揮，拂出兩袖罡風，硬生生的將紫衣少女的兩道指力接實。

紫衣少女的指力像是要強勁些，「吱」的一聲，竟爾穿透過老禪師的僧袍，無巧不巧的一指打在天痴大師的肋骨上。

肋骨是人身較弱的一環，還算老禪師功登化境，一袖罡風將紫衣少女的指力拂化掉八成。饒是如此，老禪師仍是挨了下重的，一口眞氣逆行，老禪師頓時乾咳一聲，跌坐下去，跟着一口血箭仰天噴吐，面色立如黃蠟。

他雖已受了極重之傷，仍不忘提醒下屬，力竭聲嘶，語音不清的嘶叫道：「勾命指！」

「勾命指」三字有若雷殛，少林寺的羣僧一個個面現死色，百年之前，「勾命指」叢翰荼毒武林那檔事，百年來談虎色變，武林中人，幾乎是無人不知，無人不曉！如今，這種霸道絕藝重現武林，怎能叫他們不驚不恐？

但是，掌門人眼下的慘狀，使四名古稀老僧心中一寒，也全不由起了一種衞道護法之念。四老不約而同的怒吼一聲，八掌翻飛，怒拍而出。

四老何等身手？八掌齊發，其力道之沉雄，有若怒濤拍岸，「轟轟」之聲震耳驚心，一齊推向紫衣少女。在同一時間，龔然一聲斷喝，抖手打出一把無影勾命砂。

四老的八道掌力一半分封勾命砂，另一半奔襲了紫衣少女。

紫衣少女雖是功力已至收發由心的地步，連運勾命指，雖將敵人擊傷，自己亦因耗力過度而嬌面酡紅，嬌喘連連，如今，八道掌力襲至，不得不倉忙提氣封阻。

可惜她力有不逮，提力運氣不純，兩下掌力一接，當場被震得嬌軀幌搖，連退四五步。人雖是站住了，可是，當場被震得面色慘白，看樣子已是受了極重的內傷，一條身軀已有點把持不定。

還算龔然那把勾命砂打得是時候，四名古稀老僧爲了應付勾命砂，分去了不少掌力，否則，這八道掌力全部擊實，紫衣少女非被打得當場出彩不可。

也正因爲四名古稀老和尙的八道掌力分了開來，既要封迎「勾命砂」，又要分力襲擊紫衣少女、正應了心無二用一句話。所謂力分則散，功效自然而然的就大打了折扣，如此一來，八道掌力既未將紫衣少女擊倒；也未將「無影勾命砂」封住。但聞幾聲慘哼，四名古稀老僧跌跌撞撞的連退數步。

祗見他們滿面血汚，四老之中，尤以那名火性最大，最爲冷傲的達摩院長老天愼受傷最重，龔然似乎特別恨他的心腸太過歹毒，在手法上，對他特別優待些。

十二名達摩院高僧見已方吃了大虧，狂叫一聲，人影橫飛，擧掌齊出，撲向龔然。

「住手！」龔然舌綻春雷的一聲怒喝過處，抖手打出另一把勾命砂。

這一把「砂」打出的力道輕些，與剛才那一把就有上一大段距離了，此砂一出手，即被十二名高僧發出的拳掌上的勁力一逼一震，無影砂粒粒被震落地上。

達摩院的高僧仍是少林寺上千僧俗弟子的精英，功力何等了得，十二人力道之總合，怎能說不將勾命砂震飛？

勾命砂一擊無功，十二名高僧又已衝至，顏絲念頭飛快一轉，鐵臂一伸，一把攬住紫衣少女的纖腰，身形一個半旋，早已掠到少林掌門人身後，探掌一按地下跌坐的天痴大師的頂門，寒着臉怒望着十二名高僧。

嘿！場中又有了極大變化，只見粉蝶亂飛，俏影縱橫，隨紫衣少女來的十二名少女齊聲嬌叱，雙掌齊揚，迎着十二名高僧擊去！

可惜！她們心有餘而力不足，她們僅只是紫衣少女的隨身侍婢，而十二名達摩高僧乃是武林中叫得响字號的一等一的好手，她們勇氣可嘉，可惜其勢如螳臂當車，只見粉蝶亂舞，十二名婢女跌撞出去數丈。一個個嬌容失色，慘哼連連，看樣子全部受了傷。

顏絲心中一慘，自已這一方面，除自已一人外，可說是全軍敗北。默察形勢，他實在顧不得什麼了！二次吼叫道：「住手！」

十二名高僧似乎看清了眼前情勢嚴重的程度，在顏絲喝叫之後，自動的收掌停止攻擊。一個個現驚容，莫知所措。

掌門人遭人挾持，身陷危境，今夜如果措置不當，少林派就得另換掌門。但他們不敢鬆懈戒備，一個個逼近顏絲，兩手雖是下垂，可是顏絲看得出來，他們那兩掌之中，暗蓄着勁力。

十二名少林高僧一個個面容肅穆的望着他，其中一名開了口，冷冷地問：「姓顏的，你要怎樣？」

顏絲說：「不怎樣，談談條件。」

那名僧人說：「什麼條件？」顏絲冷笑一聲，故意不談正題，扯得遠遠地說：「你們想要位活掌門？還是位死掌門？」

此話百分之百的充滿了威脅性，只問得十二名高僧一個個面面相覷，沒有一個人答得出來。心理上，十二名高僧已打了個大敗仗。

低頭，十二名高僧一個個吁口氣，像鬪敗了的公雞，說：「你說吧！什麼條件？」

顏絲轉頭看看倚在他肩膊上，面容慘白的紫衣少女，說：「照理，我姐姐受了內傷，我應該殺你們的掌門為他報仇，但是，小爺乃頂天立地的丈夫，我不願加害一個已受傷了的人，只要你們不逼人太甚，接受我的條件。」

說了半天，他仍是不關痛癢，吞吞吐吐的不說出什麼條件，只急得十二名高僧如萬蟻鑽心。他故意將按放天痴大師頂門上的手掌挪移了一下，只嚇得十二名高僧面如土色。

至此，他方點點頭，緩緩地說：「好吧！小爺也不為已甚，你們聽清楚了，第一，將『玉佛令』立刻繳出來！」

十二名高僧立時面如死灰，「玉佛令」在少林派何等重要，誰敢作此千古罪人答應下來！

好！顏絲並未給他們為難，他們不答，他已將按放老禪師腦門上的鐵掌緩緩下移，輕輕的探進老禪師懷內。

可是，他帶着一臉的失望將手掏了出來，手中，捏着那方紫色小旗，正是代表勾命書生的勾命符——勾命符，並未掏到「玉佛令」

勾命符為他帶來另一種不安，他捏着那面勾命符，一臉驚異之色，心忖：「那不是我在江陵丟失了的令旗嗎？怎麼會在這老和尙身上？」百思不得其解，他墜入了玄思。

十二高僧見他並未掏出玉佛令來，全將緊張的面色寬弛下來，其中第一名先前開口的高僧又說道：「第二個條件是什麼？」

顏絲如夢初醒，驚啊了一聲，說：「第二個條件嗎……」他望望坐在另一面滿面血污，閉目運功的古稀老僧，一咬牙，說：「玉佛令拿不到，只好退求其次了，誰過去將那位長老懷內揣着的大悲丸掏一粒送來？」他指指天愼長老。十二名高僧又傻了眼了，有誰做得了主？

顏絲怒哼一聲，冷冷地說：「算了！不要了！」

他緩緩將按放天痴上人頂門的鐵掌舉了起來，在高舉至尺半之處倏然停止不動，十二名達摩高僧一個個面上冒着豆大的冷汗珠子，誰都明白，他那隻停懸在虛空的鐵掌下一步要做什麼？

十二名高僧一個個面如土色，突然，其中一人顛聲嚷叫道：「慢着！」龔然一偏臉，問那名僧人。「什麼事？」那名高僧說：「小僧負責去拿！」

「好吧！」龔然將頭一點，將高舉的手掌又徐徐下按，按放在天痴大師頂門上。

那名達摩高僧一撩僧袍，疾步走向跌坐調氣的天愼大師，向天愼大師恭恭敬敬的拜了四拜，禱誦道：「請師伯恕弟子放肆之罪。」

禱罷探手入懷，摸出一隻白玉小盒，舉掌輕拍，盒蓋立時洞開，盒中露出隻小巧玉甄，那名高僧拔開甄塞，傾出一粒金色藥丸。

那名高僧顫着手托定那粒金丸走向龔然，十一名高僧一個個雙睛幾欲突出眼眶，飛向那粒金丸。但他們誰也沒有出手攔阻，空自急得瞪着雙眼，凝視着那名高僧將金丸送到龔然手上。

龔然接過金丸托在掌中望了望，點頭自語道：「不錯！大悲丸。」他眼中閃現異彩，向那名僧人揮揮手。僧人退去，將甄塞蓋好，也收拾好甄子，將盒子揣放回老和尚懷內。

龔然湊向紫衣少女耳邊輕喚道：「姐姐！請張開嘴！」紫衣少女本是緊閉着雙目，聞言微將星目張了張，也將櫻口緩緩張了開來。

詎知她櫻唇方自微啓，胸部疾速起伏了一下，一口鮮血奪口勁噴而出，龔然慌的一把攬住她的纖腰，伸手在她背上輕拍了一掌。

紫衣少女星目緩睜，嬌喘了兩口，望着龔然點點頭，俏目中滾落一顆熱淚，沒有說什麼。

龔然爲她自腋下抽出素絹，揩拭掉唇角的血絲，揚手順勢將那粒金色藥丸送入她口內。

紫衣少女一口吞下「大悲丸」，美目緩緩的閉上。龔然扶着紫衣少女，向那些被震飛的侍女揮揮手，輕喝一聲「走」，十二名少女一拐一拐的互相摻扶着往嶺下走去。

龔然向十二名達摩高僧說：「咱們後會有期。」

少林不愧是武林中的名門大派，雖然人數上百，難免龍蛇混雜，不乏害羣敗類，但大體說來，極多數的門人均能一本俠風義行，顧全少林往日的聲譽。是以剛才十二名達摩高僧向十名紫衣少女的女侍出手時，當他們發覺這些年輕少女武功不高時，早已自動將眞力卸掉，故爾十二名女侍並未受重傷。

他們去勢如潮，眨眼走了個精光，十二名達摩高僧眼睜睜的看着龔然離去，沒有一人出手相阻。心中全不是味道。

眞想不到，以堂堂少林一門的五老，加上十二名高僧，連這麼兩名年輕人都對付不下，怎能教他們不感慨萬千？

×　　×　　×

這天，是個麗日風和的中午，三輛華麗大車揚着輕塵自開封直奔南陽古道。第二三兩輛車上坐着的全是些雙十年華的少女，當先一輛車上乘着的是雙如玉少年男女。

此兩名少年爲誰，自然是本書主人龔然姐弟。兩人十分親熱，並肩昵昵細語，頗像沉浴愛河中的情侶，又似同胞手足。

只是，紫衣少女面容清瘦些，畧嫌嬌弱無力，像大病初癒的味道，只見她抿嘴甜甜一笑，嬌媚溫柔地說：「弟弟，咱們雖然是異母姐弟，但總是手足同胞啊！」

龔然面上始終掛着甜笑，說：「啊！我眞傻，我根本就沒有想到過，我還有這麼位美麗大方的姐姐，可惜我們今天才見面，早些年見就好了。」

「弟弟」紫衣少女玉手輕撫龔然的手背，甜柔地說：「爹怕我們分心，所以小時候將我們姐弟隔得遠遠的。」

龔然報以豪笑，說：「姐姐，多虧了你……啊！前兩晚要不是你，我恐怕被胡俊英那狗賊作弄至死不可。」

「唉！弟弟，前晚姐姐爲了你，上少林寺費盡了九牛二虎之力，才詐了粒大悲丸，將你救了。」

龔然歡欣地說：「姐姐好深的功力，兩個時辰就爲小弟將廢去的武功恢復過來，眞是難得。」

紫衣少女說：「我那是功力深，實是你的運氣好，機緣湊巧，得此聖藥，愚姐不過畧盡棉薄而已。」

—未完—

【前文提要】虛竹酒後醒來，竟是置身衆香國，由艷婢之介，得睹「天山六陽手」寶圖，遂悟異功。囘得少林，自覺罪孽深重，跪在師前懺悔，乃師無已，着之自往戒律院領罪。

四高僧指名要人

虛竹道：「正是。」緣根道：「哼，你瞧，我一猜便着。說不定私下還偷酒喝呢，你不用賴，要想瞞過我，可沒這麼容易。」虛竹道：「正是，小僧有一日喝酒喝得爛醉如泥，人事不知。」緣根笑道：「嘖嘖嘖，眞正大胆。嘿嘿，灌飽了黃湯，那便心猿意馬，這『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八個字，一定也置之腦後了。你心中想過女娘們，是不是？不但想了一次，至少想了七次八次，你敢不敢賴？」說時聲色俱厲。虛竹嘆道：「小僧何敢在師兄面前撒謊？不但想過，而且還犯過色戒。」緣根心中得意之極，戟指大罵：「你這小和尚忒也大胆，敗壞我少林寺的清譽。除了色戒，還犯過甚麼？偷盜過沒有，取過別人的財物沒有？和人打過架，吵過嘴沒有？」虛竹低頭道：「小僧殺過人，而且殺了不止一人。」

緣根大吃一驚，臉色大變，退了三步。他向來欺善怕惡，一聽虛竹說殺過人，而且所殺的不止一人，登時心驚胆戰，生怕他狂性發作，動起粗來，自己多半不是敵手，當下定了定神，滿臉堆笑，道：「本來武功天下第一，旣然練武，難免失手殺人，師弟的功夫，自然是非常了得的啦。」虛竹道：「說來慚愧，小弟所學的本門功夫，已全然被廢，眼下是半點也不賸了。」緣根大喜，道：「那很好，那很好。」聽說他本門功夫已失，只道是他犯戒太多，給本寺長老廢去了武功，登時便換了一番臉色。

但他轉念又想：「雖說他武功已廢，但若是倘有幾分剩餘，總是不易對付。」說道：「師弟，你到菜園來做工懺悔，那也極好。可是咱們這裏規矩，凡是犯了戒律，手上沾過血腥的僧侶，做工時須得戴上脚鐐手銬。這是祖宗們傳下來的規矩，不知師弟肯不肯戴？若是不肯，由我去稟告戒律院便了。」虛竹道：「規矩如此，小僧自當遵從。」緣根心下暗喜，當下取出鋼銬鋼鐐，給他戴上。要知少林寺數百年來傳習武功，自難免有不肖僧人爲非作歹，而這些犯戒僧人，往往武功極高，不易制服，是以戒律院、懺悔堂、菜園子各地，都備得有精鋼鑄成的銬鐐。

緣根見虛竹一戴上銬鐐，心中大定，罵道：「賊和尚，瞧你不出小小年紀，居然如此胆大妄爲，甚麼戒律都去犯上一犯。今日不重重懲罰，如何出得我心中惡氣？」折下一根樹枝，沒頭沒腦的便向虛竹頭上抽來。虛竹收斂眞氣，不敢以內力抵禦，讓他抽打，片刻之間，便給打得滿頭滿臉都是鮮血。他只是唸佛，臉上無絲毫不愉之色。緣根見他旣不閃避，更不抗辯，心想：「這和尚果然武功盡失，我大可作賤於他。」想到虛竹大魚大肉，爛醉如泥的淫樂，自己空活了四十

來歲，從未嘗過這種滋味，妒忌之心，不禁油然而生，下手更加重了，直打斷了三根樹枝，這才罷手，惡狠狠的道：「你每天挑三百擔糞水澆菜，若是少了一擔，我用硬扁擔、鐵棍子打斷你的兩腿。」

虛竹受根緣根責打，心下反而平安，自忖：「我犯了這許多戒律，原該遭受重責，責罰越重，我身上的罪孽便化去越多。」當下恭恭敬敬的應道：「是！」走到廊下去提糞桶，便去挑糞加水，在畦間澆菜。但這澆菜之事，乃是一瓢瓢的細功夫，三百桶糞水，豈是頃刻間澆完？虛竹毫不偷工，勻勻淨淨，仔仔細細的灌澆，一夜不睡，直到次日清晨，兀未完工。

虛竹精力充沛，也不疲累，直到三百桶澆完，這才在柴房中倒頭睡覺。只睡得片刻，緣根便過來拳打腳踢，將他鬧醒，罵道：「賊和尚，青天白日的，卻躱在這裏睡覺，快起來劈柴去。」虛竹道：「是！」也不抗辯，便去劈柴。如此一連六七日，日間劈柴，晚上澆糞，苦受他的折磨，全身傷痕累累，也不知巳吃了幾千百鞭。

第八日早晨，虛竹正在澆菜，忽見那緣根走了過來，說道：「師兄，你辛苦啦！」取過鑰匙，便給他打開了銬鐐。虛竹道：「也不辛苦，倘有三十餘桶，待我澆完之後，再睡不遲。」緣根道：「師兄不用澆了，餘下之數，由我代勞便是。師兄請到屋裏用飯，小僧這幾日多有得罪，當真該死，還求師兄原有。」

虛竹聽他口氣忽變，心下甚奇，抬起頭來，只見他鼻青目腫，顯是曾給人狠狠的打了一頓，更是覺得奇怪。緣根苦着臉道：「小僧有眼不識泰山，得罪了師兄，師兄若不原諒，我…我…便大禍臨頭了。」虛竹道：「小僧自作自受，師兄責罰得極當。」緣根臉色一變，舉起手來，拍拍拍拍四響，在自巳臉上重重打了四記巴掌，道：「師兄，師兄，求求你行好，大人不記小人過，我…我…」說着又是拍拍連聲，痛打自巳臉頰。虛竹大奇，道：「師兄此舉，却是何意？」緣根變膝一曲，跪倒在地，拉着虛竹的衣裾，道：「師兄若不原諒，我…我一對眼珠子便不保。」虛竹道：「我當真是真是半點不明白。」緣根道：「只要師兄饒恕了我，不挖去我的眼珠子，小僧來生變牛變馬，報効師兄的大恩大德。」虛竹道：「師兄說那裏話？我幾時說要挖了你的眼珠？」緣根臉如土色，道：「師兄旣是堅不肯諒，小僧有眼無珠，只好自求了斷。」說着右手伸出兩指，往自巳眼中揷去。

虛竹一把將他手腕抓住，道：「是誰逼你自挖眼珠？」緣根滿額是汗，道：「我…我不敢說，若是說了，他…他們立取我的

神音將哲羅星帶到清涼寺，會見神光。

性命。」虛竹尋思：「少林寺中，更有何人能有如此大的威權？」道：「是方丈麼？」緣根道：「不是。」虛竹又問：「是達摩院首座？羅漢堂首座？戒律院首座？」緣根都說不是，並道：「師兄，我是不敢說的，只求求你饒恕了我。他們說，我若想保全這對眼珠子，只有你親口答應饒恕。」說着偷眼向旁一瞥，滿臉都是懼色。

虛竹順着他眼光瞧去，只見瓦屋廊下坐着四名僧人，一色灰布僧袍，灰布僧帽，臉孔朝裏，瞧不見他們相貌。虛竹尋思：「難道是這四位師兄？想來他們必是寺中大有來頭之人遣來，懲罰緣根擅作威福，責打犯戒的僧人。」便道：「我不怪罪師兄，早便原諒了你。」緣根這一下喜從天降，便在茶畦中磕頭，額頭上沾滿了糞水，竟也是全無知覺。虛竹道：「師兄快快請起，千萬莫行此大禮。」

緣根站起身來，恭恭敬敬的將虛竹請到飯堂之中，親自斟茶先飯的服侍。虛竹推辭不得，眼見若是不允他服侍，緣根便要遭逢大禍的模樣，也只索由他。緣根低聲道：「師兄要不要喝酒？要不要吃狗肉？我去給師兄弄來。」虛竹驚道：「阿彌佛陀，罪過罪過，這如使得？」緣根翻了翻眼，道：「一切罪孽，由小僧獨自承當便是。我這便去設法弄來，供師兄享用。」虛竹搖手道：「不可，不可！這犯戒之事，師兄再也休得提起。」

緣根道：「師兄若嫌在寺中取樂不够痛快，不妨出寺下山，戒律院中若是問將起來，小僧便是派師兄出去採辦物料，一力遮掩，決無後患。」虛竹聽他越說越不成話，搖頭道：「小僧誠心懺悔以往過誤，一應戒律，再也不敢違犯，師兄此言，不可再提。」緣根道：「是。」心想：「你這酒肉和尚，忽然假惺惺起來。」但虛竹既如此說，自也不敢多言，當下服侍他用過素餐，請他到自已禪中宿息。如此一連數日，緣根都是殷勤相待，恭敬得無以復加。

過了三日，這一天午間，虛竹食罷午飯，緣根泡了一壺龍井清茶，雙手捧了，說道：「師兄，請用茶。」虛竹道：「師兄，小僧是待罪之身，你再如此客氣，教小僧如何克當？」站起身來，雙手去接茶壺，忽聽得鐘聲噹噹大响，連續不斷，却是召集全寺僧衆的訊號。除了每年佛誕，達祖祖師誕辰等幾日之外，寺中向來極少召集僧衆。緣根道：「方丈鳴鐘集衆，咱們都到大雄寶殿去吧。」虛竹道：「正是。」當卽隨同茶園中的十來名僧人，忽忽趕到大雄寶殿，只見殿上已集了二百餘人，其餘僧衆，不斷的進來。片刻之間，全寺五百餘僧人，都已集在殿中，各分行輩排列，人數雖多，却是靜悄悄地鴉雀無聲。虛竹排在「虛」字輩字中，偶爾抬頭一看，只見各長輩高僧臉上神色都是十分嚴重，虛竹心下惴惴：「莫非我犯戒律太大，是以方丈大集寺衆，要重重的懲罰，瞧這聲勢簡直是要破門將我逐出寺外的模樣，那便如何是好？」正危懼間，只聽鐘聲三响，諸僧齊宣佛號：「阿彌陀佛，阿彌陀佛！」

方丈玄慈與玄字輩的三位高僧，陪着七位僧人，從後殿緩步而出。殿上僧衆一齊躬身行禮。玄慈與那七僧分賓主坐。衆僧抬起來，見那七個年紀都已不輕，服色與本來不同，乃是別處寺院來的客僧。坐在首位的一僧約有七十來歲年紀，身形矮小，雙目却是炯炯有神，顧盼之際，極具威嚴。玄慈朗聲向本寺僧衆說道：「這位乃是五台山清涼寺方丈神光上人，大家參見了。」衆僧一聽，一心中都是「啊」的一聲，要知神光上人在武林中威名極盛，與玄慈大師並稱「降龍」「伏虎」兩羅漢，以武功而論，據說神光上人還在玄慈方丈之上。只是清涼寺規模較小，在武林中的地位更是遠遠不及少林，說到聲望，却是不如玄慈了。衆僧均想：「聽說神光上人自視極高，認爲僧人而過武林中俗務，乃是落了下乘，向來不大願與少林寺打交道，今日親來，不知是爲了甚麼大高。」當下各人又都躬向神光上人行禮，玄慈伸手向着其餘六僧說：「這六位有的是清涼寺高僧，有的是神光上人的知交，都是佛門的有道大德。今日七位同時降臨，實是本寺的光寵，故此召集大家出來見見。甚盼神光上人開壇說法，宏揚佛義，合寺僧衆，同受教益。」神光上人道：「不敢當！」

他身形矮小，不料說話聲音却是奇响無比，眞如獅子吼一般，衆僧不由得都是一驚，但他話聲宏大，既不是放大了嗓門叫喊，亦非運使內力，故意震人心魄，乃是自自然然，天生的說話高亢，實是異稟。他按着說道：「少林莊嚴寶刹，小僧心儀已久，六十年前來投拜求戒，却被拒之於門外。六十年後重來，垣瓦依舊，人事已非，可嘆啊可嘆。」衆僧聽了，心中都是一震，聽他說

話，顯然頗有懷恨的敵意，難道是前來尋仇生事不成。

玄慈爲人頗有涵養，平平和和的道：「原來師兄昔年曾來少林寺出家。天下寺院都是一家，無不崇仰。當年少林寺未敢接納，得罪了師兄，小僧恭謹謝過。但師兄因此另創天地，宏法普渡，有大功業於佛門，未始不是冥冥中的一場因緣呢。」說着雙手合什，深深行了一禮。

神光上人起身行禮，說道：「小僧當年所以來到寶刹求戒，固然是仰慕少林寺數百年執武林牛耳，武學淵源，更要緊的是，天下傳言少林寺戒律精嚴，處事平正。」他說到這裏，突然雙目一翻，精光四射，仰頭瞧着大雄寶殿上佛祖的金像，冷冷的繼續說道：「豈知世上儘是名實不副之事。早知如此，小僧當年也不會有少林之行了。」

此言一出，少林寺五百餘僧臉上一齊變色，只是衆僧戒律素嚴，雖然人人憤怒，竟無半點聲息。玄慈方丈道：「善哉！善哉！師兄何出此言？敝寺上下，若有行事乖謬之處，還請師兄明言，有罪當罰，有過須改。師兄一句話抹煞少林寺數百年清譽，未免太過。」神光上人道：「請問師兄，佛門寺院，可是官府、盜寨？」玄慈道：「小僧不解師兄言中含意，還請賜示。」神光道：「官府拿人監禁，盜寨則擄人勒贖，事屬尋常，可是少林寺一非官府，二非盜寨，何以擅自扣押外人，不許別人離去？請問師兄，少林寺幹下這等强兇霸道的行徑，還能稱得『佛門善地』四字麼？」

玄慈向坐在神光下首的第四個僧人瞥了一眼，心道：「此僧深目鬈髮，皮色黝黑，我早便疑心他不是中土僧人，原來他果然是來自天竺的和尙。此人當然是爲了索取波羅星而來，只不知他如何竟會勾結上了清涼寺的神光？」心念一轉之際，說道：「師兄，小僧有一事不明，敬請師兄指敎。若是有外人來到五台山清涼寺，偷閱了貴寺的『伏虎拳拳譜』，『五十一招伏魔劍』的劍經，以及『心意氣混元功』和『普闌杖法』的秘奧，師兄如何處置？」神光哈哈一笑，向那黝黑僧人說道：「玄慈大師不打自招，承認波羅星師兄是在少林寺中了。」

原來那黝黑僧人正便是波羅星的師兄哲羅星，那日他騎蛇東來，接引波羅星，遇到了游坦之和鳩摩智，一鬥鍛羽，垂頭喪氣回去天竺，途中遇到一個中原老僧，手持精鋼禪杖，不住向他打量。哲羅星正是滿腔氣憤之際，他會說華語，便喝令老僧讓道，言詞之中，極是無禮。那老僧也是個性如烈火之人，反唇相稽，三言兩語，便即鬥了起來。這一鬥之下，竟是鬥了一個多時辰，兀自不分高下，兩人內功各有所長，兵刃上也是互相尅制，誰也勝不了誰。

及鬥了良久，那老僧喝令罷鬥，說道：「兀那番僧，你武功甚高，只可惜脾氣也太暴躁，忒少涵養。」哲羅星道：「你我半斤七兩，大哥別說二哥。」他的華語學得不甚到家，本想說「半斤八兩」，却說成「半斤七兩」。那老僧甚奇，問道：「什麼叫做『半斤七兩』？哲羅星臉上一一紅，道：「啊，我說錯了，是半斤九兩。」那老僧哈哈大笑，道：「我敎你吧，是半斤八兩。這樣普通的話也說不上，咱們的中國話你還得好好學幾年再說不遲。」哲羅星道：「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知也。」那老僧笑道：「嘿嘿，書袋你倒會掉，却不知半斤乃是八兩。」原來哲羅星、波羅星等師兄弟一意到中土求取天竺的逸經，將中華的各種經典讀得甚熟，所知的華語，都是來自書本之上，對於「半斤八兩」這些俗語，反而一知半解，記不清楚，致有七兩，九兩之誤。

兩僧本無仇怨，打了半天，都已有惺惺相惜之意，言笑之間，互通姓名。那老僧法名神音，乃是清涼寺方丈神光的師弟。神音再問起哲羅星東來的原由。哲羅星便說師弟波羅星來到中土，往少林寺掛單，不知何故，竟爲少林寺扣留不放。神音一來好事，二來對少林寺的威名遠揚本就心中不服，二來要在這位新交的朋友之前逞逞威風，便道：「我師兄神光武功天下無敵，從來就沒將少林寺瞧在眼裏。我帶你見我師兄，定有法子救你師弟出來。」

當下神音將哲羅星帶到清涼寺去，會見了神光。神光此人却是極工心計，心想少林寺方丈主持爲人寬和，好端端地將波羅星扣留作甚，定然另有重大緣由，當下善加欵待，慢慢套問，不到半個月，便將哲羅星心中隱藏的言語套了出來。神光尋思：「波羅星到少林寺去，志在盜經，倘盜不到手，少林寺將他趕出寺去，也就算了。若在剛盜到手時發覺，也不過將原經奪回，不爲已甚。現下將他扣留不放，定是他不但盜到了手，而且已記熟於心。再說，這番僧所盜經書，若是依

揚佛法，普救世人的典籍，少林寺非但不會干預，反而會愼擇善本，欣然相贈。所以要將他監留於寺，定然他所盜的不是尋常佛經，而是少林寺的武學秘笈。」

一想到「少林寺的武學秘笈」不由得大為熱中，要知道神光上人原是武林中的一位奇才，天資穎悟，頗具創見，只可惜清涼寺上所具的武學學源流遠遜於少林，他所能見到的拳經劍譜，內功秘要等等書籍，不但爲數有限，而且其中一大部分更是粗疏簡陋，不是第一流的功夫，饒是如此，他的武功修爲，卻亦能臻於上乘境界，足見其人資質之高，非同小可。當年他到少林寺來，還只二十七歲。少林寺方丈妙葉禪師一見之下，便覺他鋒芒太露，器小易盈，不是傳法之人，若在寺中做一個尋常僧侶，他卻又不甘久居人下，日後必生事端，是以婉言相拒。神光這才投到清涼寺中，只三十歲時便技蓋全寺，做了清涼寺的方丈。他自知以目前的武功，早已超過寺中典籍上的載錄，若要更進一步，非另覓機緣不可，這時聽了哲羅星之言，籌思數日，已然打了主意：「我去代他出頭，將波羅星索來。少林寺中高手雖多，但天下之事，抬不過一個理字，他佛門弟子，難道眞能逞強壓人麼？只要波羅星到手，不愁他不吐露少林寺的武學秘要。」

當下派遣弟子，持了自巳名帖，邀請開封大相國寺的龍猛大師、江南普渡寺的道海大師、廬山東林寺覺賢大師、長安淨影寺的融智大師四位高僧，隨同神音和哲羅星，一同到少林寺來。那四位高僧雖非住持方丈的身份，但在武林中卻是大大的有名，只是大相國寺，普渡寺等寺院向來重佛法而輕武功，以致龍猛、道淸等大師在本寺位份反而不高。

少林寺玄慈方丈聽神光上人說他「不打自招」，出言極是無禮，他雖素有涵養，心下也不禁惱怒，說道：「天竺僧人波羅星師兄，確曾來本寺掛單，老僧幾時否認過了？」神光上人又是哈哈一笑，道：「那再好也沒有了。這一位是開封府大相國寺的龍猛大師，這一位是江南普度寺的道淸大師，這一位是廬山東林寺覺賢大師，這一位是長安淨影寺的融智大師，四位都是中土大叢林的高僧，老衲邀請四位到此，原是作個見證之意。方丈師兄既承天竺波羅星師兄乃在寶剎，便請釋放出寺，同歸天竺，以免外邦釋氏弟子說我中土寺院監禁同道，逞强行兇。」

他這幾句話辭鋒咄咄逼人，咬定了少林寺扣押釋家同道，少林寺中知道內情之人，心想波羅星盜經被扣，本是實情，方丈既不否認其事，只怕不放人是不行的了。只聽玄慈說道：「適才神光師兄急欲與全寺僧衆相見，沒暇引見各位高僧，原來四位是天下聞名的武學高手，老衲久慕聲華，今日得見，幸甚幸甚。」說着合什行禮。他一面說些不着邊際的言語，拖延時刻，一面暗自盤算應付之策。四高僧起立還禮，都道：「天竺的波羅星師兄既在寶剎，若是犯了甚麼寺規，得罪了方丈，還請方丈師兄念在天下釋氏一家，給我們一個薄面，讓這哲羅星師兄將他師弟領去，小僧等同感大德。」玄慈心想：「要放波羅星不難，可是這一釋放，少林寺的武功秘要可就從此公諸於世了。」

玄慈心下躊躇，不知如何回答才好，只是連宣佛號：「阿彌陀佛，阿彌陀佛！」拖延時間，過了好一會，才道：「波羅星師兄來少林掛單，敝寺上下以他來自佛國，好生禮敬，不料他偷掘地道，私入藏經閣中，竊取敝寺數百年相傳的武學秘典。少林雖是佛門寺院，但忝在武林一脈，也當遵守武林的規矩。神光上人，適才小僧的一句話，你沒答覆：若是有人私入淸涼寺，盜了貴派的拳經劍譜，師兄身爲方丈，又是一派的掌門，那便如何處理？」

神光上人微笑道：「武功高下，全憑各人本身修爲，拳經劍譜之類，乃屬次要。要是有那一位英雄好漢能來到淸涼寺中，盜去了敝寺的拳經劍譜，老衲除了自認無能，更有甚麼話說？難道人家瞧一瞧你的武學法門，還能要了人家性命麼？能將人家關上一世麼？嘿嘿，那也太過豈有此理了。」玄慈也是微微一笑，道：「倘若這些武功典籍平平無奇，公之於世又有何礙？但若貴派的拳經劍譜確實內容精微，給旁人盜去傳之於外，輾轉落入狂妄自大、心胸狹窄之輩的手，那便貽患無窮，決非武林之福。」玄慈這幾句話仍是語意平和，但「狂妄自大，心胸狹窄」八個字的評語，卻顯然是指神光上人而言。各人都聽了出來，玄慈簡直是明斥神光居心叵測，所以前來求索波羅星，着眼點乃在少林派的武學秘笈。

神光一聽，不禁勃然變色，說道：「方丈此言，乃是一面之辭，只怕另有別情，亦未可知。哲羅星師兄萬里東來，難道方丈連他師兄弟相會

一面也是不許麼？」玄慈心想：「若是堅決不許波羅星出見，反而顯得少林理屈，普渡、東林諸寺高僧，心下也便不服。」便道：「有請波羅星師兄！」

執事僧傳下話去，過不多時，四位老僧陪同波羅星走上殿來。波羅星一師兄，悲喜交集，湧身而前，抱住了波羅星，淚水潸潸而下。兩人咭咭呱呱的說得又響又快，不知是天竺那一處地方的方言土語，旁人也無法聽懂，料想是波羅星述說盜經被擒，少林寺監禁不放的情由。哲羅星連連點頭，大聲用華語道：「少林寺方丈說假話，波羅星沒有盜武功書，只是偷看佛家書。佛家書，本來是我天竺來的，看看，又不犯法！達摩祖師，是我天竺人，他教你們武功，你們反而監禁天竺僧人，這是忘恩負……負……那個，總之是不好！」

他的華語雖然說得頗不流暢，理由倒是十分充足，少林僧眾一時倒是無言可駁，他抵死不認偷盜武學經籍，此時並無贓物在身，實難逼他招認。玄慈道：「善哉，善哉！出家人不打誑語。波羅星師兄，你若說誑話，不怕入阿鼻地獄麼？我少林派的大金剛拳經，你偷來看過沒有？」波羅星道：「沒有，我只借閱了一部金剛經。」玄慈道：「我少林派的般若掌法，你偷看過沒有？」波羅星道：「沒有。我只借閱一部般若波羅密心經。」玄慈道：「那麼我少林派的摩訶指訣，難道你也沒偷看麼？那日我五位師弟在藏經閣畔遇到你之時，你不是正偷了這部指法要訣，從藏經閣中溜出來麼？」波羅星道：「小僧只在貴寺藏經閣中，借閱過一部『摩訶僧祇律』。貴國晉時高僧法風，俗家姓龔，三歲出家，向道心堅。晉隆安三年，法風西行，來我天竺取經，得經書實籍多部，『摩訶僧祇律』，即其一也。小僧借閱此書，不知犯了貴寺何等戒律？」

要知波羅星聰明機變，學問淵博，否則天竺佛寺也不會派他來擔當盜經的重責任了，此刻侃侃道來，竟將盜閱武經秘笈之事推得乾乾淨淨，反而顯得少林寺全然理虧。玄慈道：「阿彌陀佛！」突然身旁風聲微動，紅影閃處，一人呼的一拳，向波羅星後心擊了過去。這一拳迅速沉猛，去勢凌厲之極。

拳風所趨，正對準波羅星後心的至陽穴要害，只因這一招發得太過突然，幾乎已難解救。却見波羅星變手反將過來，左掌貼於神道穴，右掌貼筋縮穴，掌心向外，掌力疾吐，那神道穴是在至陽穴之上，筋縮穴在至陽穴之下，雙掌掌力交織成一片屏障，剛好將至陽要穴護住，手法巧妙之極。大雄寶殿上不乏高手，見他使這一招配合得絲絲入扣，倒似發招者故意湊合上去，要他顯一顯身手一般，又似是同門師兄弟拆招習練，試演上乘掌法。眾人忍不住都是喝一聲：「好掌法！」波羅星雙掌之力將那人來拳擋了一擋，那人跟着變拳為掌，斬向波羅星的後頸。這時眾人已看清偷襲之人乃是少林寺中一位身披大紅袈裟的中年僧人，這人變招奇速，不等波羅星回頭轉身，一掌跟着斬下。波羅星左指揮出，對向他的掌緣。那僧人若不收招，剛好將小指旁的後谿穴送到他的指尖上去，其時波羅星全身之力聚於一指，立時便能廢了那僧人的手掌。這一指看似平平無奇，但那位之準，力道之凝，的是非同凡俗。又有人叫道：「好指法！」

那僧人不等招數使老，立即收掌，身形一矮，轉到了波羅星的身側，左右掃出，雙拳連環，在瞬息之間，一連擊出了七拳。這七拳分擊波羅星的額、顎、頸、肩、臂、胸、背七個部位，快得難以形容。波羅星無法閃避，也是連出七拳，但聽得砰砰砰砰砰砰砰連響七下，每一拳都和那僧人的七拳相撞。他在這間不容髮的剎那間，居然每一拳都剛好撞在敵人的來拳之上，要不是預熟，憑你武功再高，那也是決不可能之事。

這七拳一擊出，波羅星驀地想起一事，「啊」的一聲，向後躍開。那中年僧人却也不再進擊，緩緩向後退開三步，合什向玄慈與神光行了一禮，說道：「小僧無禮，恕罪則個。」玄慈笑吟吟的合什還禮。神光臉有怒色，「哼」了一聲。玄慈向着龍猛、道清、覺賢、融智四位高僧說道：「還請四位師兄主持公道。」一時大殿之中，肅靜無聲。

自從神光上人一提到少林寺扣押天竺僧波羅星之事，虛竹便知眼前的大事與己無涉，已放了一大半心，待見寺中一位師叔祖出手襲擊波羅星而波羅星一一化解，兩人拆了三招之後分開，以他此時武功而言，但覺攻守雙方所使招數，實未臻極上乘的境界，不知二人何以對了三招，便即罷手，更不知何以本寺方丈等人頗有得色，對方却有理屈慚愧之意，以他看來，波羅星在這三招上實在半點也沒有吃虧。

—未完—

武俠長篇連載

狂波俠影

岳川・文　雲君圖

【前文提要】 上文寫至何蔚水出了望日宮，還魂子跟在她的身後，見者豥絕，但是何蔚水始終不知還魂子是何等樣人，她出得嶗山，還魂子不再跟隨，何蔚水連夜趕路，追上了七個騎馬執火把的中年人——

第十二回：凶甲天下　狹路較技藝

那七個中年人，向何蔚水望了幾眼，並不理睬，仍然自顧自趕路，何蔚水一個起伏，趕過了最前一匹馬，站定了身子，向衆人一拱手，道：「七位朋友請了，我想打聽一個人。」

那七人一齊勒住了馬韁，道：「什麼人？」

何蔚水道：「此人大大是有名，乃是天山矮仙鹿波。」

那七人互望了一眼，其中一個道：「小姑娘，你說的那人當眞在武林中大大有名，但是你既知他的名頭，何以不知他如今何在？」

何蔚水聽出這人問得十分奇怪，因爲照那人的口氣聽來，像是凡知道天山矮仙鹿波的人，便都應該知道他的下落一樣。

何蔚水忙道：「鹿前輩取走了我一件東西，而且，有一個人的下落，是我要向他打聽的。」

那七人又互望了一眼，面上都現出十分滑稽可笑的神色來，仍由那個人講話，道：「你說的那是什麼時候的事情了？」

何蔚水道：「就在昨天。」

她這四個字，字字是實，想來絕無什麼可笑之處。然則她這四字一出口，那七個中年人，卻一起「哈哈」大笑了起來！

何蔚水一怔，道：「七位笑什麼？」

那人道：「小姑娘——」那人才講了三個字，另一個面目極其陰森的，伸手在那人肩上輕輕一碰，道：「三弟，這丫頭來得可疑，遮莫是對頭派來的？」

其餘六人一聽，面色頓時一變。何蔚水乃是何等聰明之人，她早已看出那七人，必是武林高手，這時又聽得他們如此說法，可知那七人必有對頭在找他們生事，自己只求打聽鹿波的下落，反正鹿波的名頭響亮，不愁沒有人知道，這七人不肯說，還可以去問別人，何苦捲入他們是非的漩渦之中！

她一想及此，忙笑了一笑，道：「各位若是不肯說，那就別過了！」她話一說完，便拱了一拱手，身子也向後退去。

本來，何蔚水要是退得及時，也許可以無事。但是這七人，卻恰如何蔚水所料，有一個夙仇，乃是極其厲害的人物，何蔚水若是再躭下去，七人未必起疑，這一說要走，七人疑心頓起。

那面目陰森的人立時喝道：「且慢！」

何蔚水自然聽到了這一聲斷喝，但是她卻不去睬他，足尖一點，便向前掠去。她這裏身形才一掠起，便聽得背後傳來了「颼」地一聲響，一聽便知道有兵刃自背後攻到。

何蔚水的心中，不禁又驚又怒，她武功造詣本已極高，身在半空，便生生地一轉，竟轉了過來，只見眼前金光閃耀，一隻和人掌一樣大小的金爪，連在一條極細的金鍊上，正向自己抓到。

那金爪的五指，十分鋒銳，若是被抓中，那是非連皮帶肉被抓去一大片不可，何蔚水心中更怒，身形一沉，落了下來。

她一落地，「颼」地一聲，金爪便收了回去，一發一收之間，快疾無比。

兵刃中最難使的是軟兵刃，而這金爪上的金鍊，細得只不過和尾指一樣，足有近兩丈長，那面目陰森的人，竟能在一發一收之間，全然如意，由此可知他武功造詣，着實不凡。

是以何蔚水心中雖怒，仍是暫不發作，只是冷冷地道：「七位，我向你們打聽鹿波矮仙的下落，這乃是尋常之極的事情，你們不回答也就算了，我可以再向別人打聽，何以竟然出手傷人？

那七人見何蔚水竟能凌空轉身，年紀輕輕，已有了這等造詣，也是十分驚訝。

只見他們七人，並不出聲，只是手一按，身形拔起，動作一致，一齊落下了地來，四個人分四面，將何蔚水圍在中心，另外三人，則斜斜地站在外面，七人竟列成了北斗七星之勢。

何蔚水的見聞，本就極廣，當她乍遇到那七個中年人之際，也根本未會想到會和他們七人生出事來，因此此也沒有去想他們的來歷。

這時，她一見七人排成了北斗七星之勢，心中陡地一動，已知七人是誰了。

她忙道：「我道是誰，原來是冀中北斗七雄！」

那七人齊齊冷笑，道：「你自然知道我們是誰，那又何必多此一問？」

何蔚水訝道：「奇了，七位何出此言？」

那面目陰森的人喝道：「少廢話，靈碧子在什麼地方，他差你來作什麼？」

何蔚水一聽，心中這一驚，實是非同小可！

她忙道：「你們說什麼？靈碧子？」

他們雙方口中的「靈碧子」，乃是天邪、地凶兩人的大弟子，天邪、地凶自負身份，武功皆至高絕，早已很少在武林中走動，一切無惡不作之事，皆是由大弟子靈碧子代辦。

靈碧子武功，有天邪、地凶七八分真傳，在武林中走動，已是罕有敵手。而且人家還怕激出了天邪、地凶這兩個老魔頭來，更是非同小可，因此可以不必招惹他，寧願吃上些虧。

這時，何蔚水聽說，北斗七雄竟疑心她是靈碧子派來的，如何不怒？

那面目陰森的中年人，姓木，名堅柏，不但武功了得，更是足智多謀，城府極深。他冷冷地道：「你不必假惺惺了。」

何蔚水實是啼笑皆非，她父親就是由天邪、地凶指使靈碧子害死的，如今卻又被人疑心是靈碧子派來的奸細！

何蔚水也不是胡亂說話之人，她自然不會貿然將自己父仇一事說出。她只是淡然一笑，道：「如此說來，七位大大地誤會了，靈碧子是什麼東西，他難道能够差得動我麼？」

木堅柏道：「那你和我們打岔，意欲何為？」

何蔚水心想，北斗七雄在冀中一帶，乃是出了名的人物，何以行事竟這等粗魯？向他們打聽一個人的下落，便有這等囉嗦？

她強忍着氣，道：「我是向你們打聽鹿波矮仙的去向，這難道也不對麼？」

木堅柏一聲冷笑，道：「這便可疑，天山矮仙鹿波，五年之前，在天山絕頂，走火入魔，天山門下，九大弟子環護在側，至今鹿矮仙的身子，仍是絲毫不能動彈，此事江湖之上，誰人不知，你卻說他昨天取了你的一件什麼東西？」

何蔚水聽得對方如此說法，她不禁呆了！

她那本異數經，得來不易，失去了之後，她自然是十分焦急難過。但是她每自譬解，異數經落在鹿矮仙手中，却也不甚打緊，因為鹿矮仙乃是在武林之中，極有威望的人，他總不好意思取走那本異數經不還給自己，就此吞沒的。

可是此際，她聽得木堅柏如此說法，可知將自己異數經取走的那人，絕不是天山矮仙鹿波了。

何蔚水的身子，涼了半截，一時之間，一句話也講不出來！

木堅柏冷笑道：「你可是給我說穿，自己覺得無可抵賴了麼？」

何蔚水根本未曾聽到木堅柏的話，只是面色青白，不住地道：「這可怎麼好，這可怎麼好，我還有希望可以追得回來麼？」

她心中實在太以焦急，以致一面說，一面額上的汗珠，如雨而下。北

斗七雄這時，也已看出她神色有異，互望了一眼，木堅柏道：「你在說些什麼？」

何蔚水仍是未曾聽見，直到木堅柏大喝了一聲，何蔚水才苦笑道：「我……唉，別提了，各位，我不是靈碧子派來的，唉，你們讓我走吧！」

她在說這幾句話之際，面上的神色，沮喪到了極點，講話也是有氣無力。

北斗七雄又互相作了一個眼色，那最早和何蔚水講話的大哥沈基大聲道：「小姑娘，我們七人雖然自己也在走投無路之中，但是却還可以幫你一忙，你有什麼爲難之事，只管說好了。」

何蔚水抬起頭來，十分感激地道：「北斗七雄，果然名不虛傳，我感激萬分。」

一個虯髯漢子道：「別廢話，你有什麼爲難事，只管快說。」

何蔚水搖了搖頭，道：「我的事，你們也幫不了我，你們的盛情，我一定銘記在心，不敢或忘，唉，我……我……」何蔚水的心中，又是焦急，又是難過，實是再也難以講得下去！

北斗七雄道：「既是如此，那我們也愛莫能助了。」七人身形散開，迅即上了馬，但還未等他們抖動繮繩，何蔚水已道：「各位且慢，各位可知，苗疆毒矮子，是不是在這裏左近？」

何蔚水的問題，可以說是十分突兀，七人一齊呆了一呆，才搖頭道：「絕未聽聞，毒矮子向來少出苗疆，出則必然天下皆知。」

何蔚水面色慘白，道：「如此說來，竟是……竟是……竟是……」她一連講了三個「竟是」，沒有法子講下去。

然而，他下面的話雖然未曾講出口，北斗七雄便已然色變！

因爲天下高手之中，身形矮，武功高的，只有三個人，那便是天山矮仙，苗疆毒矮子和碧雞山撫天宮的地凶章固三個。

如今，何蔚水問了鹿波，又問毒矮子，陡地面色大變，北斗七雄乃是慣走江湖的人物，如何猜不出她將要說些什麼來？

木堅柏失聲道：「你是說地凶章固？」

何蔚水茫然道：「不，我想不會是他。」

沈基道：「你究竟遇到了什麼事情？不妨對我們說一說。」

何蔚水道：「一個武功十分高的異人，自稱是天山矮仙鹿波，身形極矮，取走了我一件珍逾性命的東西，如今……如今人海茫茫，我上哪裏去找這個人要回我的東西？」

她抬起頭來，望着七人，不由自主間，淚水已然順頰而下。

北斗七雄苦笑了一下，道：「那我們眞的無法幫助你了，因爲我們趕着要出海，實是不能多費時日，爲你打聽那矮子的下落了。」

何蔚水聽說七人要出海，心中一動，忙道：「你們出海？可是想到玉環島去？」

何蔚水只是隨便一問，却不料七人聽了，面色劇變，木堅柏首先一聲厲吼，道：「你爲何要來試探我們的行踪？可是想通知靈碧子來攔截麼？」

何蔚水嘆了一口氣，道：「各位，我的父親便是給靈碧子害死的，我也曾被父親送到玉環島去避難，所以我要奉勸各位一句，不必去了。」

沈基忙道：「爲什麼不要去了？」

何蔚水道：「我在玉環島上，看到前去投靠的人，無一不是在操賤役，絕得不到絲毫尊敬！」

北斗七雄面色悲憤，沈基道：「多謝你相告，但是請問，除了海外玉環島，還可以供我們暫作避難之所以外，我們該到何處去？」

何蔚水見問，也瞠目不知所對？

靈碧子挾着天邪、地凶兩人的威風，橫行江湖，誰敢相惹？若是被靈碧子追得緊了，想來想去，除了玉環島之外，的確無處可躲。

沈基又道：「我們只求到了玉環島上，暫且苟延，等待機會，再回中原！」

何蔚水無話可說，道：「那麼，我便祝七位順風！」

北斗七雄一齊苦笑，他們七人在冀中一帶，聲望極盛，可是此際，却被對頭逼得走投無路，要去依附他人籬下，得保苟活，當眞可以說是英雄末路，四人面上神色，盡皆陰涼之極，那幾下苦笑之聲，聽來更是令人爲之淒然！

何蔚水躲在暗隅，看見一個頭大如斗的怪人直撲靈碧子。

可是，那正像北斗七雄幫不了何蔚水一樣，何蔚水對於北斗七雄，也是一點幫助都沒有！

他們七人，在馬上向何蔚水揮了揮手，策馬向前，飛馳而去。

何蔚水呆呆地站在當地，心中的滋味，實是難以形容，她不知站了多久，才被一種「嗚嗚」的號角聲，陡地驚起。

那一種號角聲，聽來極之詭異，令人有一種毛髮直豎之感。

而此際令得何蔚水毛髮直豎的，還不是因為那聲音的本身，而是她一聽便聽出，那種號角聲，乃是靈碧子將要來到的信號。

當年，她父親何天浪為靈碧子追逼，不論走到何處，那種嗚嗚的號角聲，總是是緊跟着而來，令得他們父女兩人，走投無路，那時何蔚水年紀雖然還小，但是記憶卻極之深刻！

這時候，何蔚水又聽到了那種號角，心中實是又驚、又恨。她明知靈碧子是去追北斗七雄，並不是來追她的，但是她自度武功仍不是靈碧子的敵手，將眼看不共戴天的仇人在眼前搖擺而過，這是何等可恨之事！

她聽得那號角越來越近，心想自已若是躲了起來，不知可有偷襲的機會？

她連忙身形一閃，躲在道旁濃密之極的草叢之中，一動不動。

過不多久，只見兩個裝束神情，盡皆詭異之極的人，來到了近前，那兩人的手中，各持着一個彎號角，足有三五尺長，一面走，一面吹着。

在那兩個人身後，便是靈碧子，只見他趾高氣揚，不可一世，雙睛之中，凶光電射，當靈碧子在她身前經過之際，何蔚水忍不住想出手，但是卻終於忍了下來。

三人的去勢甚快，迅即在她的身邊掠過，何蔚水一直望着靈碧子的背

影，忽然看到官道上，有一個人，迎着靈碧子奔了過來。

何蔚水一見有人，迎着靈碧子，從官道之上，奔了過來，心中便代那人捏了一把汗！

因爲靈碧子嚮號開道，那便是要武林中人，盡皆回避之意。

那自然是靈碧子狂妄之極的行動，但是一則靈碧子本身武功極高，二則天邪、地凶，實在也太難惹，所以就算有正派中的高手經過，聽到了那種詭異的嚮號聲，也大都避開，不作理睬。

這時，那人看來像是有急事趕路，要不然，來勢也不會如此之急促了。

何蔚水不禁代人耽心，因爲那人迎着靈碧子而來，靈碧子必然認爲那是對他大大的不敬，只怕一出手間，那人便糟糕了。

何蔚水定睛向前看看，只見那人的來勢，實是快到了極點，一眨眼間，那人已到了兩個吹嚮的人前，那兩人手中的嚮號一樣，交叉橫在來人的面前。

任何人都以爲這一攔，是一定可以將來人攔住的了，因爲嚮號長達六七尺，這一交叉，等於是在前面出現了一堵牆。

可是，出乎何蔚水的意料之外，只見嚮號才一攔起，陡地人影一閃，來人竟已越過了那兩個人，到了靈碧子的面前，停了下來！

由於那人的身法，實在太快，所以，他是怎樣越過了那攔在他面前的兩枝嚮號的，何蔚水竟未能看得清楚！

她心中一凛，心知來人定是非凡高手，更是全神貫注，向前看去。

只見那人倏地站到了靈碧子前面之際，連靈碧子也不禁爲之一怔。

何蔚水連忙仔細向那人看去，只見那人頭大如斗，身子卻又細小無比，當眞使人懷疑那麼小的身子，如何支持得住這樣的一個大頭。

他身上所穿的衣服，事實上也不能稱之爲衣服，只是一幅銀光閃閃，似絲非絲，似麻非麻的東西，包在身上而已。

那人的大頭之上，牛山濯濯，一根頭髮也沒有，雙眼之上，卻長着又濃又黑的眉毛，相貌形狀之怪，可以說無出其右。

這等模樣的人，一望便知那是一個武林異人！

何蔚水心頭，不禁怦怦亂跳了起來。

這時她躲得很好，絕不怕被人發現，她心頭亂跳，自然也不是爲了害怕，而是興奮。她希望那人和靈碧子動手，佔了上風，那麼自己可以趁機現身，先將靈碧子除去，以報父仇了。

她正在這樣想着，只見靈碧子的身子，陡地向後，退出了三四步。

本來，何蔚水只能看到靈碧子的背影的，靈碧子一退，她看到了靈碧子的半邊臉影，只見靈碧子的面上，充滿了驚駭之色。

何蔚水一見靈碧子面上如此驚駭，心中更是歡喜。然而她才歡喜了一陣，便如同被人迎頭潑了一盆冷水一樣，遍體生寒。

原來，就在此際，只聽得靈碧子失聲道：「師兄，是你！」

那大頭怪人的面上，現出了一種十分難以形容的神情，只是「嘿嘿」冷笑。

何蔚水一聽得靈碧子稱那大頭異人爲「師兄」，不禁冷了半截，可是，她立即想到，這其中的事情，實是大有蹊蹺。

人人皆知，靈碧子乃是天邪、地凶的大弟子，既是大弟子，又何來師兄？

而且，就算是師兄弟的話，靈碧子見了師兄，爲何又這樣害怕？

何蔚水的心中，充滿了疑惑，仍向前望着。

只見那大頭怪人一面「嘿嘿」冷笑，一面繞着靈碧子，慢慢地走着。他每踏出一步，靈碧子的身子，便轉上少許，始終面對着那大頭怪人。

而他面上恐懼的神色，也越來越甚。

當那大頭怪人繞着他走了一圈之後，靈碧子的額上，甚至滲出了汗珠來！

他嘴唇掀動，過了好一會，才道：「師兄，你該知道，這些……年來……師父將許多精奧秘技都傳了給我，哼哼，你還是不要惹我，各走各路的好！」

靈碧子口中說得雖硬，可是他面上的神情，却更是駭然！

何蔚水看在眼中，心中也奇怪到了極點！

因爲靈碧子絕不是無能之輩，如果沒有天邪、地凶這兩個老怪物的話，那麼他是可稱得上是當今邪派之中，第一厲害人物。

但是這時，他見了那大頭怪人，却害怕成這樣，那大頭怪人又是什麼人？何以靈碧子又稱他爲師兄？

何蔚水想了半晌，一點頭緒也想不出來。

且聽得那大頭怪人只是不斷地冷笑，陡地向靈碧子逼近了一步。

靈碧子連忙向後退去。那大頭怪人這才開口，道：「別退，別動！」

這四個字本義十分普通，可是當這四個字，傳入了何蔚水的耳中之際，何蔚水驚愕得幾乎要尖聲大叫，振臂高躍！

那種冷冰冰的，聽來幾乎不像是人的所發出來的聲音，她是絕不會忘記的，那就是當她在勞山之中的時候，跟在她背後的還魂子！

何蔚水小心地吸了一口氣，又慢慢地吁了出來。原來還魂子是這樣一個大頭怪人！

當還魂子跟在她背後的時候，由於還魂子的動作，實在太快，好幾次一閃而過，令得何蔚水看不清他的樣子，直到此際，她才看清還魂子的眞面目。

而這時，何蔚水對於還魂子的來歷，也多少可以獲知一些了。

天邪、地凶的弟子，全是以「子」爲名字的最後一字，靈碧子之下，有黑鴆、齊天子等等，這還魂子，當然也是天邪、地凶的徒弟了，此所以靈碧子一見到他，便會稱他爲師兄的道理。

當然，還魂子一定是早已離開碧鷄山撫天宮的，否則，靈碧子也不會是天邪、地凶的大弟子了。

這時，何蔚水所能猜到的，也只有這些。至於還魂子如何會在望日宮中，又如何會跟在自己的背後，却又不傷害自己，她却還想不出其中的道理來。

靈碧子給還魂子一喝，果然站定了不敢動彈。

還魂子又向前跨出了一步，靈碧子的身子，竟在微微發抖。

還魂子冷笑一聲，道：「兩個老怪物呢？」

靈碧子道：「在……碧鷄山撫天宮中！」

他一面說，一面向身側那兩個吹號角的人，暗打手勢，那兩人身形一幌，向後便走，看情形是要逃了開去，好去通風報信。

然而，那兩人才一掠出了丈許開外，還魂子也不轉過身來，只是手向後揮了一揮，陽光之下，只見幾絲極細極細的銀光，閃了一閃。

由於銀光一閃即滅，是以也根本未曾看清那是什麼暗器來。

可是，幾乎就在同時，那兩人却已怪叫一聲，一齊倒在地上，倒在地上之後，哀叫呼號，亂滾亂爬，面上汗珠，比豆還大，足足叫號了一盞茶時，才身子直挺挺地，死在地上！

還魂子自始至終，未曾轉過身來，等到兩人死了，他才冷冷地道：「你不是說，兩個老怪物將許多秘技，傳了給你，何以你連我的『冰魄針』都解救不來了。」

靈碧子面色青白，道：「師兄，這兩人……死有餘辜，你要下手害他們，我怎好干預。」

看情形，靈碧子像是自知不敵，已經在諂媚討好還魂子了。

還魂子又是一聲冷笑，道：「廢話，如今我要你施幾樣所謂秘技出來，給我看看！」

靈碧子忙道：「師兄珠玉在前，我怎敢賣弄。」

還魂子厲聲喝道：「使！」

他只喝了一個字，靈碧子的身子便自一震，道：「使，使。」

他手背一振，五指如鉤，凌空向道旁一株大榆樹，挑了過去。

他那一推推出之際，身形不動，身子離那大榆樹，少說也有一丈五六左右。可是，只聽得「嗤嗤」勁風過處，「撲」地一聲響，榆樹的樹幹之上，竟出現了五個深洞！

何蔚水在一旁看了，也不禁心驚肉跳。心想一個靈碧子，便鬧得武林之中，人人自危，倒也絕不是偶然的事情。

便是這一挑，武林高手之中，能達到這等功力的，又有幾個人？

她對於靈碧子的這一推，心中佩服不已，可是還魂子却在鼻子眼中，「哼」地一聲，道：「這是擒鬼手功夫，算得上什麼秘技？」

靈碧子忙道：「自然，自然，在師兄的法眼之中，那算得了什麼？」

還魂子叱道：「少廢話，再使來！」

靈碧子的面色尷尬，正在此際，他聽得頭上，一下雁鳴，抬頭看去，半空之中，有一行雁兒飛過，靈碧子面有喜色，陡地一翻手，右手中指，向上豎起，一指向上指去，只聽得指風「颼」地一聲，劃空而過，聲音尖銳到了極點。

那一股指風，在升高了三五丈之後，聲音已漸漸變得微弱。

何蔚水剛在想，要憑這一指之力，將在天空飛行的雁兒指了下來，這豈不是做夢麼？誰有那麼高的功力？可是，就在此際，已經變弱的指風，卻又陡地加強！

何蔚水此際，功力見識，也已不弱，她一聽得已逐漸變向的指風聲，忽又加強，心中一凜，已知道要憑這一指之力，將天上飛着的雁兒襲下，並不是沒有可能之事了。

因為靈碧子所發的這一指，顯然有着幾道力道。從指風嘶空的聲音聽來，這幾道力道，可能還是一道比一道來得更強！

轉眼之間，指風聲由強而弱，由弱而強者三，這時，已聽得雁羣之中，有一頭發出了一聲哀鳴，章從半空之中，直墮了下來！

何蔚水見了這等情形，不但呆若木鷄，而且遍體生寒！

因為她看到了靈碧子的武功，如此之高，自己可以說是望塵莫及！

但是，靈碧子的武功雖高，他見了還魂子，卻還是如此害怕，由此可知，還魂子的武功，自然是在靈碧子之上了。

然而還魂子卻還只是天邪、地凶兩人的弟子。剛才他在向靈碧子問起「兩個老怪物」之際，面上仍有駭然的神色，直到聽說天邪、地凶兩人，在碧鷄山撫天宮中，才能釋然。

由此看來，天邪、地凶兩人，武功當然更在還魂子之上！高到了什麼程度，以自己的能力而言，實是連想都想不出來！

那麼，自己什麼時候，可能報殺父之仇？

當何蔚水身懷異數經，逃離玉環島，來到中原之際，她雄心萬丈，以為一到中原，那是一定可以聲名大噪，聯絡羣雄，直闖撫天宮，以報殺父深仇的。可是，她＂望日宮，失了異數經，來到這裏，看到了靈碧子的神技，想起了仇人的武功之高，她才覺得自己在離開玉環島之際，實是將事情看得太容易了！一時之間，她心中一片茫然，實是不應該想些什麼才好？

這時，只聽得還魂子冷然道：「似你這般飯桶，這『墮雁指』功夫，居然也練到了三四成火候，可稱不易。只不過這門功夫，到了你的手上，卻是不能稱之為『墮鷹指』，而要稱為『墮雁指』了。」

鷹飛高空，自然不是雁兒能及，由此可知這門功夫，原來比靈碧子此際所施展的，不知要高出多少！

靈碧子面上得意的神情頓消，道：「師兄高見，自然不差。」

還魂子道：「還有什麼功夫，你再施些來看看，怎麼老是這些。」

靈碧子道：「還有『陷地掌』功夫，小弟也算學了一些皮毛。」

還魂子後退了兩步，道：「你且使來看看。」

靈碧子身形一矮，手掌猛地向下一壓。在他手掌剛向下一壓之際，一點聲響也沒有，過了半晌，才突然聽得「蓬」地一聲響，塵土飛揚，在路面之上，突然出現了一個土坑！

從掌向下壓去，到出現土坑之間，時間頗慢，由此可知這一掌的掌力，一定是向下壓去的，掌力之剛猛，也不難想知。

等到揚起來的塵土，又落了下來之後，只見路面上的土坑，約有兩尺深，四尺見方。

還魂子「哈哈」大笑，道：「靈碧，這便叫陷地掌了麼？看來兩個老怪物雖然寵你，你卻還是捧不起來的劉阿斗！」

靈碧子面上，青白不定，一句聲也不敢出。

還魂子伸手向他一指，道：「你遇到了我，也該知道絕無生路了，你雖不義，念在曾有同門之誼，我也不下手來害你，你自作了斷吧。」

靈碧子的面色，陡地大變，叫道：「師兄——」

還魂子冷冷地道：「別廢話了，快自行了斷。」

靈碧子的雙目之中，陡地射出了兩股凶光來，手掌緩緩揚起，又向着他自己的天靈蓋，慢慢壓下。

—未完—

明報叢書之二

明天的中國

單行本經已出版

名作家曾維也所著「明天的中國」一文，自在明報「自由談」連載以來，廣受讀者歡迎，咸認是一部探討祖國問題的巨著，是明天中國的一幅美麗藍圖。至於立論之公正，文筆之流暢，猶餘事耳。今承廣大讀者要求，特由曾維也先生重新予以審訂增删，付梓印行。全書共十餘萬字，訂價每册港幣弍元五角，各書店報攤有售。凡我炎黃子孫，愛國人士，均應人手一册，以作研究祖國問題之參考。

書店報攤　　均有出售

每冊定價港幣弍元五角

可也

滋髮素

用法簡
功效速

植物油

每日搽用一次 一連七天
保証恢復 原來黑色

GOTAS DIVINAS
Vegetable Oil

·各大公司葯房均售·

總代理：比利夏洋行
電話：237563 224485

西班牙出品

武俠與歷史 小說雜誌

出版者：武史出版社
香港謝斐道三九九號四樓
電話：七二三一三六 七二〇七一七

督印人：沈仲森

主編：金庸

承印者：朗文印務公司
香港北角渣華道一一〇號
電話：七〇七九二八

總代理：鄺拾記報局
香港卑利街四十六號

海外地區總發行：胡敏生記
香港灣仔洋船街三十二號

封面彩印：新昌印刷有限公司
香港英皇道六五五號五樓B
電話：七一五八〇一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